

霜月刀

一、煞凝荒烟

乌油篷布的一辆双轡后挡车，车便停在沙侵草衰，荒寒的一片野地上，有些被风吹积成的砂丘，缠着枯藤老葛，高高低低的坟起在周遭，这地方，泛着那样一种凄凉晦迷的意味……

篷车停在这里，拖车的两匹马正在不安的刨着前蹄。

当然马儿会不安，因为一具尸首俯吊在车前座的掣杆旁边，尸首的脑袋在轻轻晃动，每在晃动的中间，一条粘稠的血丝便极缓极缓的往下坠滴，宛若吐自这死人心里胸里的一腔怨恨。

车子后面，还躺着一个断了气的，这人双臂伸展，一条腿搭在车踏板上，面孔因为那一刹过度的痛苦而扭曲得变了形——灰青中透着暗紫色，双目凸瞪，嘴巴半张，但这人的全身上下，以及左胸都浸染着那一团不大不小的血印。

沙土地上，另外跪着三位，尚还活着的，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及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

篷车的窗帘全已掀裂，两名彪形大汉在车上往下丢着物件——大包小包，捧着箱笼，不管什么，只要能丢出车外的，一概抛掷出来。

三个凶神恶煞似的人物，便仔细翻抄着这些丢弃地下的东西，他们搜查的相当详尽，然而，才刚搜查过的物件都肆意破坏，胡乱掷电地下。

站在一堆砂土之前的，是个年岁很轻的俊俏后生，大概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肌肤白皙，身材修长，如玉般的面孔，配着一双朗朗星目，挺拔的鼻梁，唇红齿白，在一袭银袍的衬托下，更如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之至，如果人们没见过什么是“美男子”，这一位就是了。

车上的两个，车下的三个，尚有监视在那跪于沙地上三个可怜羔羊旁边的一个，都穿戴得一式一样，黑色头巾，黑色劲装，黑我软靴，只有胸前的两排密扣是自己的，他们佩带的家伙亦无二致——肩后斜背“双刃斧”，腰板带上别着角柄短刀，显然，这是同一伙人，或者是，某一个江湖组合的属员。

跪在地下的那对中年夫妇，从外表上看得出都是出身于优裕环境里的人，两口子都胖敦敦的，富泰泰的，穿绸着缎，面色原该红润健朗——如果不是遭到眼前这档子横祸的话，如今，他们的形容却糟透了。

那个半桩子大小的娃娃，长得也颇灵巧惹爱，眉目神韵，与这对夫妇极为酷似，不消说，定是他们的儿子了。

微微拂动银闪的衣袖，俊美青年十分不耐的开了口：

“怎么样？找着没有？”

正弯着腰东翻西抄的那个满脸横肉的黑大汉，闻言之下一边抹着汗，一边抬起头陪笑着道：

“回禀少爷，还没有见到，小的再找找看——”眉梢子一扬，这青年人缓步来到跪着的中年夫妇之前，他语气冷峭得不泛一点人味的道：

“翁申义，你说老实话，那双‘鸳鸯镯’你究竟藏在哪儿？”

略呈肥胖的面庞上沁着油汗，沾着灰沙，却更有那抹发自内心的惊恐与惊悚，这翁申义一边的脸颊肌肉在抽搐，他哆哆嗦嗦的道：

“这位……英雄，我怎敢哄骗于你？的确确是在我们临走前借出去了……借去观赏的人乃是我一位多年老友，我已向英雄说过，他就是世居在

‘临安府’，开设‘大裕粮行’的潘崇德。英雄，有名有姓的人，我要说谎也不能……”

青年人含着恁般阴毒意味的一笑：

“姓翁的，让我说予你听——这一趟，你乃是盘清了‘临安府’的生意，卖掉了房子，一心回老家乡下置田购地享晚福的，可是？”

连连点头，翁申义惶惑的道：

“正是这样的打算，英雄都已知道了……”

青年人突然神色极厉的道：

“我刚要告诉你，翁申义，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等于刨根迁移，不再有回归‘临安府’之意，而在你离开之前，岂会把这样一件稀罕宝贝轻易借人，纵然那人是你所说的‘多年老友’！”

翁申义急切的道：

“千真万确，英雄，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潘崇德和我是二十多年的知交，情谊深厚，那只镯子再是珍贵，他要借着我又怎能不允？而且他业已表明，只待三月之后他的寿辰一过，便着专人给我送回，英雄，东西固然重要，却是身外之物，究竟不及人与人之间的情份可贵啊……”

青年人忽然笑了，伸手拂开飘至胸前的银包束发丝带——丝带飞越肩后，他的反掌也掴得翁申义鼻口喷血，仰滚于地！

跪在翁申义旁边的翁李氏惊悸的尖嚎起来，她不顾一切的扑在丈夫身边，悲恸的咽噎着吼叫：

“你们……怎可如此毒打他？我……我丈夫说的全是……真话……你们不信……就算是他……活活打死……也不能……在这里找出那只……镯子来……”

青年人仍然微笑着，慢条斯理的道：

“老虔婆，你没听到你那好丈夫方才在教训我？他认为我太过贪婪无知了，他认为我毫不明白物件同人心的比较，所以，他必须得到点惩罚。”

孩子也在呜咽，呜呜吭吭的不知在呢喃些什么，显然已被惊吓得不轻。

目光一闪——宛若映着血影——青年人又道：

“至于他说的话是真是伪，这要由我来决定，活活打死他么？倒很有可能，或许我有更好的法子，为了这件事，我已要了两条命，再要几条，亦不过是点缀点缀罢了……”抹着满嘴猩赤的鲜血，翁申义的舌头大概也碰裂了，他僵混的，可悲的道：

“英雄……英雄……我一生刻苦成家……但却并不吝啬……那只镯子……你要了……也罢……却不值得……不值得卖上两个人的生命……”

青年人笑笑，道：

“我素来有个习惯——不喜欢被某些不相干的人看见我做某些不便让他们看见的事，不幸被他们看到了，我就只好让他们永无传扬出去的机会，这样的手法，我们叫做‘灭’。”

抖索着，翁申义道：

“英雄……你开恩……镯子……我给你……”摊开手心，青年人道：

“拿来。”

全身都在颤，都在晃，翁申义呐呐的道：

“镯子……在‘临安府’……真的……我可以修封书信……英雄你着人去取……”

猛一把抓住翁申义的前襟，青年人额际浮起了凸突的青筋，双目中杀气盈溢：

“翁申义，你这老奴才，老混帐，老杂种，你把我看成哪一类的白痴？我岂会中你这个圈套？授人以柄，自陷囹圄？”

翁申义骇惧至极的分辩：

“不，不，英雄……我全是一番真心真意……我……”

扬起的手掌是细长柔嫩的，但挥打在人脸上是如此坚实有力，青年人挥手掴打着翁申义，血星子合着肉糜，随着翁申义脑袋的仰俯摆动而纷溅齐洒！

“住手，住手，救命啊，打死人了……谁来救救命啊……”

翁李氏披头散发，形同疯狂般拉扯着青年人，她的孩子，一口一声“爹”，一口一声“娘”，趴在沙地上叩着头，连嗓调都变是不似人声了！

旁边那名粗壮汉子猛抢上来，飞起一脚便踢翻了翁李氏，怒叱连声里，又接二连三的将这妇人踢得满地打滚，嗥叫若泣。

点点滴滴鲜赤的血洒染上沙地，便只是一星呈紫褐的，濡湿的小印痕，而很快便被沙尘吸引，留下斑斑不起眼的干瘀……

重重将翁申义摔推出去，青年人满脸布着恁般邪酷暴戾的凶气，瞋目大吼：

“朱三黑子，你们还没找着？”

原先回应的那个黑大汉，不由暗里打了个寒噤，他直起腰来，惶恐的道：

“少爷，前后业已搜了四通，没有放过任何一桩物件，连箱笼的里层，角摺都割开来查过了，一些衣裳被褥也通通拆了开来，却就是找不着那只镯子……”

青年人两眼透着赤光，脸色泛青：“篷车上下搜过没有？韩大头！”

被唤做韩大头的汉子赶紧回道：

“连车底都看遍了，少爷，没有啊！”

另一个也苦着脸道：

“拖扯两匹马的杠轳，皮套环也查验了两次，少爷，没见藏着啥！”

青年人的面孔扭曲了一下，愤怒的咆哮：

“饭桶，都是一群不中用的饭桶！”

车上车下的几个汉子，全都垂手肃立，噤若寒蝉，没有哪一个敢吭一声。

踢打翁李氏的这位捋着袖子，还上来楞头楞脑在旁边插口道：

“少爷，保不准这翁申义老小子是说的真话，要不这里怎会找不着东西？再说，人经过这样一顿狠打，少有不吐实的，不信叫姓翁的创割他翁家祖坟，这阵子他都会爬着去！”

很突兀，青年人的表情又变为温柔了，他的声调也是温柔的：

“赵大有，你的意思呢？”

这赵大有，笑道：

“若依我呢？少爷，就不妨叫这老小子写封信，公子随便派个人到‘临安府’去找那姓潘的拿，他们只不过是些做生意的肉头，有几个胆敢唬弄我们？”

唇角噙着的那一抹笑意，率尔僵硬了，青年人闪雷似的一记大耳光，打得那赵大有鬼嚎一声，跌了个四仰八叉！

指着满脸的晕黑，牙掉血溢的赵大有，青年人恶狠的嚣骂：

“你算什么东西？居然以你这种豆腐渣脑筋来替我出点子？狗奴才，你想到这件事只能在此地解决而不能延宕么？你想到翁申义可能在信函中搞花样设圈套么？你又曾顾虑到万一风声外泄对我们有何等影响么？真正白痴一个！”

捂着血淋淋的嘴脸爬了起来，赵大有哈腰垂头站在那里，再也不敢多说半句。

青年人烦躁的走来走去，双手十指的骨节也在“咯崩”“咯崩”按响不停，于是，他蓦地站住，斩钉截铁的，也是冷酷寡绝的开了口：

“东西必然藏在翁申义身上，只是他不肯招供，这头咬牙的老狗，我们要看他能撑到几时！”

六名大汉，只是惶悚的站着，一个个都摆出那份“唯你是尊”的神色来，没有人敢表示一点不同的意见。

青年人一探手，叱道：

“你们先去把那毛孩子给我抢过来！”

齐应一声，六个人如狼似虎的扑了过去，翁申义同他的老妻，经过方才那一顿毒打，这时也不过刚刚转过气来，甚至尚不能挣扎，那孩子已被朱三黑子一把抡开！

伸着那只血污颤抖的手，翁申义痛苦的呻吟：

“求求……你们……放……放……过这……孩子……那……那是我……我……唯一的……命根……啊……”

划动着满地的黄土沙，翁李氏孱弱凄惨的哭泣声更断人肠：

“英雄……好汉……你们……要……要什么……都可……可以拿去……甚至……我们……夫妻的两条命……就只有这孩子……我求你们……行行好……饶……饶了他吧……”

背负双手，青年人踱到翁申义夫妇二人面前，他淡淡的道：

“姓翁的，我发觉你虽是个做生意的商人，却很有心机，很能熬，也豁得开，你比我预料中要难缠得多，也可恶得多！”

翁申义痉挛的，低哑哑的道：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青年人慢吞吞的道：

“那只镢子，一定在你这里，但你却抵死不讲藏处，因为你清楚，镢子交出与否，你两口子及你们的儿子都是一样没命，所以你熬打熬刑，宁肯死，也不愿把镢子拿给我，翁申义，我说的不错吧？”

翁申义挣扎着抬头，脸上的裂口沾着沙土，青瘀紫肿的面颊在抽搐，血斑斑在被两行热泪洗花了：

“听……听我说……英雄……我没有……没有骗你，我也……也决……不似你说的那种……那种想法……英雄……我没有理由……为了一只镢子……去赔上性命……”青年人冷冷一笑：

“你就是我说的那种想法，翁申义，不会错，从你一开头眼见我们宰了你那车夫，及你的亲随，你便明白你们的遭遇会是什么，因而你豁出去了，宰死也不交出镢子，但翁申义，或许我有方法使你改变主意。”

翁申义恐怖的嘶叫：

“不……不……不……”

点点头，青年人道：

“你猜对了，我先肢解你那宝贝独生儿子，却不会叫他即死，我会慢慢的来，做一点，再另开始割切你的老婆，你听到妻与子的哀号、惨叫，可能多少有些反应，因为我知道那种滋味十分难受，如果这一切会不生效，我再杀你，然后，算我命中注定是得不到那只镯子！”

全身似在裂炸，在沸腾，在遭到凌迟，翁申义扭曲着变了腔调：

“求求你……开恩……做好事……求求你……积阴德……求求你……求求你……”

而翁李氏早已惊恐过度，吓昏了过去。

青年人生硬的道：

“朱三黑子，动手吧。”

翁申义的一对眼珠子突出了眼眶，喉结在上下移动，他大张着嘴巴，宛似已不能透气……。

朱三黑子洪声道：

“少爷，从哪里开始？”青年人端详着那个木然僵立，宛似痴呆了的孩子——他无视于那孩子泪痕斑斑的小脸，无视于那孩子骇绝惨绝的迷惘神情，他只是端详着该从何处割切比较有趣，他在看，那瘦的双腿？盈握的两臂？或是，嗯！柔嫩的耳朵？于是，他道：

“把那只左耳割下来吧！”

哧哧一笑，朱三黑子抽出腰间的角柄短刀，他一手抓着孩子后领，一手握着那柄锋利雪亮的短刀在比划着孩子左耳的位置。

青年人阴沉的道：

“快！”

寒光倏闪，一抹血红映闪——那稚嫩的，却尖锐凌厉得不似出自孩童口中的惨叫蓦然刺向人们的耳膜，一双血淋淋的小耳朵，还带着一层牵连的颊肉，颤生生的坠落于地！

孩子倒在那里，细小的身子在剧烈抖动，半边头脸，全是鲜红的血！

翁申义全身扭曲，四肢蹬撑，侧过脸，啃了满嘴的黄沙！

漠然一笑，青年人道：

“还不说？好，有种。”

朱三黑子阿谀的道：

“少爷，下一刀朝这小王八蛋什么地方割？”青年人狠毒的道：“蠢才，再割下去的话岂不割死了他？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们换个主儿，我看，该轮到翁申义的老婆了！”那韩大头往前急跨，胁肩谄笑：

“少爷，对付那老婆子，我来吧？”

青年人无可无不可的道：

“下手要慢慢儿的，别太快了情调就不够啦。”韩大头，一点那大脑袋：

“少爷放心，我这也不是第一遭喽……”

过去一把拖起瘫软得像堆烂泥般的翁李氏，韩大头早已握刀在手：

“什么所在，少爷？”

皱皱眉，青年人道：

“一只右手。”

锋利的短刀口轻轻按在翁李氏的右腕上，韩大头的表情有如一头正在舐血的狗，满足、凶残，充满了原始的兽性，他冲着青年人呲牙一笑，猛用力，刀刃割进了肌肉，切在翁李氏的腕骨上。

“啊……啊……”

凄颤的惨号，架着哽咽的尾韵，翁李氏全身一挺，双眼圆睁，满口上排牙刹时啮入了下唇唇肉！翁申义抖索了一下，骤而喷出了一口鲜血。

韩大头哈哈大笑，一边上下拉动——用他的刀当做锯子，在锯切一只人手，一只好端端的，毫无理由的被锯切下来的人手！

斜着眼睨视，青年人道：

“怎么样？翁申义，说是不说？”

“哇”的一声，翁申义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身体又开始猛烈的痉挛。翁李氏又已晕绝了过去。

猛然暴吼一声，青年人挫着牙叫：

“给我剜出姓翁的招子来！”

这一回，赵大有抢了先——似是要渲泄方才那一口怨气——他拔出短刀，狠狠的抓起翁申义的头发，任那一张变形的面孔对着自己，任那一双眼角迸裂的眸瞳瞪视自己，他举手扬刀，对准翁申义的一只眼睛便刺了下去——锋利的刀尖闪亮，只隔那只柔嫩的眼珠半分；自一堆沙土之后，“猝”声传来一溜锐响，而“当”的一下，赵大有手中的角柄短刀便被撬上半空，他的人也震得打横摔了个跟头！

变化是这样奇突，以至在场的人们——包括那青年人——都在一刹间怔窒住了，他们又惊愕又疑惧的注视着那堆声响传来的沙土，须臾里竟没有想到要做什么。

不必他们做什么，沙土之后，一个人慢慢长身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人，深陷的眼眶透着疲乏的意韵，尖削的鼻准不偏的向前挺直，嘴唇紧抿着，形成唇角微向下垂的一条薄薄直线；他的腮颊上生满了青虚虚的胡茬子，双耳的耳坠削斜如刀，一袭洗得泛出斑白的青衫，一双磨损了帮子的软靴，看上去，竟是如此消沉，潦倒，并且仿佛厌倦了人生的这么一个人。

他的年纪大概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或许三十三四，也可能三十八九，一时倒令人判断不出。

他很削瘦，由于削瘦，身材便显得有些硕长了。风吹拂着他蓬乱的头发——松松的青布带，不能完全牢扎结髻于顶的发丝，有些发丝便脱出飘扬起来了。肩着一个小小的包裹，这人走了几步，将包裹往上提了提，然后，面无表情的望着这些人……站着的人，不是躺地的人。

于是，朱三黑子第一个吼叫起来：

“他奶奶个熊，你算是从哪个鳖洞里钻出来的活王八？居然胆上生毛，插手这起我们的闲事来啦？你他娘是活腻味了不是？”

韩大头也捋袖捏拳，恶声恶气的咆哮：

“好个愣头穷酸，你这模样，只配去唱‘莲花落’，敲起板子来上段‘数来宝’向人讨口剩茶残羹，却也摆起架势充人么？娘的，我看你是茅坑上搭凉棚——离死（屎）不远了！”

那人站着，仍然毫无表情的望着他们。

但是，这青年人却脸色有些不自然了——他已发觉到，刚才震脱赵大有短刀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一根枯草，一根干黄的，细弱的枯草！

而且，赵大有掉在地下的短刀，甚至已被震弯了！青年人明白，仅这一手，业已表示出了来人乃具有何等精湛的功力！

其他三名大汉，这时仍在鼓噪叫嚣，打算冲上去围攻那人，青年人微微摆手，僵硬的一笑道：

“朋友，好本领！”

那人沉重的摇摇头，声音低沉，微带嘶哑：

“这孩子，这妇人，还有那边躺着的一个，是什么道理要遭到如此残酷的虐杀？”

青年人表情僵木了一下，慢慢的道：

“不关你的事，朋友！”

那人叹了口气，道：

“我想问一问，因为我嗅着这股血腥，觉得作呕——大概是因为这股血的气息散发在不该散发的人身上……”青年人忽然强笑道：

“这几个人和我有点过节，今天我堵上了他们，朋友，就是如此！”

喃喃的，那人道：

“这几个人？你是指的哪几个人？这小孩子，这妇人，还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男人？”

窒了窒，青年人的嗓音有些冷硬了：

“不要自寻烦恼，朋友，我已对你容忍有加了。”那人目光巡扫，低喟着：

“那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妇人……还有那个男的，他们都不像会武功的样子，我想不出，他们与你结有什么深仇大恨，竟使你这般毒辣的对待他们？”青年人渐渐起了怒火：

“你想怎么样？”

那人淡漠的道：

“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冷一笑，青年人的凶性突发：

“好，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心上人，我想送她一件珍贵的东西，而这件东西我没有，躺在地下的那人却有，因此我先探查清楚了这一天他要携眷回乡，经过此地，所以便埋伏附近，加以拦截，可恨他不肯交出我要的那件东西，你所看见的情形，便是他不肯交出那件东西而遭到的惩罚！”

指了指篷车上下的两具尸体，那人道：

“这两个呢？也是因为不肯交出你所要的东西而遭到的惩罚？”

神色凶狠，青年人厉烈的道：

“这两个么？就算我高兴，宰着玩的吧！”

那人凝视着青年人，道：

“你很暴戾，也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可悲的是，你的恶性已经根植了，要渡化你，应该在距离今天很久很久以前的辰光开始才对，现下你有如一段长硬了的树弯，待要扳直，怕是不可能了……”

青年人阴鸷的道：

“别在我的面前倚老卖老，你这一套唬不着我！”那人徐缓的道：“任何一种危害善良的人或物，都该加以规正，若是无以规正了，就只有毁灭，你这模样，似是应加以毁灭的那一类！”

鄙夷的笑了，青年人道：

“就凭你？”

那人平静的道：

“如果我要，我便可以做到！”

青年人桀骜的道：

“我也是一样——如果我要，我便可以做到！”苍白的脸上又浮现了那种落落寡欢的神色，那人沙沙的道：

“这样吧，你们走，躺在地下的人，由我来施救，你们算是做好事，我也可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待……”青年人扬扬头，道：

“你不想‘毁灭’我了？”

那人沉默了一会，道：

“有时候，我憎厌杀人，纵然是杀像你这样不可救药的人，不过，设若你这暴虐凶残的心性不改，将来总会得到报应的！”

“嗤”了一声，青年人道：

“这就是你想说的话了？”

那人道：

“这就是我想说的话了。”

踏上一步，青年人带着强烈的挑衅意味道：“我现在告诉你我要说的——这三个人决不能让他们活下去，杀必须杀绝，因为我不愿意有人把它传扬出去！”有些讶异的望着青年人，那人道：

“你的意思是——这妇孺三人你一定要置于死地，只为了你拿不到一样原属于人家的东西？但我在帮你行好事，你连我也要一起杀劫？”

青年人阴毒的，邪恶的笑着道：

“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人叹息的道：

“人心是什么做的？”

青年人已不耐烦了，他大声道：

“尽管你方才所露的一手显示你本领不弱，但我除了击杀你之外别无选择，是好是歹，我们就赌一次运气吧！”那人静静的道：

“你认为——你行么？”

青年人尖锐的道：

“不一定，但你也并非准可胜我，生死之分，不只在于你先前所施展的那一招上，而我对我自己的修为，极有信心，眼前的情势，更迫得我必须加强我的信心——或者，你实际的功力高强，远逊于你所现露的那一手也未可言！”那人意味悲悯的道：

“不要冒险，这乃是赌命——你可知道，你若败了，会是个什么下场？”

青年人强悍的道：“我们的机会都差不多，但我不妨告诉你，我若败了，无论是怎么个败法，你也难有生望！”

捻着那如削的耳坠，那人道：

“听你的口气——你似是颇有来头的人？”

青年人傲然的道：

“‘长春山’‘金家楼’的少主就是我，金婆，是我亲娘，我是金少强，‘金玉公子’金少强！”

那人似是微微怔忡俄顷，喃喃的道：

“原来是‘金夜叉’金申寡妇的儿子……”

二、霜月断魂

金少强微扬着那张脸，大刺刺的道：

“你含糊了么？畏惧了么？后悔了么？任凭你是三头六臂，谅你也开罪不起‘金家楼’的人，今天你晕头晕脑的楞充好汉，我便叫你收不了场！”

那人涩涩的一笑，道：

“不错，‘金家楼’是江湖上若干深具势力的家族组合之一，是黑道里甚负威望及受人敬畏的巨擘巨柱之属，尤其在这辽北一带，更是遮顶的一块天；金少强，我只是一个天涯浪迹的过客，当然不足以与金家的庞大实力相抗衡，但是，我抗不得抗得过是一回事，敢不敢抗又是一回事，你抬出你的来历身份恫吓我，恐怕生不了什么效果！”金少强冷锐的道：

“我犯不着恫吓你，我会叫你你知道你是死在谁的手里，叫你明白你这闲来管得宽的蠢虫又如何的可笑可悲！”那人淡漠的道：

“求个只是无愧于心罢了，金少强，在我伸手拦事之前，我唯一的问题是該不该管，至于对象是哪一种人物，或是具有何等样出身，却不是我所顾虑的了……”金少强大声叱喝：

“你是个疯子与白痴混合成的怪物，在这个地域里，你胆敢侵犯我行事的权力，就是自寻绝路，任凭你怎么自我标榜与吹嘘，你都注定一个‘死’字当头！”那人叹息着道：

“金少强，你真是被你家大人宠坏了，宠坏到不可救药了！”

金少强暴烈的道：

“而你，免不了尝试一下我这，‘不可救药’的手段！”一侧，那朱三黑子吼着道：

“少爷，不用和他多缠，下手除掉才是正经，也不睁开那双狗眼看看清楚，找碴居然找到‘金家楼’的公子爷头上来，这不是他自己寻死是什么？”

韩大头又随着帮腔：

“零碎片了这狗娘养的，也好叫他知道招惹‘金家楼’的后果如何——虎嘴上拔须不是？就看他受不受不了咱这头虎的播弄吧！”

深陷的双眸里漾闪着幽寂落寞的神韵，那等萧索与厌倦，那人低哑的道：

“不要迷失于显赫成荣耀的家世中，有时候，在某些环境里，祖上的荫庇未见得能起什么作用——金少强，我再问你一次，你务必要杀害这三个奄奄一息的可怜人，务必不肯容我而去？”

金少强俊美的面孔上是一片狰狞又蛮横的凶暴之气，原本应该多么生动悦目的脸庞，这时竟呈现着那样可憎的杀机，他咬着牙道：

“我要什么，便一定要得到什么，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昏庸与嚣张到什么程度，你竟敢破坏我的事，我就没有其他任何的考虑——这三个人，以及你，都必死已决！”

那人无声的形成几个字音的嘴型，仿佛对某个虚无冥渺的对象解释什么，然后，他平静的道：

“那么，我就不耽搁时间了，地下的三个人，还极待施救。”

金少强狂笑道：

“你就打算怎么先救你自己吧，大言不惭的鼠辈！”

一名金家手下悄悄掩进，猛的挥斧斩那陌生人的后脑，力劲势急，这一家伙恨不得把对方的脑壳也劈碎！

那人只是漫不经心的半转过身子——非常安闲自然的半转过身子，一点也不急，一点也不慌，更不似在运用什么武功，他只是半转过身子。

斧刃随便“呼”的一声，稍差一分的贴着那人背后劈空，但见斧刃击起黄沙如烟，执斧者的身形却于力道惯性的作用向前倾俯，并且，由此一直倾俯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名金家手下就趴倒不动，他侧搁着面孔在沙地上，双目圆睁，嘴已歪扯，舌头因为过度的痛苦刺激而半伸在唇外——这不像是个活人的模样。

没有人看清这位朋友是怎么死的，他甚至连一声代表死亡的呼叫声也不会发出！

于是，其他几位人高马大的汉子俱不禁骇然失色，顿时像石塑木雕般僵立着不会动了。

金少强注视着死者身体俯压下的左胸部位，开始缓缓浸散出的一滩血迹，新鲜的，猩赤的一滩血迹。这位“金玉公子”的呼吸，不由自主的急促起来。那人，仍旧半转着身子，背对死者，他两手空空，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金少强眼皮子突跳一跳，声音愤怒：

“朱三黑子……”

抖了抖，朱三黑子的嗓眼里宛若掖进了一把沙：“在……小的在……”

金少强冷酷的道：

“你们还在看什么戏？并肩子上！”

咽了口唾液，朱三黑子的黑脸上是一层绿：

“是，并肩子上……”

答应着，他掂了掂早已握在手上的“双刃斧”，深深吸了口气，朝左右的伙伴们像哭丧似的咧咧嘴，色厉内荏的大吼：

“兄弟们，一齐朝上扑，好歹把这杂种搁下再说！”似是替自己壮胆，其他几位仁兄应声喝叫，五个人分从五个不同的角度疯牛一般冲向他们的目标。斧刃在灰苍的虚空里闪动着寒光，带着破空的锐劲，又狠又快的劈落，那人蓦地左臂吞吐，宛如他的出手早就在事前经过精心的丈量与演练一样，那么准确的捉住了最快的劈来的两柄斧杆，几乎在他抢着斧杆的同时，这两柄“双刃斧”已经改变了方向，它们闪电般反抡出去，深深的切进了执斧的两个同伴胸腔内！

热血滴洒，狂嚎中手执斧柄而瞠目结舌的那韩大头与赵大有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已觉得左胸部倏然沁入一股冰凉，一股尖锐，太痛苦，他们想到全身的热能与活气，便在这般冰凉沁体的一刹被冷却了，黑暗来得多快，那永恒的黑暗……四个人全在尚未倒地之前，即已变成了四具尸体，他们侧跌的姿势怪异而可笑，但仅存的朱三黑子却不觉得可笑，他只是甫始挥斧劈去，而斧刃尚在半途，他的四周伙计都已横着瘫倒，强烈的恐惧袭击着他，朱三黑子不由自主的惊嚎着抽斧奔退。于是，他身体骤而侵入的那股冰寒是来自右臂，冰寒还挟着撞碰的力量，朱三黑子凄厉的狂嚎着，连连打旋往外转，每一翻转，都洒起一蓬蓬的鲜血！

这些个“金家楼”的人们，在突然间交锋，瞬息里灭绝，然则，从开始到结束这微不足道的须臾的空隙中，都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如何送命，被什么东西所杀！

金少强也不知道杀死他六名手下的武器是什么，他仅比那些死了的人稍稍多看到一点……他曾看见有抹青森森的光芒掣映而已。

心腔子在收缩，沿着背脊往上升的是透自锥骨的寒气，金少强已经在惶悚不安了，他觉得喉咙里又苦又干，不知怎的，连一双手都沁出了粘粘的冷汗。

真正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人家在功力上的显示，竟然已达到不须显示便可制敌的境界，这种深厚精湛的造诣，绝对不是金少强自己可以比拟的，而论到杀人的技巧与手法，那人动作间的干净利落，更是点痕无着，炉火纯青，金少强和那人的招数一称量，就益发差得不能并提了。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一场赌斗，一场以生命为注的赌斗，眼下虽尚未到揭底见分晓的辰光，但金少强业已明白他自己距离太远，怕是凶多吉少。

忽然间，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他的家庭，他的亲人，他的以前种种值得追怀的某些往事，于是，他的表情在此时此刻竟然有些恍惚与迷离了，泛着悠悠的怔忡，微微的僵窒，仿佛他已不自觉随这件事情的开始，使其身份变成壁上观了，似乎他已和目前定铸的形势脱离了干系……

那人并没有乘胜逼战，他只是默默的站着不动，然而，他的神色坚定又萧索，他站着不动，并无分毫就此罢手的意思。

猛的摇摇头，金少强像是从一个飘渺又幽远的梦幻中觉醒——不论那个梦幻中的内情是苦是甜，是悲是喜，至少他知道，他必须面对现实，不能永远幻隔于过去，那些情景串连成的只是持续的空间，而他早已越过了那段空间延伸至此，这里，才是决定他是否有幸享受未来时光的地方！舐舐干燥的嘴唇，他紧紧捏着双拳道：

“来吧，像你刚才所说的，不要耽搁辰光了。”那人注视着他，目光平淡而生涩：

“你愿意收回你的话么？”

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金少强倏然抖索；自尊的反应宛如一把火烧在他的胸膈，他激动的叫道：

“你算什么东西？你又把我金少强看成什么样的窝囊废？这六个小角色的死亡你以为就能吓住我？论到杀人夺命的实绩，你金家公子断不会落在后头！”

那人无动于衷的道：

“那好，可以开始了。”

金少强挽起衣袖，展露出紧扎的银色护腕来，他将长袍下摆掖上腰间，然后，伸手入襟，“铮”声轻响，一把镶珠嵌玉的华丽短剑已在他手中吞吐着莹莹寒光！那人双臂整齐的下坠，安详自若的道：

“兵刃的珍贵处在于使用它的人懂得如何来用，并不在于兵刃本身的价值与装饰上，金少强，你好自为之吧！”俊俏的面孔，微微扭曲，金少强怨毒的道：

“我已受够你了……”

那人气定如山，古井不波：

“生死一搏之际，最戒嗔急，金少强。”

缓缓的，金少强开始游走，绕着那人游走，最初只是慢慢的错步，逐渐越来越快，越走越急，衣袖兜风，影像幻成了模糊的一团，似是一个飞速旋回的银球！

那人双目平视，两手下垂，恍同不闻不见，任由金少强在身边旋走奔转，他却连面颊上一块肌肉的扯动都没有！

金少强在这样耗力的游走回旋，并不是故意弄什么玄虚，耍什么花巧，这其实是一种极为诡异狠辣的身法——“大环扣命术”，“金家楼”独擅的特殊技术之一。这“大环扣命术”的精要处在于利用迅速的奔旋动作炫惑敌人使其无所适从，然后在围绕奔转中猝然袭击，由于自身的移动便于选择目标的下手位置，自然，如果敌人也跟着团团打转，在目眩神迷中，久经磨练的旋走者搏杀起来就越发方便了……

可是，金少强却逐渐心惊胆颤起来，他的奋力的施为下，却察觉到对方的反应竟是“大环扣命术”最忌讳的一种静袭，一种既不迷乱，更不惶惑的静袭，仿若一座山般的深沉稳定！

咬牙横心，金少强决计拼为搏战——风声呼呼，人影旋飞里，一道冷电暴刺自侧，寒芒闪掣倏然又敛，站在中间的那人连眼皮都没撩一下，右腕微带，“唰”声破空，青森森的红光隐现，金少强的刺戮已被撞回，甚至他奔旋中的身形也大大摇晃了几次！

眉宇凝结，那人沉沉的道：

“金少强，说到你金家的‘大环扣命术’，你真该惭愧，居然连你娘的十分之一神髓都没有得到！”

金少强焦雷般叱喝着，旋飞中，剑芒连连穿射，势疾劲强，打眼一看，像是一圈带着芒刺的光环朝内明灭不定的快速流泻着冷焰，虚实至换，轮番闪掣，隐隐然竟有些风啸涛乱之声！

而那人只是右手随身做着小幅度的移动——细细的动作，已似涵括了天地，他微圈的举手垂腕，青光便暴现暴缩，每在那一点青芒的隐现里，金少强贯以全力的刺戮就都被破解无余。

人家犹是半步未曾挪过！

骤然愤怒的狂吼，金少强冲天腾起，却在身形掠空的同时又倒射而回，身体急速滚动，挟着纵横四溢的剑光刃芒，兜头罩向敌人。

那人就在金少强扑落的同时暴起九尺——快的令人们的视线不及追摄，好像他本来便在腾起九尺的那个空间，也就是金少强的顶上。

目标突然失去踪影，金少强在惊恐之下努力扭身拧腰，反手二十七剑有如一面扇，往后反卷，那抹青莹莹的光晕便在这时炫目夺神的流转穿刺，金铁交集声宛如密集的花炮，扇弧形的剑幕立时波散破灭，金少强沉闷的噎窒一声，踉跄落地，他抢出几步，又摇摇摆摆的坐倒。

那人站在六尺之外，毫无表情的看着金少强，神色仍是那么落寞、萧索、带着一点厌倦……

噎呕了几声，金少强随即呛咳起来，他的胸膛上是一片刺目的猩红——血是滚热的、浓稠的，每在他呛咳之际，便一阵一阵往外冒涌。

银袍很快就被血染透，顺着他的袍角往下滴，他坐着的地面四周，也就渐渐形成了一圈漉漉的湿痕，紫褐透赤的湿痕。

极力提住气，金少强的脸色透着蜡似的干黄——仿佛他原来的神采与容光全在这一刹里被抽尽吸跑了——他翕张着嘴唇，凸瞪着两只枯涩呆木的眼球：

“看……看……你……你让我……看看……

那人走近了些，低沉的道：

“你是说，你要看那件取你性命的东西？”

微微颌首，金少强的面部肌肉在往上抽紧：

“正……是……我……要看……看……”

那人伸出右手，陈旧阔大的袍袖轻轻一拂，就像魔法似的，他的手上已握着一柄刀，那是一柄长度只有一尺半的刀，宽度约是一掌，刀锋呈现极其均匀优美的弧线，而刃质的本身更是完善的无懈可击。它泛闪着那种单纯得毫无杂色的莹澈青光，光的来源是刀刃的表与里，看上去，似是半透明的一泓秋水，又似霜凝寒聚的月弧，不用探展，刀身的光波便已时时流动闪烁，看上去，这刀像是活的。握着纯钢上反缠以褐色牛皮韧条的刀柄，那人柔和的道：

“看见了？”

金少强的眉心紧结，似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一个他似曾记忆，此刻却有些恍惚迷乱的问题：

“这……刀……我……好像有些……熟稔……我……我以前……没见过……但……我……我必曾听人……提起那人叹了口气，道：

“‘霜月刀’，金少强。”

整个身体猛然痉挛，金少强的双眼凝定了一点——那陌生人的脸上——他剧烈的呛咳着，五官扯动：“是……是……‘霜月刀’……你……你……是‘屠手’……展若尘？”

唇角浮起一抹悲苦的笑，那人——“屠手”展若尘沙哑的道：

“不错。”

金少强忽然噎着声笑了，他尽量想笑得响亮些，但他却办不到，发出的笑声窒闷幽凄得宛若在哭：“好……好……展……若……尘……我……我……我看你以后……怎生……来对抗……金家楼……全力报复吧……”

展若尘悒郁的道：

“我已经说过，能不能是一回事，敢不敢又是一回事，金少强，你不要认为我会向‘金家楼’的势力屈服，就如同你也不会向我屈服一样！”

脸孔又在一阵扭曲，金少强的两眼瞳孔开始扩散，逐渐变得空茫而呆滞了，他抽搐着，抖索着，逼下喉间呼噜呼噜的发响，挣扎道：

“展……若……尘……我……有……一句话……要……要告……诉……你……”又凑近些，展若尘轻轻的道：

“你说吧，我在听。”

挺着上半身，昂起头，金少强的声音都已低得到了几乎是耳语：

“我……要……说……的……是……你……你果然……是个……真正……的行家……杀人……的……行家……”

不待展若尘再讲什么，金少强已叹息似的吐了口气，歪着身子往一边侧倒，他的两眼，仍是睁着不闭的！伸手抚合了金少强不瞑的双目，展若尘有些怔忡的呆立了一会，直到那边一声呻吟，才突然的惊醒了他。于是，他赶忙上前探视翁申义夫妇及那孩子，又迅速掏出身上随带的金创药，先为这饱经折磨的一家老小敷抹包扎了，这才一个一个抱他们上了篷车。

孩子的伤虽说只是去了一只连着大片颊肉的耳朵，要不了命，但创痕尤深的却是孩子心灵上的，孩子在车上沉沉的晕迷着，好可怜。

翁申义好歹挨的是阵毒打，不轻，身架骨却完整无缺，他那老伴可不比他这么幸运，翁李氏的一只右手，齐腕切断，只剩下一丝筋肉还吊连着，人早晕了过去。展若尘暂且为她止血上药，连着断手一同包扎起来，他明知翁李氏的这只手废了，却也想找个好郎中碰碰运气看。把散弃四处的杂物收拾

好堆上了车，展若尘赶着马儿上道。

篷车在路上不稳的颠簸着，车轮转动，“呼隆”震响，他才行出去没多远，隔着前座的窗帘布已被一只人手颤巍巍拉开，透出的是翁申义那嘶哑孱弱，却显得十分激动的声音：

“恩公……恩公……你叫我们全家老小……如何来报答你所赐的恩德！”

没有回头，展若尘淡淡的道：

“你躺着吧，我赶车到前面‘骆家口’，找个郎中替你们仔细疗治伤处，别的事你就不用再记挂了……”

攀紧了篷柱，翁申义喘着气道：

“恩公……你是我们翁家再生的父母……重造的爹娘……恩公，往后的这半辈子……全是恩公的赐予……尤其令我夫妇感激涕零的是……你更成全了我们翁家的这条根……子秀这孩子……乃是我们唯一传继香烟的骨肉……”

眼睛望着路，展若尘道：

“我并没有多做什么，只是在尽一个人的本份而已，你不要说的这么严重，除了我，别人遇上了也会像我这样，此事过后，你忘了吧……”

青紫浮肿的面孔上是一片虔诚的，发自肺腑的感激与崇敬，翁申义沙哑的道：

“恩公……我们要用这一生，要翁家子子孙孙每一代延续的长子来供奉你的长生牌位……来报答你的恩德……恩公……请你多少接受我们一点心意……”

展若尘低吁了一声，道：“你别折磨我了，人与人之间原该有点同情心，这点同情心的，值不得如此小题大做……”

翁申义恳求着道：

“不要推拒我们于千里之外……恩公……你就让我们稍稍心安一点吧……你不能再对我们施以如此浩荡的恩惠之后拂袖而去啊……那会使我们终生愧疚的……”轻挽着缰绳，展若尘微皱着眉头道：

“再说吧……”

透了口气，翁申义仍在支吾：

“恩公，大德如天……好歹，也让我们侍奉你这一世……”

展若尘苦笑了：

“我还没有老掉牙无以维生的时候，你别看我这副模样潦倒寒伦，这只是我不善穿着打扮，其实，我还不算太穷，至少混生活尚不成问题！”

翁申义赶忙解释：

“不……不……是恩公，你千万别误会……我……我是……除此之外，不知尚有什么更适当的表达谢忱的方法……”

展若尘道：

“有，不再提起，你就算报答我了。”

翁申义惶惑的急叫：

“恩公！”

摆摆手，展若尘道：

3333“路烂，车子颠的很，你身上不便，能不能先躺下？这些闲事以后再再说，我又没有跑，你急什么呢？”唯唯诺诺，翁申义只好放下窗帘布缩了

回去，展若尘摇摇头，自己朝自己发出一声无奈的感喟。

三、泣血诉恨

摆脱翁申义这一家人的苦苦挽留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展若尘总算好歹挣了出来，不过却无奈的留下了后会的日期。

往往，挚诚与善意有时候也是一种莫大的负担。展若尘杀过了许多人，也救过许多人，生死之间，在他看得极为平淡，他坚持的只有一点……生与死的内涵。救人在于他的良知，正如杀人在于他的正义感，他救人不思人报恩，杀人也不惧人报仇，只是，他不得不承认，流血太多了，会兴起一种精神上的疲乏，一种情绪上的厌倦，阴阳两界的轮转是如此平易而迅速，时常使得他对于活着的感受也淡泊了。

“屠手”是人家对他的称呼，白骨上抹着鲜血往上叠架，他站在顶层，眩惑于那一片茫茫的将来及过往，多少年了，他总觉得人生竟是这般愚蠢、生硬，与虚幻……离开“孙家埠”，他是朝往南的方向走。

不是南方的繁华与秀丽吸引了他，表面上的理由，他是去探访一位老朋友，实际上，飘零的日子，永远就是那样游荡的，况且，这是他“受戒”三年期限的第二年，这三年中，他有着“积德修心”的承诺——对师门。杀戮太重，在对神道的敬凛心理上说，是有违天和的，而某些人更出于慈悲本性更语为罪大莫焉了——不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理由下，生命不是遭到自然的死亡，便是许多讲求悯厚之德的人所不能忍受的。

展若尘的大师兄便是一位这样的人。

他的师父早逝，师门一脉相传，也只得他师兄弟二人。他的大师兄刚正不阿，严肃方直，尤其崇尚恕道，勤修忍德，最看不得动辄流血，起手夺命的行径；展若尘的作风，自然引得他大师兄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于是，便以承位于师的掌门身份，严格责令展若尘受戒三年，在这三年中行善积功，以赎杀孽。

展若尘不得不遵，只是，观念不同，看法也即迥异。在展若尘认为，屠戮邪恶以全善良，也未尝不是一种“行善积功”的手段，是以这些时日来，他的“霜月刀”免不了仍沾血，不过，顾虑之下，次数就少得多了。

顺着官道，他一个人不紧不慢的往前走，步履安详而从容，肩上挂着的灰布小包袱，便也颇有韵律的轻轻摇动着。

天色有点阴沉，道路上也没有什么行旅来往，静荡荡的，透着几分寂寞的意味。

展若尘走着，不禁在想，他这一生，约莫就和这条路上的情况一样了吧，永远是孤伶伶的独个儿在徜徉流落。

不，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放单，路后头，隐隐传来一阵铃当的清脆音响，这阵音响中还夹杂着悠悠的蹄踏声，越来越近的飘向背后。

展若尘向路边靠了靠，没有回头看。

有什么好看的呢，横竖也只是个人罢了。

铃当声从他身边响了过去，带着一股子香风——幽幽的，如兰似麝的香风。

展若尘本能的吸吸鼻子，移目注视，嗯，竟是个穿着桃红袄裤的大姑娘，大姑娘侧身骑在一匹青毛驴背上，悬在驴脖子下的一串铜铃儿沿路响着往下走；他瞧向人家，人家也回头瞥了他一眼，好个美人胚子，白白净净的一张

清水脸，新月眉，剪水双瞳下是微微翘的小鼻子，那张嘴啊，宛若透蜜的一颗丰润娇红樱桃，看上去，会令人兴起吸吮一口的念头。

只有一样不对，这大姑娘的神色宛若寒霜，冷冰冰的不见一丝笑容。

展若尘直觉地感到那股子冷硬的味道，他暗忖，大概这位花不沾手的雌儿刚和她某位心上人闹过别扭吧！小毛驴绝尘而去，驴背上那一朵桃花，也便逐渐远淡，终于隐没在道路的弯角后。

没有多久，展若尘也来到弯角的地方，路的右边，是一片丛生杂木树的斜坡，左边，则是野草齐膝的荒地；他脑子里胡思乱想的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低着头往前走。

尚未走出八步，他突然站住了，因为已觉出四周的气氛不对，那是一种僵凝的、冷宁的、带着强烈压迫感的气氛；展若尘熟悉这样的情况，他知道，这是麻烦开始前惯有的征兆。

于是，他又听到轻微的喷鼻声，以及偶而铃当被风吹动的细响。

缓缓，抬起头来，不远处的路边上，那位大姑娘正在注视着他，目光是这般酷厉恶毒的注视着他，毛驴便静静的在一旁刨着前蹄。

展若尘又往前走了一小段，停下来，有些迷惑的打量着路边的少女。

盯着展若尘的那双眼神，就宛如两柄尖厉的利剑，那少女的声音更是撒出的连串跳动的冰珠了……“找着你真不容易，展若尘，但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找着你的。”

展若尘清了清嗓门，道：

“我是展若尘不错，但我却不记得曾在哪里和姑娘你认识过……”

少女肃然的道：

“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我是如此的认识你，魂萦梦缠的认识你，哪怕你挫骨扬灰，我也能一丁一点的把你拼凑起来。”

叹了口气，展若尘道：

“听你说话的味道，好像对我颇有成见？”

那少女猛一扬头，咬着牙道：“成见？展若尘，你错了，这不是成见，这是仇恨，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展若尘思索俄顷摇头道：

“大概您错了，姑娘，我和你素昧平生，在此时以前，甚至不曾见过你，又何来的仇恨？”

双眸中闪烁着血滴滴的光芒，那少女的唇角不由自主的抽搐着：

“你不认识我，但你认识另一个人，另一个惨死在你‘霜月刀’之下的人！”

展若尘深沉的道：

“谁？”

少女的腔调已带着咽哽：

“飞绫落虹卢伏波！”

默然片刻，展若尘道：

“你和卢伏波有什么关系？”

深深呼吸几次，那少女似是在努力控制自己过份激动的情绪，她闭闭眼，声韵中却仍有掩隐不住的颤抖：“卢伏波是我的未婚夫婿，我们是自小订的亲，在他死前三天，我们才决定了迎娶的日子，我们再也没有想到，这一天是永远不会来临的了……你，就是你杀了他，用你的‘霜月刀’在他身上戮

刺了七刀……他的血浸透了全身的衣衫，他的双眼不闭……展若尘你这屠夫，你这刽子手，你是一头毫无人性的凶残野兽！”

展若尘毫无表情的道：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我寻仇的？”

那少女悲愤的道：

“这已足够令你得到碎尸万段的报应……展若尘，你杀的不只是一个人，你杀死了卢伏波，你也杀了他的孩子，毁了我……”

怔了怔，展若尘道：

“怎么说？”

少女的额头上浮凸起青色的筋脉，两颊的肌肉阵阵痉挛，她的声音迸自齿缝：

“我们……已有了孩子……才三个月大小的孩子……伏波惨死之后……我悲伤过度，痛不欲生……孩子……也流产了……你……展若尘……你毁灭了我们的幸福、远景……糟蹋了我们美满可期的未来……我……我死也不会饶恕你！”

展若尘感喟的摇摇头，道：

“我当初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牵连，但是，我被迫得非如此施为不可，我实在没有选择余地！”

少女脸色在青白中透着激动的紫红一抹，她哆嗦着道：

“展若尘……你双手染血，杀人如草……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残酷凶邪的豺狼……我这一生，早已心死如灰，万念俱寂……唯一在我魂魄中燃烧，精神上煎熬的一件事，就是杀你替他们报仇，如何剜了你的心肝至我夫儿墓前祭慰他们……展若尘，我要不顾一切，不惜一切的来达成我这今生最后的愿望……”人的仇恨如此根深蒂固，沸腾在血液，凝结于肺腑间了，便会无形的透露着那种舍身的执着与奉献的疯狂，那是刚烈的，凛然的，不惧的，有若信仰上的狂热，从这人的思想本质上，便不会有任何犹豫迟疑的了。展若尘看得出，这位被仇恨啮嚼中的少女，便正是如此！

润润嘴唇，他道：

“杀戮本就是一桩悲惨的事，杀戮的过程及后果尤其可叹，但在许多情形下，却只有以杀戮的手段来达到慈悲的目的——姑娘，你的怨恨，我很谅解，不过，你会否想过卢伏波遭到不幸的原因？”

少女凄哀却冷硬的道：

“这要看你是用哪种种事来污蔑他了，展若尘！”展若尘平静的道：

“我要告诉你的，只是唯一的一个事实，没有编造，没有虚假，没有渲染，只是一个事实！”

少女悲切的道：

“我会等你说完，等你为自己的狠毒行为申辩！”展若尘缓缓的，微带苍哑的道：

“十七个月前，我记得那是个月圆的晚上，我由‘杏村’徒步，到清水沟去办件事，半途中经过‘卢家庄’，通向庄口的道路上忽然狂奔出一个人来，月光下，那是个满脸鲜血，粗实憨厚的小伙子，他拼命奔跑，后面有几十个庄里的人在追赶，领头追得最快的一个，就是你的未婚夫卢伏波！”

少女尖锐的叫：

“他们追的是个贼，是个可恶可耻的偷鸡贼！”

点点头，展若尘道：

“不错，那是个贼，请你让我说下去——那小伙子在慌张奔逃中，猛的看到了我站在路口，不由吓得失去了主张，正想转身往旁边庄稼地里窜，已被卢伏波用他的丈二长绫飞绕于脚，扯翻摔跌。”

咬咬牙，少女没有出声。

展若尘又接下去道：

“于是，卢伏波带着庄里的人冲了上来，开始殴打那小伙子，他们捆他、踢他，用木棒砸他，打得那小伙子满地翻滚，死去活来，求饶声的凄厉与咒骂声的恶毒是个十分鲜明的对比，在双方的哀告与叱骂声中我明白了个大概——很简单的内情，挨打的是个偷鸡贼，为了他母亲想吃鸡肉而出来偷鸡，但经验与技巧欠佳，偏又偷上具有真材实料的，‘飞绫落虹’卢伏波，结果偷鸡未成，失风被擒，而看样子，恐怕他不止是失风被擒而已，‘卢家庄’的人显然还想要他的命！”

少女唇角抽搐了几次，仍未答腔。

展若尘安详的道：

“鸡是美食，鸡肉滋补，但是，却不会比人命更珍贵，偷窃的行为可耻，却不至严重到以死相惩，因此，我上前调解，并表示愿意替那小伙子出钱赔偿，没有想到的是，‘卢家庄’的人居然坚不答应，甚至鼓噪起来，卢伏波更指我和这小伙子是一路的，而我一再解释，他们也悍不接受，竟群起向我围攻过来。”

少女突然悲愤的喊叫：

“你就为了这贼杀了伏波！”

展若尘叹了口气，道：

“不是这么鲁莽——我没有法子，只好击退那些村人，卢伏波也已看出我是江湖同源，可是，这不仅没有引发他‘红花绿叶是一家’的念头，反更激使他授我一试身手想法，他向我盘道，咄咄相逼，非要我和他动手不可；我想，卢伏波大概是自觉空负一身本领，在这荒村陋庄里却难以施展，闲腻了，要磨磨手脚，试试锋头，我却沒有与他消遣的必要，所以我再三不肯应战，想不到的是，他突然向我攻击，来势猛烈，显然要迫我对抗……”

少女神色晦涩凄暗，喃喃的道：

“你终于杀了他……”

展若尘道：

“我只是在无奈之下伤了他，我带着那小伙子匆匆离开，但我才走出几步，卢伏波竟骤而跃起，从我背后以‘白绫门’中最为狠毒的致命绝招‘白绫喉血’攻击于我——我一向有个习惯，每在遭到敌人致命的攻扑时，也皆以毒攻毒，反以辣手回敬，因此，卢伏波身中七刀，便铸下这段憾事。”

顿了顿，他疲乏的笑笑：“卢伏波太过桀骜自大，他以为报出他的师门名号会慑住我，这，当然不可能，但令我意外的是，当我说出了我是何人之后，他竟然也毫不退让妥协，他应该早就明白，凭‘白绫门’那几下子，是对付不了我的。”

少女窒了一下，阴冷的道：

“你说完了？”

展若尘道：

“还有一点——那个偷鸡的小伙子，我曾跟他到他家里，他说的是真实

话，确实是为了他六十多岁的寡母才去干下这件偷窃的事，他们也是贫苦人家，买不起鸡吃，而他们左邻右舍的人也曾证明，这小伙子本性忠厚淳朴，在此以前，从未有过偷窃的行径……”

少女幽幽的道：

“偷窃不能因为孝心而获得宽恕，为了惩罚宵小，更不该遭受杀身的报应，展若尘，你以为你有理？”展若尘温和的道：

“偷窃不能因为孝心而获得宽恕，但也不能因为偷窃而以死相惩，姑娘，卢伏波的身亡，表面是肇始于他的惩罚宵小的行为，实际上乃是他个人狂妄偏颇，起意过份恶毒的结果，造成如此下场的人不是我，是他自己！”少女吸了口气，道：

“现在，你说完了？”

展若尘道：

“说完了。”

少女用双手十指抚压着两颊，慢慢向两侧舒展，似是要缓和面部肌肉的紧张，她沉痛的道：

“你在杀害伏波的一刹间，我刚好得信从庄里赶到——你说的对，那是一个月圆晚上，月色很好，它映照着你的脸，你那一双冷漠、生硬、苍白得毫无表情的脸，只那一瞥，已经够了，我把这张脸印入脑里，烙上心版……我用伏波的鲜血起誓，我要毁掉生着这张脸的人……”

展若尘轻轻的道：

“姑娘，我很遗憾不能帮你的忙，我认为，只凭你个人的力量，恐怕不容易完成这个心愿……”

少女坚定的道：

“你说的对，只凭我个人的力量，不容易完成这个心愿，但是，你该明白我必须完成它——”

低唱一声，展若尘知道了，他的目光缓缓回巡——山坡的杂木林中，道路边的草丛里，有幢幢的人影，宛若幽灵鬼魅般，悄无声息的飘然出现。

把挂在肩上的灰色小包袱往上挪了挪，他心里在呼叫：

“大师兄，像这样的情势，又怪得了谁呢？”

两边围抄过来的人，大约有二十余个，其中，展若尘发觉有五名是右臂上缠以白绫的人物——“白绫门”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携带他们的武器“白绫带”，并借机表明身份！然而，这五个“白绫门”的人都不似是这批狙击者的主力，他们只是迫近到一定的距离，便停止不再向前。

走向少女身边的，是六个气质特异，举止沉稳的人，少女对这六个人，也有着一一种流露于眉宇间的亲切与尊敬。

六人中，一个身材高大，脸膛朱赤的六旬老者，首先爱怜的过来轻轻拥抱了一下少女的肩头——展若尘发觉，这老者的面容神韵，竟与少女有某些相若之处！

第二位，是个五旬左右的精瘦的人物，面孔焦黄起皱，有若风干橘皮，两撇鼠须，更衬得他腮陷唇薄，只是一双眼中，却展出世故的深沉与老辣。

站在这人身边的，是一付矮胖如缸的身子，身子上顶着一颗红光脸面的秃头，看不出他的确实年龄，他的五官细小而挤迫的生长在脸孔上，宛如是被捏成了一堆，这人负着手，腆着肚皮站在那里，有种滑稽突梯的味道。

并肩排着的二位，一个黑袍黑巾，双腕套着齐肘的黑皮镶嵌银锥护腕，

斜背的一柄无鞘大砍刀闪闪生寒，映着他那张漆黑冷酷的宽大面孔，越增悍野之气。另一个乱发蓬散，倒八眉，扁塌的鼻子配上一付掀唇獠牙，面目狰狞可怖，他的右手执着一只长逾五尺的黄布长卷，布卷上半部分较后半截粗上许多，像是裹着什么。

第六位，也是最靠边站着的那人，最令展若尘警惕——这人年纪不大，只在三十岁左右，面庞狭长，呈现着淡淡的青白，气质形色之间，是那樣的深沉而冷肃，双目中不泛任何表示内心感受的反应，他的那双眼，仿佛两口深不见底的幽潭，除了阴郁的寒凜，就再不见什么了，他的身材适度，但他站在那里，却能予人一座山的感觉，坚强，深厚，而且无以测断内蕴！展若尘深知这类典型的人物，大多是在“气”与“意”的淬励上已达上界的强者，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七情六欲收容于灵魂中，摒置于意识之外，不受形势的影响而左右心智，养成了无比专一及果断的定力，“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为，只有这类的人才算具有或多或少的成就！

这时，朱赤脸膛的老者注视着展若尘，他的表情沉重而萧索，语声也带着不可掩隐的晦涩：

“展若尘，我想，你还不清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卢伏波的关系？”

点点头，展若尘道：

“尚盼有以赐教。”

老者低沉的道：

“我的名字叫黄渭，江湖上的朋友，都称我‘七步追风’，这个女娃子——也就是卢伏波尚未过门的寡妻——叫黄萱，她也是我唯一的女儿。”

“七步追风”黄渭，是武林中的耆宿之一，极负名声，为人耿介，豪迈磊落，属于白道之流，他的“七连旋步掌”尤为一绝，甚为一般习武者所推崇，展若尘没有想到，竟在此时此地，此种形势之下和这位前辈朝上了面！黄渭一指那脸若风干橘皮般的精瘦人物道：

“这一位，‘驭云搏鹰’卢尊强，是卢伏波的嫡亲叔父，卢老弟也是鲁西一地骡马帮的总头领……”

展若尘对卢尊强亦有耳闻，但却不算太详尽，只是，能够混至独当一面的局势，便必然不会是泛泛之辈，他不由向卢尊强看了一眼，接触到的，却是卢尊强那一双充满愤恨的眼睛！

黄渭又指着矮胖如缸的秃头道：

“‘卷地龙’上官卓才老弟，‘长山三龙’中的第二位。”

“长山三龙”，乃是辽北江湖道上有名的大豪，也是“三龙会”的首脑人物，他们的人面广，手段活，不但在辽北一带，往中土去，一样兜得转，其潜力之雄厚，亦是头顶一块天的万儿。

展若尘自是不会不知道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端详着这位“卷地龙”上官卓才，上官卓才却笑呵呵的冲着他一呲牙。

黄渭目注着黑袍黑巾，双腕上套着黑皮凸锥护腕的剽悍黑脸大汉，声音徐缓的道：

“白山黑水间的十大高手之一，‘黑煞神’铁彪！”

展若尘暗里叹了口气，他不明白黄渭及黄萱父女是用什么法子请到这铁彪的，在关外，铁彪是出了名的“红胡子”，但却不是“抢股儿”靠着人多势大，他一向独来独往，单骑陷阵，双刀闯关，不论是上线开扒或者豁命拼斗，全是一个人独干，粗豪勇猛，是一条少见的硬汉！

黄渭又引见那位手执黄布长卷，狰狞有如厉鬼般的掀唇獠牙人物：

“这一位也是来自白山黑水的十大高手之一，‘鬼展旗’郝大山，郝老弟和铁老弟是拜把子兄弟，平时却很少凑在一起，这一遭，难得他们赏给卢尊强卢老弟面子，双双莅临……”

“双双莅临，干什么？”

展若尘不禁心中骂笑，溅血搏命的事，说起来倒好像赴宴听戏的味道……

黄渭这时移出两步，走向那年纪在这些人之中最轻的冷肃人物拱拱手，态度上竟十分恭谨的道：

“邢少兄……”

脸色狭长淡青，毫无表情的这人异常平淡的道：

“展若尘，我是‘血魂’邢独影。”

展若尘的面庞上又浮起一抹疲乏的谄笑，他知道，今天这一关，乃是名符其实的“鬼门关”，能否过得去，实在没有把握；对方叫名唤姓的人物，一个比一个来得强硬，一个比一个来得难缠，前面五人，业已相当棘手，再加上这个“血魂”邢独影，他遭受的压力就沉重到使他难以负荷了；现在，他已明白为什么在甫始看到邢独影的时候，就有一种警惕的反应——

邢独影出身昆仑一派，却在艺成下山之后，不知为了什么又投到西陲邪派宗师“无极童子”焦二淳门下，他以昆仑的正宗心法，糅合了“无极童子”焦二淳诡异而独特的武功，便具就了一身别出一格、千变万化的本领；相传他最好寻访有名的高手挑战，而每次挑战的结果，他的对手除了俯首称臣之外，一条性命也同时献出，自江湖上有了“血魂”这号人物后，还没有听说过有谁挫败过他，展若尘却猜不透，“血魂”邢独影出现在此，不知是受了黄渭的请托呢？抑或又是他的一惯作风，来向自己挑战比试？黄渭又稍稍提高了声音道：

“那边的五位，是‘白绫门’卢伏波的五位师兄弟，‘白绫门’的掌门人因病卧榻，不克亲临，这五位，便是奉‘白绫门’掌门余尚武差遣而来，也是为他们的同门聊尽一番心意……”

叹息了一声，他又道：

“另外的十九个后生，皆是我的徒弟，他们也不自量力，想来瞻仰一下你的风采，领教一番你的高招……”

展若尘明白，黄渭之所以有别常情，在这种不可并立的情势下竟先心平气和的为他一一介绍所为客人，其目的只是要凭借这些助拳者的烜赫声威来造成他心理上的威胁，从而挫折他的锐气，他不得不益加谨慎防范，因为，挫折他的锐气虽也未必，但至少他精神上的负担却真个沉重了……

润湿微觉干燥的嘴唇，展若尘平静的道：

“黄前辈，你的打算，也和令媛一样吧？”

黄渭苦笑道：

“我势必如此，展若尘，你并没有留给我们圆转的后路！”

展若尘徐徐的道：

“其中因果，我想前辈业已了然——”

点点头，黄渭道：“不错，我那准女婿惨死的原因，我已知道，你说的也是真话，尚无断草取义，是非颠倒之处。”

展若尘道：

“前辈这样说，我很觉宽慰……”

黄渭涩涩的道：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和你辩曲直，争道理来的，展若尘，我们只看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卢伏波死了，是被你杀死的，至于他为何被杀，我们不愿再行探究，更不愿再作评断，我们要做的，只是替他报仇！”展若尘静静的道：

“这就是说，各位完全不论是非，单凭亲疏之情来以牙还牙了？”

黄渭竟毫不迟疑的道：

“就是如此！”

深陷的双目中有一抹悲哀的神色闪动，展若尘道：“前辈在武林中德艺俱尊，声名不恶，却未料到也是这样感情用事，偏袒护短，人心人性，果是难以公正无私的……”

黄渭有些微微不安，他沉沉的道：

“展若尘，不要忘记死在你刀下的人乃是我未来的女婿，被你毁掉终生幸福的人乃是我唯一的女儿，我也是人，有人的弱点，我不能忍受这样痛苦的现实，而不空口在道理上为是非曲直的辩论求解脱……”

展若尘沙哑的道：

“前辈既然心意已决，看来这场流血豁命的争斗是难以避免的了……”

四、行刃残影

冷峭的，“驭云搏鹰”卢尊强接着道：

“你早就该明白，展若尘，从伏波死在你刀下的那一刻起，这流血搏命的争斗便已不可避免，你将面临的下场，只怕要比你想像中的更要悲惨！”

展若尘有些倦怠意味的一笑，道：

“这么多年的血海生涯，莽野风云，缀串着的是飘零的日子与那等卑贱又草率的幻灭，生与死原是桩平淡的事，卢总头领，我很看得透，像我们这类的人，有几个的下场会是预期中那般美满呢？”

卢尊强咬牙道：

“你明白更好，如此，在那一刻到来之时，你至少会教某些人痛快些！”

展若尘道：

“这你不必顾虑，卢总头领，我素来的习惯是——杀人或被杀，求的都是干脆利落！”

注视着展若尘很久的“血魂”邢独影，忽然语调萧条的道：

“展兄，对于悟得透生死关的人，我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敬意，这表示此人的意境业已升华到无我的上界，只是，这样恬淡的人实在不多，展兄，你真是么？”

笑笑，展若尘道：

“各位很可能看得到！”

邢独影目光直视，光芒尖锐：

“你这句话很有意思，展兄，你可是告诉我们，你已经预知我们要以众相凌了？”

展若尘坦率的道：

“从各位现身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便没有奢望过你们会按照江湖规矩来！”

古怪的一笑，邢独影道：

“是这样么？”

接着，他扭头环顾，似是在询问其他的人：

“展兄说我们要以众凌寡，群起围攻，各位朋友，我们真待如此施为？”

黄渭苦笑着没有回答，卢尊强却大声道：

“我们是要这样做，但邢少兄，你却不是！”点点头，邢独影道：

“展兄，你听到了吧？他们有这个打算，我却不一——自我在江湖上行道以来，尚未曾借助我个人之外的任何力量来制伏我的敌人，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只依赖自己，单挑单的对决是我自己，仇家环围之下的拼战亦是我自己，展兄，天下看得透生死，表得出气节来的人，并非只你一位！”展若尘低沉的道：“这倒真个使我喜出望外了！”邢独影阴沉的道：“不要把自己份量估计得太重，展兄，这会是个致命的弱点！”

展若尘道：

“轻视本身的能耐，便是缺乏自信，邢兄，只怕更会是个致命的弱点！”

微微昂起脸来，邢独影道：“我先来向展兄你领教领教，至于他们有没有与展兄亲近的机会，便看我向展兄领教后的结果了，不过，我却希望不必再劳烦他们各位！”展若尘唇角勾动了一下：

“但我的想法却与邢兄正好相反！”

青白色的面孔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气，邢独影的神色便益发阴森酷厉了，他极轻极轻的仿若自语：“这一次，应该能够使我满足了……太长久的辰光，我未曾遇上过一个堪可匹敌的对手……”

低喟一声，展若尘道：

“邢兄，你插手进这件事里来，原因是什么？可又是你一向的习惯，挑一个你认为虚有其名的人物加以挫辱及击杀？！”

邢独影的双眸中闪动着隐隐的血光，他的声音却是十分柔和的：

“凡是人，便有他的嗜好，譬如，吃喝嫖赌，皆是人们嗜好的一般，当然我也不例外，我亦有我喜好的事；我酷爱刺激，刺激是一种享受，一种满足，一种心灵上的兴奋，及精神上的活力，而展兄，天下各般的刺激，还有胜过血腥的杀气与生死间争搏的么？那凄厉的号叫，突凸的双眼，委屈的面容，那鲜血的迸溅，肌肉的绽裂，肠脏的撕碎，该是多么令人激动鼓舞，百脉贲张？尤其是经历艰苦的拼斗之后，于汗水涔涔中获得如此的收获，在那一声对手濒亡前的尖长呼号里，一切的官感刺激便达到高潮了……”

展若尘摇摇头，心想：这不是个正常人，这是一个狂暴嗜血的疯子。

黑气在邢独影狭长的面孔上逐渐浓密，以至看上去他的脸容似罩在一片阴郁的雾层里，显得恁般恐怖，恁般狰狞，又恁般狰狞得幽远了；他的音调越来越轻细：

“每在这一刻的到来，我就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那不是任何一桩乐趣可以比拟的，太丰美了，太充实了，也太舒畅了，似是一个饥馑获得一顿盛餐，一个疲累的行旅得到一张厚软的床铺，或是荒漠中的迷途者寻及了甘泉，当然，我也不否认，在意识里，自也会兴起一股荣耀及骄傲。”

展若尘喃喃的道：

“你倒相当坦白！”

邢独影缓缓道：

“为什么不呢？难道说，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忌憚么？我认为，这并不比一个赌徒，嫖客，或酒鬼的嗜好更违背常情……”

展若尘暗里冷笑：“这已不是违背‘常情’而已了，这样的‘嗜好’，乃是违背‘人性’，违背‘天理’！”

邢独影似以一种稍带渴望的韵调道：

“展兄，你有‘屠手’之称，看来，我们或许是同路人……”

叹了口气，展若尘道：

“我们不是‘同路人’，邢兄，你施行屠戮是为了‘嗜好’，我施行屠戮是求个平安——良知与道义上的充实，不愧于心！”

“哦”了一声，邢独影爽然若失：“那倒是我想岔了！”展若尘道：

“今天我们的这个遇合，邢兄，恐怕不是凑巧，而是你早已存心安排的吧？”

邢独影道：

“这次是你猜错了，展兄，我尚未打算到你的头上，除非我们碰巧相遇，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有现下的这个机会呢……”

怔了怔，展若尘有些意外的道：

“莫非黄前辈与你旧？”

冷清的一笑，邢独影道：

“黄渭与我也配不上有旧，只是……”

一边，黄渭形色窘迫的道：

“邢少兄！”

哼了哼，邢独影道：“阳光之下，没有不可说的事；明白讲了，也免得窝在心里难受！”

站在那里的黄萱，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她目光漠然，嘴唇紧抿，冷硬得宛若一尊石塑之像。

展若尘心中疑惑，看情形，他们这些人当中，似乎也有着某种并不和谐的矛盾在内。

这时，邢独影又微微提高了腔调：

“今天我之所以会在场，展兄，这纯系一桩交易！”展若尘不解的道：

“交易？”

邢独影加重了语气：

“是的，交易。”

展若尘猜测着：

“约莫是黄前辈付了你一笔钱？”

左边的面颊突然痉挛了一下，邢独影仿佛被激怒了：“钱？我邢独影岂是可以金钱或物质来役使的？没有人能用钱来收买我，何况，我自己也很有钱，天下的财富我皆可予取予求！”

展若尘迷惑的道：

“那么，这会是一桩什么交易呢？”

神态更显得凶狠而暴戾了，邢独影道：

“这是一桩人与人的交易——我来杀你，黄渭的女儿黄萱跟我走！”

倒是简单明了！展若尘略带讥诮的道：

“原来，邢兄的‘嗜好’除了杀人之外，尚另有一端！”邢独影直视着展若尘道：

“难道不公平？展兄，你是天下有名的高手，要杀你，亦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而我看上了黄萱，为了要得到她，我来替她完成她今生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心愿，我若胜了你，她即是我的人，否则，她毫无损失，严格评论起来，我所付出的，已经超过她所付出的！”

展若尘望了黄萱一眼——而黄萱冷木如故——他摇头道：

“黄萱自己愿意么？”

得意的一笑，邢独影道：

“她当然愿意，展兄，你且看她那一身桃红！”展若尘道：

“一身桃红？”

邢独影解释着道：

“黄萱喜欢穿素色的衣裙，一直如此，但我却爱好鲜艳媚丽的桃红色，黄萱为了表示她的决心，今天，她特地换上这桃红的一袭来加强她的许诺，所以，展兄，你认为她愿意么？”

展若尘沉沉的道：

“你真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点点头，邢独影毫不掩饰的道：

“不错，我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展若尘舐舐嘴唇，道：

“就为了这个，你来狙杀我？”

邢独影颌首道：

“这已是一个足够的理由，展兄。”

说着，他向着一侧的黄渭道：

“对吗？黄渭，这是一个足够的理由？”

武林中声誉颇隆的“七步追风”黄渭，在邢独影的面前，竟是显得如此忍让，如此委屈，甚且已有些卑懦的意味。

他陪着一脸凄惶又酸涩的笑，呐呐的道：

“是的，是的，邢少兄……”

邢独影又转向卢尊强：

“你也认为是如此么？”

卢尊强的态度比较硬挺，但他显然在竭力忍耐着邢独影的狂傲及专横；他冷冷的道：

“话已说定了，邢兄，似乎不必再加反复强调！”邢独影不似笑的一笑道：

“很好，我只是要你们更明白这一点。”

一直没有开过口的“黑煞神”铁彪，突然语声沉浑的道：

“邢兄，我们都在等结果——但愿不需要我们在你之后接手！”

邢独影脸上的黑气隐聚，他森冷的道：“似乎铁兄对我信心不够？”

铁彪强悍的道：

“我对你的信心够与不够并非重要，邢兄，却要看你自己有多少把握！”

邢独影神态怪异的端详着铁彪，慢吞吞的道：“铁兄，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但我对任何人的忍耐限度都很浅，希望你和我说话，遣词用句宜多加斟酌。”如刀的双眉倏竖，铁彪大声道：

“便是天皇老子，我也是这样说话！”

邢独影两眼中血光突增，他的声音反倒温和了：“看来铁兄是有意展露一下你的威风了？”

狂笑一声，铁彪夷然不惧：

“随你吧，天塌下我姓铁的也不怕一肩扛！”站在铁彪身边的“鬼展旗”郝大山，这时已错开三步，双目如铃般瞪视着邢独影，但看他全身肌肉紧绷，弓背蹲身的模样，便知道这位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好手，业已聚集功力，蓄势待动，准备帮着他的拜把子兄弟“窝里翻”了！

邢独影视若不见，淡淡闲闲的道：

“二位不必摆出这副架势，二位应该知道，我邢独影早已见惯经多了似二位这等外强中干的角色；眼前，我们先办正事，错开这一遭，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凑合，但二位如此坚持要和我印证，我也就只好舍本逐末了！”此刻，“长山三龙”中的二爷“卷地龙”上官卓才连忙出来打圆场，他朝中间一拦，笑呵呵的道：

“我们这是怎么啦？大水冲翻龙王庙不成？正点子还摆在那里逍遥自在，窝里人反倒内讧起来了！不该不该，大家都是场面上混的角色，忍着点让着点嘛，大不了谁也小不了谁，别吵啦，真个是办正事要紧哩……”

黄渭也两边拱手作揖，苦笑着道：

“且请看在老夫薄面上，彼此委屈一下，各位全是在帮老夫我的忙，云

天高谊，永生难忘，但求各位看开一步，算作意气之争……”

铁彪哼了哼，终于不再说话，他的把兄弟郝大山也收势卸劲，退至一旁；邢独影微拂衣袖，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古井不波的道：

“真是叫人为难，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卷地龙”上官卓才赶忙打着哈哈：

“邢兄包涵，大家自己人，可别认真呀。”

冷眼旁观的展若尘，自是看得出对方这些人与邢独影之间的关系颇不和谐，他们甚至对邢独影有着相当程度的反感，但是，这种情势，跟展若尘目前的处境并无立即的牵连，他们彼此尽管处在矛盾之中，一致要杯葛的目标却仍只是展若尘一个，至少，目前只有他一个！看来，目前这一关，将是层层重重的艰险加上分分寸寸的危难了，展若尘委实不敢抱着一星半点的乐观！

黄渭踏前一步，向邢独影低声道：

“邢少兄，辰光不早，是不是……？”邢独影颌首道：

“我省得。”

展若尘从肩上取下他的灰布小包袱，平静的道：“邢兄，你不再考虑考虑？”

脸上一片黑气，邢独影生硬的道：

“若须考虑，我便不来了。”

闭闭眼，展若尘有些艰涩的道：

“或许，你所获的代价与你所付的代价并不相称。”邢独影双目凝聚，冷漠的道：

“这是我的事，展兄。”

丢下那只灰布小包袱，展若尘无奈的道：

“也对，这是你的事。”

于是，其余的人们便在这时往四边散开——采取的却是包围的阵势。

展若尘两手下垂，默然挺立，眼睛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散乱的发丝在风中飘拂，衣袍摆也在微微掀舞——模样在萧索中泛有孤寒的傲气！

邢独影站在展若尘五步之前，狭长的面孔上没有半点表情，他的目光专注又幽邃，薄薄的晶瞳便宛似遮上一层透明的黑玉，清冽到底，却一无所见。

空气中宛若已有血红的影像在不成形的、迷蒙的浮动，泛着那种铜锈般的隐隐腥味，它扣紧着人心，炫映着人们由于不瞬而干涩的双眼，四周，是一片死样的沉寂，甚至听不到呼吸换气声。

大概，这就是“屏息如寂”了吧！

邢独影的动作之快，和不动几乎没有分别——那真是山岳的宁峙与闪电的掣掠最鲜明的比照，他身形宛若只在原处一晃，幢幢的影子便出现在敌人的四面，一对一的攻势便也凌厉至极的罩住全场！

展若尘挺立若鼎，毫不移走，他右手猝翻，一蓬青莹如冰的冷芒便以他的身体为中心，仿佛一颗炸碎了的光珠，带着占参差的焰苗流矢飞射迸溅，空气在撕裂，在尖啸，飙然里，一切又归向幻灭。

两个人依旧在原来的位置，以原来的姿态对峙着。

邢独影面孔上的黑气更盛，眉心中间，更有一股隐隐的黑雾向脑门方向聚升，他的视线却已缓缓移向展若尘的脚下……

泛白的青衫角摆在微微飘扬，展若尘的表情是一片木然。

蓦地——

邢独影暴起三丈有奇，而当人们的视线追摄及他拔高三丈之上的身影时，影子还在空中凝形，他的人已到了展若尘背后，整条右臂幻映成一股蓝汪汪的光华，猝指展若尘脊梁！

这是昆仑的不传心法，“心魔指路”。

展若尘的身形突然斜偏，但见他的腰身一俯，人已反转到那邢独影的后面，九十九刀中连成九十九条纵横交织的芒雨流电，狂卷急泄！

那条裹容于透蓝寒光中的手臂，便在邢独影的贯力振挥中倏而幻作一面怪诞又不定形的光网，奇快无比的反兜上去。

于是，密集如正月花炮也似的金铁撞响，便恁般急骤的敲进人们的耳膜中。

邢独影再度跃腾半空，十六个跟头翻滚在十六个不同的角度上，跟头俯仰的过程间，蓝彩缤纷，锐气如啸，仿若囊括了天地般，将他翻滚的点与线相连成面，削割似的劲力凌空下压！

现在，他施展的便是西陲“无极童子”焦二淳的独门奇学“大天罩”。

展若尘双臂伸展，原地旋回——顿时有如龙卷风也似幻成了一团游移激荡又强猛急速的淡青色螺影，一溜溜冷森的刃光便组合成一圈圈的弧环由大而小，宝塔般绕转着他的身子从四周往上层叠，精芒迸溅，碧焰闪掣，周遭的空气，全泛透着那样沁骨的阴寒！

掠阵的各人中，黄渭、上官卓才、卢尊强、铁彪与郝大山等，全是功力至高的能手，他们甫一睹及展若尘使用的这种招式，已俱不由脸上变色——广博的见闻与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技艺形态，乃是刀法中早已失传的绝活儿：

“刃叠浮屠”。

在一片炫闪的、灿亮的光华穿舞缤纷里，一蓬蓬的血点也同时飞扬洒抛，两条人影倏忽分开，却在分开的一刹那再度交合。

青莹翠碧的寒光陡然间宛若爆散开千百条闪掣的蛇电，弯曲的，扭折的，笔直的芒刺射弹喷飞，而蓝汪汪的那抹冷虹也奇快的凝成经天的浑厚匹练，当恁般锋利的光影，做着诡异凌厉的接触之前瞬息，出乎任何想象的，一柄似真似幻的刀刃，突兀自虚无中凝形——凝形在邢独影的背后，猝现又消，仿佛是一声恶魔的诅咒！

于是，邢独影猛然身子一挺，踉踉跄跄的退出几步。

狭长的面孔上染印着斑斑点点的血迹，这位“血魂”脸上的五官却在那可怖的猩赤斑点衬托下扭曲了——他的左肩、右肋等部位，数处渗溢着殷红的鲜血、尤其他的背后，从颈下斜横至胯骨上端，更翻卷开一条尺半长的伤口，颤蠕的肌肉裂扯着，隐露出乳白的皮脂与经络的细小叉管，一片血糊淋漓，他的整个背部，便也完全浸染得赤红透溢了……

距离邢独影约有十余步远近的展若尘，亦并非是完整无缺的，他那袭陈旧的青衫，左肩、胸，及腰肋处绽裂开四条齐一的破口，破处的周遭，也一样沁透着团团湿漉漉的血印，而他的眉心正中，更有一条黏稠的鲜血缓缓沿着鼻梁往下淌，那一抹猩艳，便更显得他的脸庞苍白憔悴了……

邢独影在急促的，也是痛苦的喘着气，全身更不时兴起一阵阵的痉挛，直到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所使用的兵刃——那是一样极为怪异的兵刃，像一只手套般套与肘齐，通体闪亮着汪汪流灿的暗蓝，前端只有半尺长短，却

形成削扁锋利的半圆刃口，这玩意全为薄钢打造，又犀利，又霸道，十足是桩要命的家伙！

很多人未曾亲眼目睹邢独影这件兵刃的实体，但很多人却知道它的名称：

“ 铸命铲 ” ！

然而，“ 铸命铲 ”，也有它无以铸镂敌人性命的时候，这一次，邢独影是栽了，栽得惨，栽得恹般血肉狼藉，栽掉了那一朵桃红！

在四周一片僵窒的寂静，展若尘干涩的咽了口唾液，沙哑的道：

“ 邢兄，还要继续下去么？ ”

以邢独影的伤势来说，自然目前是无以为继了，他并不激怒，更不冲动，仅是痛苦的吸了口气，撑持着艰辛的回答：

“ 你使我损失了许多……展兄，这不仅是一次挫败而已……血和肉的形体痛苦不算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触不到的东西…… ”

是的，那是名望、声誉，以及自尊，或者，犹得加上一样不得不履行的诺言吧？对黄萱，那朵桃红。展若尘疲乏的道：

“ 我很抱歉，邢兄，但主动的不是我，你并没有给我第二条可行的路。 ”

点点头，邢独影吃力的道：

“ 你说得对，我并没有给你第二条可行的路……展兄，但你记住了，我会再来找你的，那时，我仍然不会给你第二条可行的路…… ”

展若尘笑道：

“ 这个怨仇，我实在感觉结得太冤。 ”

邢独影的身子摇晃了一下，面孔又连连扭曲，他咬着牙，显然在竭力忍受着什么：

“ 世上有很多事……展兄……都不是我们所乐意的……可是我们都不能不做……你明白？ ”

展若尘低沉的道：

“ 是的，我明白。 ”

又吸了一口气，邢独影挣扎着道：

“ 末了……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挫败，我很甘服……因为我们彼此全是凭仗着真本事……没有取巧，没有虚诈……艺差一着，便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 ” 展若尘道：

“ 你很大度，邢兄。 ”

缓缓摇头，邢独影道：

“ 这不是大度……这叫坦率…… ”

身子又在抽搐，他强忍着，声调是从齿缝中迸出的：“ 你……你的刀法……很不可思议……表面上……看似正统的刀法……实则……你练的是一种邪刀……尤其在施展狠着的时候……对不？ ”

展若尘低徐的道：

“ 我和你的经历差不多，邢兄，我练刀原是自正统刀门，但后来，我有一段遇合，刀法便有些偏异了，也真想改，但时日长久，铸定了型，便难了。 ”

喃喃的，邢独影道：

“ 在我背后的这一刀，好像是来自幽冥中的诅咒……那么无可防范，那么险诡奇幻……展兄，假如我猜得不错，它称为‘ 天罡刃 ’？ ”

微微有些诧异的点点头，展若尘道：

“不错，那一招是叫‘天罡刃’，想不到你竟能辨认得出……”

邢独影的面孔上浮起一抹茫茫的笑意，他极为艰苦的半转过身，对着表情惊愕又失望的黄渭，痛哑的道：“我不必说什么抱歉的话……黄渭，这只是一桩告吹的交易而已，要讲损失，损失的是我，不是你们任何人……”

黄渭搓着一双手，呐呐的道：

“小兄伤得不轻，却令我倍觉歉疚……我这就着人护送小兄觅地疗治……”

邢独影昂头道：

“不用，命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会设法调理……”说着，他又转向一边神情依然麻木冷漠的黄萱：“打第一次看见你，黄萱，我就想得到你……我半生强横，却只对情感这样东西不愿用强，很不容易有了眼前的机会，纵然你心意并不甘愿，但至少是你自己首肯了的……无奈事与愿违，是我没有获取你的能力，大概，也是我们彼此没有这个缘份吧……我不得不说，真是憾然……”黄萱似乎微微动容，她的嘴唇轻轻蠕颤了一下，却终于没有开口吐露一个字。

目光冷冷的投注铁彪与郝大山两张脸孔上，邢独影寻常惯有的生硬同桀骜又出现了，他孱弱但却强横的道：“你们两位，是另拣辰光抑是现在？”

“鬼展旗”郝大山倏然怒火上冲，双目圆瞪，举步就待逼前，铁彪却一手拉住他，沉稳的道：

“如果你有意思，时间地点由你挑选，我们必然不远千里，舍命奉陪！”

邢独影呛咳着笑了“很好，多少还算讲点道义——虽然‘道义’这玩意早就陈腐了。”

铁彪哼了哼，形容凛烈，却不再接腔。

“卷地龙”上官卓才圆滑的陪笑道：

“邢兄，我看还是派人沿途侍候你一程吧！”摆摆手，邢独影一言不发，踉踉跄跄的往前走去，每一步，全滴沥殷红的鲜血在地下……

片刻的沉寂之后，展若尘低哑的开口道：

“我想，各位不会到此‘适可而止’吧！”

黄渭猛一跺脚，大声道：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今天若不留下你的命来，我们是决不罢休！”

“驭云搏鹰”卢尊强也冷峭的道：

“展若尘，还有些不信邪的人在这里——如果你认为只凭挫败邢独影便能慑伏我们，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五、两败俱伤

展若尘涩涩的一笑，道：

“我知道你们是不会甘休的，很多次，当我遇上这样的情形，便差不多是相似的发展，而结果也往往和曾经一再形成的结果并无二致……总是有血腥、挣扎、哀号，以及，彼此在裂肌透骨中的痛楚……”

卢尊强粗厉的道：

“不要以为你还有那样的侥幸机会，姓展的，今日此地，你最后的下场只是黄土三尺，孤魂一缕，我们决不会再容你张狂下去！”

展若尘道：

“幸而我个人的感触，尚不似你所说的这般悲观法；卢总教头，杀人泄恨是桩易事，难的却是有没有能力来杀这个想杀的人……”

忽然冷冽的笑了，“黑鳅神”铁彪道：

“展若尘，风闻你是一个真正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是一个心硬如铁的血冷武士，据说你功力高，定力深，尤其是练气的修为更属炉火纯青，已达无我之境，对于你这等的强者，我素来就钦敬仰慕，心向往之，也更有着承领教益的渴切感，不敢说对招，展若尘，只算你点化点化我吧！”

展若尘道：

“铁兄，这湾混水，你又何苦非舀不可？”

铁彪语声铿锵的道：

“人在江湖，总得有点混下去的凭借，展若尘，这点凭借不是暴力，亦不是财势，乃是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今天我来，便是为的这一桩，你不必再加劝说，是非好歹，我分得清楚！”

卢尊强又尖锐的插口道：

“姓展的，你不用再打这分化离间的主意，光棍点，眼下这几口子，你就全照应了吧！”

肩胸及腰肋处的伤口，鲜血浸溢范围更宽更广了，几已将青衫的前襟染连成了一片赤红，但展若尘的表情却仍然是那样平静又深沉，带着惯常的一抹疲倦的神色——他是恁般淡漠又无动于衷，宛如这伤是别人身上的血，也是流自别人身上一样……

双手微微向两侧伸展，他的双瞳深处透着一种萧索的叹喟韵息，嗓门也是懒散低哑的：

“一次又一次的搏杀，光景依旧是没什么新鲜处，仍是那种令人厌倦的轮回，怪的是有人却乐此不疲——虽则对象不同，但某些人像是永悟不透这血腥，该是桩多么作呕的事……”

卢尊强大声道：

“别说得这么悲天悯人法，姓展的，你种下什么因，便该得到什么果，这样的轮回是由你推转的，这样的血腥也是你开的头，就是你，心狠手辣，杀人如草，你还扮的哪门子‘好生之德’？”

这时，“卷地龙”上官卓才皮笑肉不动的开口道：“我说卢兄，时辰也不早了，该送谁上道，我们也就赶紧一步少磨蹭啦！”

用力点头，铁彪道：

“不错，我先上！”

上官卓才眯着一双肿泡眼道：

“形势不同，铁兄，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了，并肩子一起动手吧！”

铁彪略一犹豫，黄渭已干涩的道：

“我们不能冒险，铁老弟，小女的血海深仇能否报得，全在此一举，若是单挑独斗，万一有失闪，不止对不住帮场的朋友，力量折损之下，我们的心愿只怕就更难周全了……”

“鬼展旗”郝大山也突然粗声哑气接口的道：“黄老爷子说得对，铁哥充英雄扮好汉不在这个节骨眼上，姓展的啃他娘本事太阴狠，连邢独影都在他手上栽了跟头，我们更犯不着担风险！”

咬咬牙，铁彪终于不大情愿的道：

“好吧，我们但求能替黄姑娘报仇，其他的也就说不上！”

展若尘冷清的道：

“各位原是打定这个主意来的，无须再另找借口，你们说得明白，我也心里有数，大家不妨就这么卯上，不必再摆些场面话了！”

铁彪双眼圆睁，凜然道：

“展若尘，你不错是条汉子，我姓铁的也不是孬种，莫以为只有你响当当的是个人物，我铁彪也一样挺得直脊骨，只要不牵扯上黄老爷子，何时何地，我豁了命也会单独奉陪，找人插进一根手指头，就不算人生父母养的！”

展若尘笑笑，道：

“如果还有此等机会，铁兄，我当忘不了你这番豪语！”

铁彪身形一偏，他那柄沉重锋利，寒光赛雪的无鞘大砍刀已握在手中，削薄的刀刃竖立上指，对着展若尘，一片森森的冷凜之气在流散溢动，刀未展，已使人的心腔颤悚，肌肤起慄……

然而，第一个出手攻击展若尘的却不是铁彪，而是他的结拜兄弟郝大山。

不知什么时候，郝大山的那只粗大黄布裹卷早已扯开，内中，是一个以钢丝及人发混合编织成的软鞭旗帜，旗端多出一截长有三寸的矛状尖锋，旗杆粗逾儿臂，也是纯钢打造，是一种极为怪异又霸道的兵器。而现在，这面闪闪软鞭旗帜，便兜风挟劲，有如一片带着雷电泄光的灿烂流云，斜横着暴卷展若尘！

展若尘倏然身子飘起——宛若失去了一朵棉絮，任由郝大山的银旗舒卷带扯，而在身形翻滚的一刹那，十九道青莹莹的芒彩便仿佛十九股冷焰，那么凌厉的散射而出！

郝大山狂吼半声，银旗突然手抖如毯，杆尾倒飞，似魔鬼般的影像连绵幻映，力截对方的刀芒！

大砍刀便在这时暴劈而落，由于刃锋破空的速度过于猛疾，空气中响起一阵裂帛似的刺耳锐啸，那已不是一柄刀的挥展，而一条凝结成形的匹练。

展若尘缩身扭腰——并不炫耀，却优美又准确至极的闪出三步，恰好避开了郝大山与铁彪的前后来攻！

于是，卢尊强就在此刻跃空而起，身形腾掠间，那么矫捷又凶悍的自上扑下，一溜星点，随着他的动作连成晶闪的弧线，晃移不定的泄射而至。

目光凝聚而深沉，展若尘半步不退，右手猛挥，“霜月刀”的伸缩宛若洒出千百条掣映交错的蛇电，织成纵横飞舞的光之图案于瞬息，金铁撞响声刹时乱做一片，卢尊强弹滚侧翻，斜刺里“卷地龙”上官卓才的一对板斧已贴地削斩！

展若尘双脚倏起，同时七十六刀暴射，填卷进的上官卓才，刀锋若霜，青气蒙蒙，但见光华流灿，如真似幻，上官卓才尚未够上位置，业已怪吼着像来时那般快速的倒窜回去！

黄渭的一双铁掌便接在上官卓才退跃的空隙填补上来，掌势挟着沉猛的劲风，只一出手，即带起隐隐的呼轰之声，力道雄浑，招式在移时中却含蕴着莫测的变化——真正行家的手法！

展若尘倏忽左右晃动，而他晃动的身影还留存着好像在人们的眸瞳中，他本身的实体业已腾空五尺，自五尺的高度卷落，便也似掷落下漫天的光雨。

行云流水般畅快的移动，比不上这狂泄急罩的一蓬光雨来得更暴烈，黄渭试着以他所能施展的身法来做横的牵涉，但却抵不住那有逾寻常的密集光芒的凌压，陡然间，他也只能往后急退。

大砍刀又如怒涛惊浪般层层重重的涌向展若尘，沉刺的刀身割创着空气了，发出那种刺耳的裂帛般的响声，冷焰迸溅，威力万钧。

展若尘做着幅度极小，但速率极快的闪晃，每在一次避让锋锐，于分寸里回躲刀刃——表面上看，他的动作奇诡快捷，无懈可击，实际上，由于他所受数处创伤的影响，举手投足之间，伤口的扯裂炙痛，简直到了绞肠锥心的程度，尤其血流得太多，每一刻的迟滞，便增加上一分虚脱，但他却只有强忍着，竭力撑持下去；同时，他也非常明白，拼战的辰光越长，对他越为不利，眼下，他唯一能反制当前悍敌的方法，就是狠斩狠杀，速战速决！

铁彪的大砍刀在那等凌厉凶猛的攻击着，郝大山的银旗也挥展若风卷云起；而上官卓才不愧有“卷地龙”之称，矮胖如缸的身体贴地旋回，他那对板斧，便似涌起了遍地的雪花，打着大大小小的旋转流走绕窜；卢尊强则连连腾空下击，手中的一柄粗短“钩连枪”，吞吐如虎，寒星点点掣闪下，锐势逼人。

“七步追风”黄渭，全是游斗的路数，他的身法步态明快似飘风，纵掠进退迅捷无比，双掌劲力强深，寻隙钻缝，掌影成串飞舞，亦对展若尘形成莫大威胁。展若尘心里有数，对方此番大举狙袭于他，不论言谈上行动上，业已明摆明显是执意要取他性命，而这些人不是嘴里说，姿态上做作，就算了的，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他死亡，永不予他翻身喘息的机会！

几处伤口全在抽搐，在扯绞，那种痛法，能把人的血气都搅混了，汗水自展若尘的额角上往下滴，毛孔中往外溢，血合着汗，浸扯透衣，黏沾成一团，逐渐的，他已感到呼吸粗浑，力道虚浮，甚至两眼朝外看，也有些朦胧晕翳了。

邢独影的失败并不是毫无补偿的，他已有了他所不曾预见的收获——这位“血魂”的“铸命铲”在展若尘身上所造成的伤害，远比实质的情形更为严重，他已大大的降低了展若尘在一般状况下能够发挥出的潜力！

受伤的地方宛若沾附着一种恶毒又邪异的诅咒，它们是那样的在啃啮着，纠缠着，不但阻碍展若尘本身功能的施展，更连他的心思也在如此的艰苦折磨下变得灰黯酷涩了……

看惯了生死，经多了血腥吧，人总有一口不甘的气存着，展若尘实在不情愿把一条命为了这么件事而送在这些人的手里，他必须挣扎，必须反抗，哪怕是非要毁灭不可了，他至少也得求个“同归于尽”！

内心的感受与愤意，只是深蕴在内心，形色上，半点也未显露出来，他仍然在沉稳得近似冷酷及僵木的应战，目光萧煞，连面颊上一块肌肉的蠕动，

一条筋络的抽卷都不见……

犀利的光影翻飞，流闪的寒芒交织，人在死亡的明暗线条间闪掠腾跃，天地似一个上下交合的大圆，网着这些奔突的，真假难辨的身形——有点飞蛾扑火的悲悯意味……

于是，那铁彪的大砍刀在一片半弧状的焰彩炫映中，刀锋偏斜，宛如石火猝闪，切向展若尘的后颈，几乎不分先后，郝大山的银旗也由下往上，暴卷猛兜！

高手之间的拼搏与激战便是如此，到了该分存亡的关头，到了势必溅血的辰光，总是有着一刹前的先兆——有如水流至渠，满溢间的过程分野即在须臾，那是无可避免的，时间到了，就会是这般情景。

展若尘突然弓背弯身，不朝任何尚有空隙的方向躲闪，反而快不可言的冲迎下扑，只见银光招展的旗帜卷扬，“呼”的一声，展若尘已被郝大山的银旗兜翻七尺，然而，铁彪那来似流江的一刀便也戳了个空！

够了，展若尘需要的就是这仅似一发的空间，他腾翻的身形猝侧狂旋，九刀合成一刀，寒电穿射中，铁彪庞大的躯体连连往前撞跌，一股透赤的鲜血四散标溅。而在同一时间，当郝大山尚未弄清楚事情的演变因由，正惊愕于瞬息之际，展若尘凌空泄落青衫飘飞澎湃，郝大山银旗才起，一只右手业已连着他的旗帜抛上了半天，又带着枭鹰般怪异的形象，“呼噜”坠入荒草地里。

“嗷——”悠长又凄怖的嚎叫声，郝大山痛得滚在地下翻滚，他的嚎叫声犹在血翳的空气中颤吟，“卷地龙”上官卓才的大板斧已“呱”声削落展若尘大腿上一块巴掌大小的血肉，那块赤红的肉向前抛射，展若尘的“霜月刀”已三次扎进上官卓才的肩背又拔了出来！

“卷地龙”如今真叫“卷地龙”了，上官卓才混身血湿透染，双斧脱手，紧捂着肩背，贴地翻滚，血合着沙土，名符其实的一条卷地土龙！

展若尘在几次踉跄里，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脚步，一条人影闪自他的后上侧，冷芒猝映，他已被撞出三尺，背后由左肩至右肋，裂卷开一道那等怵目惊心的伤口！

不错，这是“驭云搏鹰”卢尊强的杰作！卢尊强的身形甫始掠过，黄渭又一鼓作气的扑了上来，双掌翻飞，劲力澎湃，展若尘竭力躲让，每在移动之间，俱是血同汗洒。

疲惫的面孔上是一片冷酷与厉烈，卢尊强手中的粗短“钩连枪”一探，狠毒的道：

“是时候了，并肩子上！”

一声啸叫，五名“白绫门”的弟子加上黄渭的十多个徒弟，当时自四周拥扑过来，白绫如龙，矫飞卷掠，各式的兵刃也挥舞交合，恨不能一下子便将展若尘大卸八块，分他的尸！

青莹莹的刀锋在展若尘手上吞吐着电火也似的掣闪冷芒，它幻化为形形色色，向迥异的角度穿飞，这些围攻的人们，又在进逼的同时嚣叫着回散奔退。

陡然间，匹练似的一条白绫怪蛇般卷至，展若尘身形半旋，手抓处，青光似霜，“呱”“哦”连声里，白绫才断，飘荡着雪花缤纷！

另四条白绫仿佛四股滚涌的云雾，刹时飞到，那么巧妙的分别缠绕上展若尘的双臂双腿，“七步追风”黄渭的掌势，便居中铁杵般撞来！

展若尘的脸庞扭曲着，满头的汗水黏合着血迹，发丝蓬乱披拂，牙齿紧挫，但是，他的那双眼却依旧深沉而冷漠，好像他的双眸与他身体的其他部分是互无关联的，如像这双眼是长在另一个人的脸上——

当黄渭的沉浑掌劲快将沾触着展若尘肌体的一刹——而他的四肢乃是被四条白绫扯卷住的——他蓦地张口。

一股血箭便由他嘴里赤漓漓的喷出！

那股血箭撞在近距离的黄渭胸腔上，蓬溅开一朵绚丽鲜艳的血花，黄渭的反应却似挨了一记锤棒，他双臂抛扬，大叫一声，整个人横着跌出，每一次翻滚，俱是满口呛血！

“霜月刀”的冷焰紧随着黄渭的猝跌而翻飞，漫天的残绫白絮在飘舞，执绫的四个“白绫门”弟子也被兜顶的刀芒逼得遍地滚飘，狼狈不堪。

几个黄渭的门人慌忙抢前搀扶住他们脸色灰败、呼吸粗浊的师父，“驭云搏鹰”卢尊强目突心裂，他切齿如挫，横身挺枪，护住了黄渭，一边怨毒的盯着展若尘。“好……姓展的，你使得好‘血腑箭’！”

展若尘的神色更见衰颓了，他用衣袖拭去唇角上的点点血渍，面庞上呈现着那样骇人的惨白，语声里宛如罩着蒙胧：

“不用张牙舞爪……卢尊强，你到终场的时候，也不会是完整无缺的……”

面颊的肌肉不停抽搐着，卢尊强仇恨至极的道：“你今天必然会死在这里，展若尘，你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油竭灯尽的时刻，你已挣扎不了多久，我们将把你分尸挫骨，散置荒野饲鸢喂狗，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展若尘疲乏的道：

“卢尊强，这遍地狼藉的血肉，难道还搪不住你那张狂言肆语的嘴？”

卢尊强双瞳中血光隐隐，这位鲁西一带骡马帮的总头领，业已控制不住他激动的情绪，“钩连枪”颤晃晃的指着展若尘，他裂帛似的吼叫：

“不知死活的跋扈东西，我即使拼却这条老命，也不会容你逃出去！”

点点头，展若尘身体有些摇摆的道：

“我们都是一样的打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幽幽地，黄萱从她父亲身边走了过来，脸颊上挂着泪痕，她哽咽着道：

“二叔，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侄女身负的罪孽已是益深益重，侄女今天也不想活着回去了，只求能与这个恶魔同归于尽，用这条残喘苟活的生命向各位叔伯尊长谢罪吧……”

卢尊强悲昂的大叫：

“萱儿一边站着，我这做二叔的还没有死，等我挺了尸你再豁命不迟，等着瞧吧，姓展的逃不了！”

肩、肋、腿连中九刀的铁彪，这时在地下撑起上半身，痛苦又倔强的道：

“二哥……今天我们真算丢人丢回娘……家了……这是助的什么拳，帮的哪门子场，我们功夫不济，好歹也得落个有始有终……却不能让萱姑娘去替我们收场……二哥你务必得挺下来……我们虽说废了一半，还能替你缠绊缠绊那姓展的……”

右手齐腕断落的“鬼展旗”郝大山，伸直一只血肉模糊的肘臂，一面倒吸着气，还挣扎着高叫：

“总是留得一口气在……也得和这厮拼个了断……二哥……我哥俩全豁上了，你可不能羞死我们，叫我们连一缕冤魂也没脸回家啊……”

卢尊强咬牙道：

“二位贤弟宽怀吧，我姓卢的定然和他耗到底，是福是祸，是生是死，我这做哥哥的亦必同你们一道！”

悲哀的摇着头，展若尘沙哑的道：

“业已杀成这种光景了，奇怪各位的兴致仍然还有这么个大法……不知是你们‘杀得性起’，抑是我果真对于屠戮的把戏厌倦了……”

卢尊强气涌如山的叱叫着：

“姓展的，少来这一套自命不凡的说教，你只是一头嗜血的野兽，一个残暴成性的屠夫，你凶狠又歹毒，奸狡无比，偏还扮得清高，讲得悲悯，如果天下果有罪大恶极之徒，展若尘，那人则非你莫属！”

小心的，缓慢的作了几次较深的呼吸，展若尘目光平视——像是凝注着虚冥中的什么，他低沉的道：“卢尊强，你们还不就此收场，难道说非得等到死光死绝了才肯罢手？”

“咯崩”一咬牙，卢尊强大吼道：

“就算我们死光死绝，姓展的，你也必然不会是个活人了！”

郝大山在激愤的嘶叫：

“展若尘，你他娘即便认了命也不叫冤，至少你已本利捞足，我们这多人伴你上道，莫非还会屈了你！”铁彪也似横了心，奋力挣扎着挺立起来：

“我姓铁的……几十年江湖，水里来，火里去，掉皮掉毛的事都不多，如今却叫你戳了个混身刀眼……展若尘，算你行，我这条残命，也就烦你一并收了去吧……”展若尘喃喃的道：

“看来我说得不错——这一遭，的确是要玉石俱焚了……”

“钩连枪”一摆，卢尊强凛烈的道：“你不怕死，我们还有什么怕的？”

坐在那里痛得一张红脸透黄的上官卓才，此刻提着一口气，龇牙咧嘴的搭上腔道：

“我说卢兄，姓展的这条命，任是怎么摆弄也不能让他活着出去，但再次圈杀，可得谨慎点儿……姓展的业已是隔着打横那一步不远了，大伙瞧他吧，全身裂肉透骨的伤口，血流得似水流，就算他是铁打的金刚，也禁不住这般折腾法……”

身上的伤口突起了一阵痉挛，上官卓才强忍住那种撕裂般的痛楚，他光秃的脑袋上沁着油汗，又噓着气往下说：“所以么……咱们再朝上圈的辰光，就得采用远攻游斗的法子，他使的是短家伙，但身手欠灵，便难以伤人，大伙别愣向上凑，远着点围着打，光是干耗，也包能将姓展的耗垮！”

微微颌首，卢尊强道：

“对，上官老哥说得有理，我们就这么办！”上官卓才的嘴巴翕张了几下，艰辛的挤出一丝笑颜：“只是……卢兄，在撸倒姓展的时候，可别太快结果他，总得留他一口气在，好让兄弟我也报报这一箭之仇……”卢尊强冷峭的道：

“我会记得，上官老哥。”

“霜月刀”的刀锋在展若尘的手上闪烁着熠熠寒光，如秋水映漾，但是握刀的手却曾被浓稠的血渍沾染，刀的冷森，血的腥气，混合起来便形成一种让展若尘极为熟悉的味道；这样的味道，他已闻嗅了许多年，无可否认的，他也并不喜欢这种气息，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冷酷与残暴，尖锐与生硬，这和他的心性所悦未见相衬；然而，现在他却不由对这股气息有所眷恋了，因为

他不敢确定，今天以后，他是否尚有机会再度体验刀和血的气味，那固然是冷残，是尖硬，可也表示着一个人的感觉——活着的人才会具有的感觉……

六、金家楼主

踏前一步，卢尊强一双眼死盯着展若尘，“钩连枪”斜指向地，嘴里低叱：

“圈起来！”

于是，黄渭门下的十余名弟子立时又采取了包围的阵势，那五位白绫早化蝴蝶翻飞的仁兄，却纷纷自靴筒里拔出了锃亮的匕首，一个个横眉竖目，看上去倒也虎虎生威，不似刚刚才翻过跟头的模样。

黄萱半跪在地下，挟持着受创甚重的老父，两只眸子却紧张又焦虑的注视着斗场，她十分明白，现在，可真是报仇的最后机会了……

“卷地龙”上官卓才咬着牙叫道：

“小心，远着点，少朝近处凑，耗死这王八羔子……”展若尘苍哑的一笑道：

“上官二爷，你歇着吧，犯不上这么过份热心，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会晓得如何进退应对……”

上官卓才慢慢的道：

“你不用俏皮，姓展的，待会就有你消受的了，且看我一板斧劈开你的脑穴！”

展若尘道：

“我不会忘记，‘留得一口气在’，让你来报这‘一箭之仇’——上官二爷，只要到时候你还有力气抡得动你的家伙就行了！”

上官卓才重重一哼，尚没有来得及回话，卢尊强已倏然发难——他的“钩连枪”凌空飞指，冷芒凝成一道半弧，又猝而蓬散为寒星碎瀑，罩卷敌人！

展若尘寸步不移，“霜月刀”的光焰连串进射，疾猛冷锐，宛若炸开的一颗花炮的火树银花，金铁撞响之声震耳扬起，卢尊强的人已腾掠丈外。

闷不吭声的，三柄利刀加上一条三节棍，从展若尘身后挥到，展若尘反手抖腕，距离有七八尺，那片飞散的晶芒冷电已逼得四名偷袭者仓皇急退。

“霜月刀”的光华便这样一簇簇、一蓬蓬、一溜溜，或是群聚，或是单射，做着准确又狠厉的攻拒，包围着展若尘的十多个人，就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擅越雷池！

自然，展若尘也是极为痛苦，极为艰辛的，可是他却只有硬挺着斗下去，这场血战，谁先躺下谁就败了，而对方的失败，未必然是生命的终结，他却不同，一旦他倒下去，他就永远不能再站起，所以，他仅有熬着，耗着，一面竭力思索脱身之计，他何尝不清楚，像这样缠斗下去，便真会应了上官卓才的话——光是干耗也都耗垮了……团团打转，抽冷子出手的人们，又再经过片刻的胶着后，两名大汉突然滚地暴进，一条打节钢鞭，一对虎头钩，猛往展若尘的下盘招呼。

同时，四条人影腾起半空，鹰隼般由上扑落。

刹那间，展若尘心头涌起一股暖暖的欣慰感——到底，还是对方先“熬”不住了！

他仍然没有移动，只是右臂从下朝上，划过一条青森森的虹带，这条虹带由无数次的刀刃所形成，仿佛凝固了永恒，沟通了生至死的过程，于是，六声惨号便变为一团凄怖杂乱的血影，六个人分别摔跌向六个不同的方位。

瞬息前，这六个人是活的，瞬息后，这六个人已成为六具尸体——成长的艰难，与毁灭的简易，那是一种怎样可悲的对比！

更快的一条身影纵掠，寒芒一抹，在展若尘的努力侧翻下擦过他的额角，带起一溜血滴，而他似若不觉，刀尖“嗡”声颤荡，千百光练流曳交织，那掠出的身影在悬空中猛的摇摆，同样洒着热血落地！

踉跄不稳的抢着步子，那人是卢尊强——他背后纵横交错着七条血肉模糊的刀口，人未回身，已嘶哑疯狂的吼叫：

“冲上去扑敌——”

五名“白绫门”的弟子匕首闪动，矫健的跃扑上去，展若尘身形猝翻——鲜血也随着他的动作洒滴——而他身上的血尚未沾染于地，“霜月刀”的芒彩已幻异的透射进五名“白绫门”弟子中的三人胸膛！

斜刺里，一柄大砍刀如此凶猛又毫无征兆的劈下，展若尘噎着气回旋五步，当头一面银旗又已似一股狂风般卷到！

“霜月刀”吞吐十一次，十一道青光汇为一抹，银旗连连扬荡歪斜，展若尘也摇摆着退出了五六尺！

是的，那是企图以残存之力作死击的铁彪与郝大山哥儿俩！

厉啸声宛若鬼泣，卢尊强再度飞扑而来，粗短的“钩连枪”与他的形体成为一条直线，枪前身后，如虹贯日！

喘息着，展若尘并在急剧的呛咳，但他双目不瞬，“霜月刀”斜举向天，他已决定——这一次，不管自己会受到何种程度的伤害，也必然不让卢尊强幸免！

当两个人的距离在须臾间接近的时候，当人们似已预睹及血溅脏溢的辰光，那突兀的变化便宛如人间世上永不可测的异数般发生了——一道弯月形的森蓝弧光，猝而响着尖锐的声音出现，只在那“嗖”声倏入人耳，只在那弧光才映的同时，它又已转旋着飞绕回去。

它只这么一闪，便把两个正待作生死之搏的人隔开——卢尊强怒啸着侧滚丈许，展若尘也被生生逼退几步。

于是，大家的目光急忙望向那抹弧光回归之处，这一着，在场的每个人都顿时僵窒住了，极度的意外加上极度的惊疑，就像他们在大白天里见到了鬼门后开！

是的，真有点像鬼门后开的味道，连展若尘都不禁冷汗涔涔，背脊泛凉，一颗心猛往下沉……路旁的斜坡上，一字排开五个形象鹭猛魁梧的大汉，他们是一式黑巾黑衣，肩后斜插“双刃斧”，腰板罩上别着“角柄短刀”，胸前两排密扣——“长春山”“金家楼”的人。

但是，令人恐惧又惊疑的不只是此情此景，突然来了“金家楼”的人，而是站在那五名彪形大汉前面的一位老妇人；这位妇人约莫五十出头的年纪，浓密却微显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软髻，髻髻的却是一根五寸长的蛇形黑木簪；她的面庞清瘦而白皙，生着一双女人里少见的漆黑剑眉，丹凤眼，略前挺了些的鼻梁，一张两边嘴角微微下垂的嘴唇，且穿着一袭纯白绣缕着金丝边的衣裙，双手空空，安详的交提胸前，形态雍容，气度高华，然而却有一种慑人魂魄的威仪。

是的，大凡在江湖上混过些时的人，极少会不知道她——金婆婆，“金家楼”的主子，黑道上的巨擘，辽北当头的一块天，她的姓名是金申无痕。

那五名模样剽悍的大汉，不消说，必是也乃鼎鼎大名的“飞龙十卫”，

金婆婆金申无痕手下的贴身武士之属！

大家心里都明白，方才那一抹弯月形的蓝色弧光，乃叫做“上弦生”，是金申无痕用来警告她的对象之用，还有一枚叫“下弦死”，则光现血溅，横尸夺命在意念之间，不止霸道，更且狠酷无比！

这边的每一位，全皆暗里犯了嘀咕，又是不安，又是惶悚，黄渭一伙的人，都在惴惴猜疑着金申无痕这女煞星现身于此的用意；而展若尘更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绝，他未曾忘记，就在不久之前，金申无痕的独子“金玉公子”金少强便是死在他手里。

显然，这是“金家楼”报仇的来了，说什么公理，讲什么道义，全是白搭，江湖之中，讲究的只是冤冤相报，血债血偿，譬如黄萱的这段公案，无论他展若尘是如何理直气壮，或是委屈求全，到末了也只落得个洒血豁命——正如那黄渭所言，事实的既成，并非任何曲直是非的道理能够扭转的！

于是，他静静的等待着，在这种力竭气尽，血涸神虚的情景下，“金家楼”的精锐所指，蓄势而至，就算他在体力最佳的巅峰状态，也无获胜把握，何况眼前？他除了认命，剩下的也就只有认命了。

狼唇断魂，与虎吻惠生，在一个毫无周转余地的人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终归是一个死字，死在哪里又有什么两样？展若尘看得很开，他已准备好，这两边，随他们折腾也罢！

这时……

背后衣衫被血浸得透湿的卢尊强，按捺下惊疑不安的心思，朝前走了几步，态度显得有些勉强的，向金申无痕抱拳起意：

“‘黑龙簪’，‘白云里’，这一位想是‘金家楼’的楼主金婆婆了？”

金申无痕面无表情的道：

“我是你所说的那个人，不管你怎么称呼我都行——金婆婆，金夜叉，或是金老寡妇！”

一开口便语气不善！

卢尊强心头起火，但只有强行压制，他干笑着道：

“在下‘驭云博鹰’卢尊强，于此向金楼主见礼——未经楼主允准，在贵宝地擅行寻仇操戈，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尚乞楼主垂谅，且待此间事了，必赴‘长春山’向楼主负荆请罪……”

金申无痕冷冷的道：

“天下人走天下路，这里又不是我金家私产，我管不着这一段！”

那你亮出“上弦生”却是管的哪一般，为的哪一桩？卢尊强心中在惊疑，嘴里却尽量婉转的道：

“楼主包涵，事起仓促，未及向楼主预先投拜求见，在下等实属不当，但却已邀得贵境同源‘三龙会’上官二兄之诺许，并蒙躬亲助拳在此，楼主与上官二兄同为辽北巨镇，想能看在‘三龙会’份上曲予谅解——”

好不容易挣扎站起，上官卓才歪歪斜斜走向前来，向金申无痕哈着腰，陪着笑，一派巴结的神情：

“哦，大嫂子，好久不见了，可有两年多了吧？大嫂子容颜不减，益发显得年轻啦，这一向可好，兄弟我是无事穷忙，东奔西跑的总是安顿不下来，疏于向大嫂子请安，还望大嫂子恕过……”

金申无痕的两道剑眉微微一皱，语气却略见缓和了：

“老远看好像是你，上官老二，我见此入这等狼狈，都不敢招呼，岂知

果然是你？你怎么搞成了这副样子？”

尴尬的打了个哈哈，却又扯动伤口，痛得上官卓才龇牙咧嘴：

“倒叫大嫂子见笑了，今天是阴沟里翻了船，手下孩儿好不容易在‘孙家口’缀上了这个泼皮货，我们又拦在这里堵上了他，费了恁大功夫，不想却几乎收不得场，好在这泼皮已是强弩之末，再饶上片刻，我们就能摆横了他……”

金申无痕看了展若尘一眼，冷然道：

“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上官卓才忙道：

“当然，当然，大嫂子，兄弟我和‘七步追风’黄渭与‘驭云博鹰’卢尊强都有交情，黄老哥也算是我们地头的人，大嫂子掌着这一亩三分地的‘武’字舵，原该由兄弟我先向大嫂子禀告一声再行动，但事情的确来得太急，一时抽不出空来，兄弟我一想，在辽北，兄弟我也是挂招牌混子号的，大小还有个虚名，再说，冲着与老嫂子今昔这段渊源，斗胆权宜作一遭主，大嫂子也不会见怪太甚……”

目光一闪，金申无痕不耐的道：

“上官老二，你们是越说越岔了，我不管这个人 and 你们有什么过节，更不管你们在我的地盘里寻仇生事有没有问过我……”

呆了呆，上官卓才忐忑的问：

“那……大嫂子却是为了什么半截腰里露出了‘上弦生’？”金申无痕的视线又投向展若尘脸上，上官卓才才呵呵笑了，自作聪明的道：

“我明白啦——大嫂子，敢情这姓展的也和你有仇？你要我们留着他由你亲手收拾他？”

展若尘沉默无语——他已打定主意，死活全无所谓，待宰的却是求个硬骨气！

令他意外的是，金申无痕竟然缓缓的摇头：

“你别想歪了，上官老二，我和这人并无仇恨！”上官卓才似是更加意外，他呐呐的道：

“大嫂子，兄弟我不大明白，这话是怎么说……”不似笑的一笑，金申无痕道：

“我只是看不惯罢了，你在辽北混了这多年字号，该也晓得我的脾气，只要我看不惯的事，便必定伸手管上一管！”大吃一惊之下，上官卓才急道：

“你是说……大嫂子，你你……你要插手管这件事？”毫不迟疑的点点头，金申无痕道：

“不错，路不平，有人踩，上官老二，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上官卓才张口结舌的道：

“大嫂子……你，呃，你的意思是……是……”金申无痕爽脆的道：

“这么多人围杀人家一个，又是车轮战，又是群体战，以众凌寡，以多压少，真正把武林的传规，江湖的道义全都糟蹋净尽了，你们不怕丢人，我却觉得无颜，列位堪称赖汉，那一位，才叫好汉，上官老二，我生平最敬的是硬气汉子，最厌的便是似你们这等恬不知耻的赖汉！”脸红脖子粗的，上官卓才又急又气又惊的道：“大嫂子……这，这是什么话？你竟帮着毫无渊源的外地人来对付自家兄弟？”

金申无痕阴沉的道：

“不论是谁人，只问行——得正不正，立得稳不稳？”卢尊强也激动了，他红着眼叫：

“金楼主，你不能如此独断专行，此人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血债如河，正是死有余辜，我们——”金申无痕的一双凤眼棱棱有威，她生硬的道：“你们与此人有过什么仇，结过什么怨，全不关我的事，此刻我也不想探究，我只管我所看到的这一节，而这一节乃是你们不顾武林传规，聚众凌寡，斩尽杀绝，卢朋友，眼见此等不平之事，我若管自装聋作哑，乡愿徇情，这‘金家楼’三个字还能在道上叫得响么？”

咬咬牙，卢尊强愤怒的道：

“明说了吧，金楼主，你想怎么办？”

金申无痕寒凛凛的道：

“很简单，人，我要下了，你们上道吧！”

面孔扭曲了一下，卢尊强的两边“太阳穴”也在迅速的“突”“突”跳动：

“如果我们不肯呢？”

一旁，上官卓才闻言之下，心腔子不由猛然收缩，他口干舌燥的低呼：

“卢兄，卢兄，你千万忍着点，‘冲’不得啊，一旦弄毛了她，咱们可全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不是闹着玩的……”

那边，金申无痕忽然淡淡的笑了——笑容浅浅的一抹，却透溢着恁等强烈的煞气：

“各位若是不肯，只怕我就非得硬要不可，而且，我有信心必然能够如愿，卢朋友，我金寡妇这句话不但在这里摆得出，即使到了鲁西你的地盘内，也一样能够摆得出！”

卢尊强气得身上一阵阵的抖，声音里也似塞进了一把沙：

“金……楼主，你不要这般大包大揽，欺人太甚——”

金申无痕木然道：

“假设你不服气，卢朋友，尽管用你的方法来表示反对，你愿拿得出的，我便收得下来！”

连连拱手，上官卓才苦着脸道：

“大嫂子，你这样做，不是叫兄弟我下不了台么？你是道上朋友们素所尊重的一只鼎，是咱们辽北一带的大霸天，只要交代一句话下来，兄弟们无不膺服遵从，但大嫂子，你可也得多少顾全我们的颜面，我们也是靠着这张脸盘混世的啊……”

金申无痕萧索的道：

“上官老二，你少在那里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拐，我们都是一个地角的同道，以前又曾有过交往，所以我才对你特别客气，如若你愣要站在他们那边，和我‘金家楼’对着干，那也行，将来‘三龙会’的日子就会越过越热闹了！”冷汗慢慢自额头下滴，上官卓才惶恐的道：

“大嫂子言重了，兄弟我哪有这个胆子冒犯大嫂子？只是下情上禀，还望大嫂子看在我们老大曾与金大哥早年那段渊源上惠于成全……”

微微昂首，金申无痕峭锐的道：

“你提那死鬼也没有用，他活着的辰光也一样是凭我作主，哪档事还会由得了他来？”

咽了口唾沫，上官卓才还待做最后努力：

“可是……可是……大嫂子，我却怎生向我的朋友交待？”

金申无痕大声道：

“这是你自己的事——上官老二，你爽快点，把态度表明，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上官卓才脸色立泛灰白，舌头发直：

“我……我……我是左右为难啊……”

冷冷一哼，金申无痕道：

“行了，你靠边站着，这里没你的事！”

透了口气，上官卓才挨到卢尊强身侧，压着嗓门道：“我说，卢兄，眼前的形势你全看得明白，不是我上官老二不尽力，实在是惹不起这老夜叉……我自己豁上一身剐倒无所谓，好歹也是为了朋友，但我却不能不为整个‘三龙会’着想，卢兄，在辽北，我们还抗不过‘金家楼’，一朝撕破脸，后果可就严重了，我，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卢尊强神色悲痛又冷啸，他苍哑的道：

“上官二兄，你的意思是？”

抿抿嘴唇，上官卓才低促的道：

“君子报仇，三年不迟，卢兄，识时务者方为俊杰，这老夜叉既已表明了要管这档子事，她就一定会管，如今我们损兵折将，元气大衰，若她硬要插手，我们实也敌她不过，只是徒增伤亡而已，依我看，现在不妨放手，由她将人带走，迟早，我们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额头上青筋浮动，卢尊强颈间的那颗喉结也在不停的上下移颤，他双目赤红，腔调怆楚：

“真叫人恨死——多少天的追搜，多少天的奔波，费尽心血，历尽艰苦，更不易聚齐帮手，在一场接一场的浴血拼杀下快要达到目的时，却竟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半途上出了这么一桩岔子……我好不甘！”

上官卓才充满同情，却无可奈何的道：

“王八蛋才甘心，卢兄，这件事，我除了被那老夜叉弄得灰头土脸之外，在姓展的手里也一样翻了跟头，说我不恼不恨，我就和白痴没有分别了，但是眼下我们却心余力绌，抗不过姓金的寡妇，何苦愣要硬到死绝了不可？况且，即使叫人家杀横了一地，展若尘这灰孙子仍然逍遥自在，反倒让他白拣了便宜……”

卢尊强痛苦的咬着下唇，呼吸粗浊，握着枪柄的一只右手，五指关节全因过于用力而泛了青白……坡地那边，金申无痕已有了杀机盈目的征兆，她的语音冰凉如霜：

“上官老二，我金寡妇出口的话，你莫非当做东风过马耳？叫你一边站着，你还在磨蹭什么？”

上官卓才赶紧陪着笑道：

“大嫂子，你且先莫急，兄弟我就正在和这几位老友商量，看看该如何遵行大嫂子的吩咐，这就快有话回禀了金申无痕倨傲的道：

“随他们怎么来都行，文武场我全收，上官老二，你设若也想别别苗头，我也包叫你如愿就是！”

摆着手，上官卓才扮的那笑脸比哭丧还难看：“大嫂子这就叫兄弟我难过了，常言说得好，大树底下好遮荫，我们还得靠着大嫂子的掩盖在道上风光风光，又怎敢和大嫂子背着来？且请稍候，兄弟我马上就把大嫂子的交代

办好……”

金申无痕淡漠的道：

“希望你越快越好——我有的时候性子躁急了。”上官卓才忙道：

“是，是，我省得……”

此时，展若尘算是搞清楚金申无痕的突然出现乃是为了什么了，他有一种非常复杂又非常微妙的感受——怔忡、惊异、不安，与庆幸，当然，也有一些儿重获生命的喜悦，一些儿对上苍赐予如此奇迹的恩铭，同时，他免不了迷惘又忧虑，天地之间，冥冥中果真有着那无形的牵引么？有着似是早在虚缈里安排定了的巧合？这种奇妙的扭转，玄异的遭遇，乃是意味着什么指示呢？他曾杀死了金申无痕的儿子，但是，眼前解救他生命的人却是金申无痕，这样的遇合，不止是巧得令人心惶惑与酸楚，更是巧得令人心悸动同悚惶了……

他木立着，任由情势在演变，身上的鲜血滴滴流着，却浑然似未所觉。

另一面，黄萱在噙着声悲咽，泪如泣血，黄渭半靠在女儿肩侧气息微弱的缓缓摇头，向蹲在身边的卢尊强低哑的说话：

“……时也……命也……这是上天注定……今朝不能替萱儿报仇……萱儿……俱复仇路子却是尚未走尽……展若尘的气数大概也不到告终的辰光……尊强……罢了……眼下我们……我们就认了吧……”

卢尊强凄怆又悲愤的道：

“大哥，我好恨，好不甘……”

闭上眼，黄渭艰涩的道：

“时势不利……枝节横生……‘金家楼’所形成的迫力……非我们目前之能可做抗衡……与其全军尽没……不如另图再起……”

“黑煞神”铁彪也低哑的接上来道：

“黄老哥说得对，与其全军尽没，不如另图再起！”黯然颌首，卢尊强沙哑的道：

“好吧，我们撤……”

步履蹒跚的走近几步，上官卓才着急的抑制住声调问：“卢兄，怎么样？谈好了吧？那边业已等毛啦，我们这阵子可别惹翻了她，否则她一横心，能叫我们一个活口都不留！”

卢尊强沉痛的道：

“上官二兄，我们便依她的……”

顿时如释重负，上官卓才长长吁了口气，低声道：“别气馁，卢兄，咱们先且忍着，百忍能成金，往后时光还长远，我就不信好风水不朝咱们这边转，让这老婆子得意一阵，早晚，我们刨她的根！”

说着，他转身回来，提高了嗓门：

“大嫂子，是你出头拿了言语，‘金家楼’的威名够，金婆婆的声望足，兄弟我还有什么说的？我这几位老友也全看在你的面上，同意交人撤兵……”

金申无痕冷森的道：

“却耽搁了我好多辰光……”

上官卓才干笑道：

“这原不是着急的事哪，大嫂子，兄弟我总得疏导疏导唇角一撇，金申无痕轻蔑的道：

“哪一个叫你多事？上官老二，你以为不经过你‘疏导’，我便收拾不下这个烂摊子？”心里直在操金家的十八代祖宗，上官卓才表面却忙堆着笑道：

“兄弟我哪敢这么想？大嫂子气吞河岳，功高震天，岂有他人可为越俎代庖之事？只是兄弟我不愿劳动大嫂子玉驾，大嫂子传传话，申申令，水到渠成的现成光彩，兄弟我沾大嫂子的威望如命而行罢了……”

金申无痕没有表情的道：

“够了，上官老二，你们请吧！”

上官卓才道：

“是，大嫂子，哪天大嫂子有空，兄弟我再专程前来拜谒请罪……”

金申无痕哼了哼，没有回话。

于是，黄渭这边的人，匆匆将残局收拾，扶伤携死，就这么凄凄凉凉，狼狈颓唐的离去，行动开始至终，他们没有一个人再看金申无痕及展若尘一眼，但是，金申无痕知道，展若尘也明白，这恨，这怨，他们全都铺刻在心版上了。

当黄渭等人全都离开以后，金申无痕缓步自斜坡走下，她身后“飞龙十卫”中的那五位，亦步亦趋，跟着一起来到。

打量着展若尘，金申无痕平静的道：

“你是‘屠手’展若尘？”

点点头，展若尘低哑的道：

“我是，想不到楼主会认得我……”笑笑，金申无痕道：

“我从未见过你本人，但我听说过你的‘霜月刀’，使用‘霜月刀’的人姓展，除了是你，天下还会有第二个吗？”

七、愧承恩义

展若尘心中像是梗塞着什么，使他有种恹般不自在的感觉，此时，他嘴上强挤出一抹笑容，低哑的道：“楼主威名，日之中天，虽未有幸拜识，却仰之已久，今得谒及，楼主果然不愧女中英豪，一方霸才，气魄胆识，真个羡煞多少昂藏须眉……”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

“别尽给我戴高帽子，展若尘，你似乎不是个惯于阿谀奉承的人吧？”

展若尘坦然道：

“我不是，但我不能不表达一下，我对楼主方才那种果断作为的钦佩。”

打量着展若尘，金申无痕道：

“你伤得不轻，看样子，他们是存心要你性命来的？”苦笑着，展若尘道：

“楼主自是明白。”

金申无痕道：

“是很深的仇恨吗？”

展若尘道：“他们认为不共戴天。”

金申无痕道：

“你还另有说法？”

展若尘的双瞳有些凄茫，他道：

“那是一种无奈，楼主，我不认为其咎在我。”微微一笑，金申无痕道：

“每一个与对方结怨的人都会这么说，江湖上的纷争，尤其难得判个是非曲直，梁子结下了，便总有各执一词的两方，分别只在于赢字与输字，主动同被动而已，怨隙的内涵，往往变成次要的……”

展若尘听着金寡妇的话，同时，他感觉到，这位女中雄主，见解精辟，言论透彻，是个世故又老练的厉害人物金申无痕又道：

“在两道上了半辈子的人，邪魔鬼祟的事看多了，也看厌了，越是经得长久，便越是看不惯，我憎恶那些不讲道义的行径，纵然我明知该睁只眼闭只眼，明知要管也管不完，但除非不被我遇上，否则，我就是难以抛手，至于要管的事其中是个什么原因，我倒懒得去探究，我只问我所看到的事实……”

点点头，展若尘道：

“我却要告诉楼主，你并没有管错！”

金申无痕笑道：

“是么？这样就更完美了。”身子摇晃了一下，展若尘痛苦的道：

“楼主，且容展某告辞……”

金申无痕安详的道：

“你伤得很重，能撑下去吗？”

展若尘一心只想尽快避开这位“金夜叉”，他强挺着道：“我想没有问题……”

望了一眼展若尘脚下那一滩殷红的鲜血，金申无痕道：“展若尘，你不止有一身好功夫，更有一股不屈的傲气，很好，我生平最欣赏的就是你这种人，但似你这样的人也大多有同一个缺点——逞强好胜，不顾后果，看看你

自己，你能走得有多远？”

展若尘敌了舐微裂的嘴唇，哑声道：

“楼主的好意我心领，但我却不能继续麻烦楼主。”金申无痕道：

“所谓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展若尘，这件事我既管了，便没有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的道理，我从鬼门关截下你来，怎能再由你爬回去？这岂不是失去我抱此不平的原意了？”

展若尘艰辛的道：

“但是，楼主……”

打断了他的话，金申无痕道：

“人人都有困窘的时候，受人的惠并不是一种耻辱，更不是一种负担，你放宽心，展若尘，我帮助你，只是我不能任由某些人倒行逆施，违背传规，对抗公义，更明确的说，是我要扫除阻碍我心意的事物，你并不欠我什么。”苍白失血的面庞上浮漾着那等的酸涩及窘忧，展若尘呐呐的道：

“我看，我还是不要为楼主添累赘的好……”金申无痕笑了：

“如果这样的事对我而言也叫‘累赘’，‘金家楼’的大小琐碎麻烦早就压垮我了，展若尘，我这老婆子还比你想像中的要坚强多了！”

展若尘倦乏的道：

“楼主是要带我走了？”

金申无痕爽朗的道：

“‘长春山’离此只有一百六十里路，快马趲赶，到半夜也就抵达了，展若尘，我叫他们先替你上药敷伤，然后，你到‘金家楼’去好好调养些日子，等你伤势痊愈了，天空任鸟飞，海阔由鱼跃，随你到哪儿去！”

暗里叫着苦，展若尘犹豫的道：

“这未免太过打扰楼主，我着实承担不起……”金申无痕的一双凤眼倏然凛寒，她不悦的道：“展若尘，你在江湖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闻说你本领强，志节高，傲骨铁胆，敢作敢为，这样的人，原该豪迈豁达，不拘小节才是，怎的却如此婆婆妈妈，舔经迂气？你要搞清楚，我是爱才怜才，不忍你濒绝荒野，暴尸黄沙，一心救你的命，并非我向你要求什么，你可别不识好歹！”展若尘心里叹息——

这也是上天注定的因数吧？他吃力的道：

“楼主既是这般爱护，我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嗯”了一声，金申无痕颜色稍霁：

“这才像话，你还活得不够长，难道就腻味这人世间了？年纪轻轻的，居然自己愣要枯死，岂不是愚蠢？”展若尘提着一口气道：

“楼主慈悲，永志不忘……”

摆摆手，金申无痕道：

“你受抬举，知好歹就行了。”

说着，她头也不回的又道：

“古自昂，传我的‘金凤软舆’来。”

后面站成一排的“飞龙十卫”五人中，那为首的一个环目大汉躬身回应，立时飞身奔掠向山坡疏林之内。展若尘的身体这时已开始颤抖，不但脸色惨白如蜡，连嘴唇也泛了青，他的眼眶益见深陷，四周透着一圈灰黑，面颊的肌肉，不停痉挛……

金申无痕叹喟的道：

“看你犹要逞能，这还像个活人样吗？严祥、易永宽，过来搀扶着展若尘。”

两位“飞龙十卫”的好手，当时抢向前来，左右扶住了展若尘，这一扶，两人手上全沾了满掌的血迹。展若尘低微的道：

“二位兄台，多谢了。”

金申无痕不由笑了起来：

“展若尘，我救了你的命，你还没吐半个谢字，这两个小子扶你一把，你倒客气得很！”

努力呼吸着，展若尘道：

“楼主，大德不言谢！”

怔了怔，金申无痕颌首道：

“好，好一个大德不言谢！”

山坡的林丛里，此时已有一队行列快速走出，前面是牵着马匹的十名黑衣大汉，后面也跟着十名抬着轿子的黑衣大汉，中间，竟是一顶宽大华丽的软舆。软舆的顶部，呈现着四角飞钩的形式，舆顶镶嵌着一只精雕的凤凰，宽宽的缨络垂悬在盖顶四周，而那是一色的金光闪闪，无论舆顶、轿衣、缨络，皆是由金丝编织，那只镶嵌在上的凤凰，似也是纯金雕成，甚至前后的六根杠杆，也发着金黄，由十八名身形特别粗犷的壮汉抬扶着，远远的，便是一片耀目的灿光！

这样的架势，说得上是扈从威武，仪仗煊赫了，和金申无痕的身份相衬，更烘托出她那一方独霸的不凡气概金申无痕道：

“展若尘，你就坐我的轿子回去，这抬轿的十八个人，乃是我千挑万选拣出来的，他们都有一样特异的本领——气力悠长，劲道持久，腿脚稳健而快速，疾行起来似若奔马，连走上两三个时辰不用休歇，你坐上去就会知道，这是一种十分舒适的代步工具。”

展若尘哑声道：

“竟得楼主如此殊宠，但……楼主却何以代步？”

忽然叹了口气，金申无痕道：

“我还不能就此回去，待会我换乘马匹，犹得往前找寻一程，我那不肖子出来游荡业已三四天了，尚未见返家，我放心不下，特地带着几拨人马分头相寻，这小畜牲，越来越野，叫我伤透脑筋……”

全身起了一阵冷颤，展若尘只觉心腔在猛烈收缩，背脊泛凉，喉头干苦如焚，他眼蒙蒙的，模糊中，似又映现出金少强那张濒死前的蜡黄面孔，那不甘休的、怨毒的神情，而现在，他的寡母却正如天下任何一位慈母相同，这般忧心忡忡的牵挂着她的儿子，实际上她却永远失去她的儿子了——

杀死她儿子的人就在面前，可悲的是生命与生命的衡量并非对等，其间不是交换，而是仇同恩的错杂累叠，冥冥中的天意啊……

金申无痕又在往下说：

“……你且先到我那里安心住着，好好养伤，一切都会有人料理照拂，不必你费神，我交待十卫中的简叔宝和冯正渊一路护送你回‘金家楼’，简叔宝懂点医理，他会先给你止血包扎……”

喉咙哽塞着，展若尘痛苦的点着头，他不能再说出一句话。

金申无痕吁了口气，感喟的道：

“少强这孩子……看我这次拉他回去不关上他三个月，煞煞他的野性才

怪，我这把年岁了，还为了他四处奔波，真是个小没天良……”

展若尘逐渐晕沉了，他愿意晕沉，他并不后悔杀了金少强。愧对的却是一颗慈母的爱心。

于是，他觉得被人抬到一处温暖柔软的地方，他又感到在移动，一种有韵律的，平稳的起伏，有人似在他身上敷抹着什么，然后，他坠向黑暗，深沉却浮现着各种古怪影像的黑暗……

那灵秀的，挺媚的“长春山”，一片翠绿蓊郁的松柏掩映下，是一片辽阔的亭台楼阁，飞檐重角，画栋雕梁，金碧辉煌中有着古拙的雅致，清幽淡远里蕴含着豪奢的气势，这样一处屋宇贯衡，华夏连云的所在，只有一个名称来代表：“金家楼”。

展若尘住在“金家楼”范畴内的“如意轩”里。

“如意轩”是一幢小巧的精舍，靠着山脚下，在一条细细的银瀑之侧，非常舒适恬怡的一幢小房子。

他已来了三天。

金申无痕说得没有错，自他来到这里，便一点也不用操心，医伤吃药，生活起居，甚至连衣衫的洗换，被褥的整理都有专人服侍，而且皆是第一流的人选——

无论是丫鬟或者司役。

他生活在如此恭谦的，尊仰的，诚挚又温暖的气氛里，享受着丰厚的可比帝王的招待，但他却并不快乐，更不眷恋，时时刻刻，他却想尽早离开，如果可能，在金申无痕回来之前离开。

于是，他发觉金申无痕在这里的权威乃是至高无上的，这位“金婆婆”的话似若圣旨，他被“金家楼”的人恳切又细心的照顾着，也被“金家楼”的人绾系着，这种绾系乃是一种善意——

金申无痕曾经交待要等他的伤势痊愈之后才能离去，因此，“金家楼”的人就近乎监守似的日夜看护着他，使他难活动，当然，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刀伤牵扯，实在也无法随心所欲。

三天来，他的伤势已有了显著的起色，虽尚不能下地溜达，却已在床上坐得起来，日夜轮派陪侍他的，是伴他回来的，“飞龙十卫”中的两卫，简叔宝与冯正渊，以及“金家楼”“月”字级的一位三把头“蹦猴”玄小香。

“金家楼”之所以能够在江湖上拿大鼎，在黑道里称柱名，于辽北顶起半片天，的确并非幸得，它的势力庞大，组织亦相当严密，上下之分，尊卑之间，真是一丝不苟，规矩沿传，便乃形成了“金家楼”。以金申无痕为主脑，她也是最高掌权者，她之下，除了横的亲族外，纵的任统乃是二、三、四、五四位当家，一位大司律，而“金家楼”的好手们通称为“把头”；“把头”分为“雷”“电”“月”“星”四级，每级有六名列属，每级“把头”的为首者，便叫做“大把头”，按照顺序排下，层层节制，权责分明，由这些人率领着千余名属下，便形成了一股雄大的力量，金家的亲族，则是这股力量包围中的核心了。

在日常，“金家楼”并不是所有的人手全聚集在此，相反的，他们大多各有职司，分布于外。“金家楼”在辽北一带，掌握着许多大买卖，正道的、邪门的都有，他们拥有气派的酒楼、豪华的客栈、宏伟的绸缎庄、广阔的油坊，甚至好几家票号，他们也拥有奢侈的赌场，再加上八条大道上垄断生意的独家驴马行，“金家楼”的财力丰厚，和它的武力一样，都是令人注目的；

也因此，他们不干道上一般的抢、骗、胁、窃的勾当，他们虽亦是绿林之属，招牌却十分硬朗。

平时，“金家楼”里除了金申无痕与她的亲族是经常坐镇之外，其他四位当家，只有三当家是留在这里，二、四、五三位当家常驻于外地。“雷”“电”“月”“星”各级的“把头”，也只各二人留守，仅有大司阵和“飞龙十卫”是不动的，他们直接承受金申无痕的调遣及指挥，也是“金家楼”本身立时可以集聚的一股人马。

三天来，展若尘和这三个陪侍他的“金家楼”好手相处甚洽，谈话中，知道了不少他以前所不太明白的“金家楼”内部情形，然而，也由此更加使他惊异于金申无痕的魄力与统御之术，敬慑于这位女霸王的英明果敢——

以一个老年妇女，竟把这干剽悍桀骜又各具本领的武林人物治理得如此驯服忠耿，俯首听命，岂是一桩易事，更莫论犹要掌握这偌大的一片基业了！

这是午后，清静而略带凉意，展若尘则自一场短暂却酣畅的午睡中醒来，他才从床上坐起身子，那位有“蹦猴”之称的“月”字级三把头玄小香已连跳加跃的窜了进来，搔颈挠头冲着他龇牙咧嘴，十足一付猴相：“展爷，你睡醒啦？你这一觉睡得安逸，我却连来探视好几次了……”

展若尘轻轻打了个哈欠，笑道：

“有事？”

玄小香挤挤眼，道：

“我们三当家的交待，要亲来探访，吩咐在你醒过来时，马上就去向他禀报，我先知会你一声，这就去请驾啦。”展若尘忙道：

“这怎么敢当？玄兄，理该我先去拜访三当家的才是……”

嘻嘻一笑，玄小香道：

“你就不用客气了，我说展爷，要不是你这几天身子不便，极须静养，我们三当家早就会过来探访啦……”微微有些不安的苦笑着，展若尘道：

“玄兄，老实说，我只是一个蒙恩于尊上，承楼主关爱送来此处疗伤的窝囊客人，各位如此善待于我，已令我颇觉惭愧，又哪能劳动三当家大驾，移玉相探？玄兄，还请你回报一声，就说我敬谢了……”

玄小香摇头道：“展爷，不知你是真谦呢，抑是搞不清楚自家的份量？你可是道上的大人物哪，‘屠手’之名，叱咤五岳，威凌四海，提起来若雷贯耳，能震得人心一跳；再说你在这里，乃是我们老夫人的贵宾，‘金家楼’上下，哪个胆敢对你不尊不敬？莫说三当家的应该前来探问，就算二当家的在，也一样得先过来问候，老夫人的宾客哪，谁也怠慢不得……”

展若尘道：

“这样一样，就益发使我汗颜了……”

玄小香笑吟吟的道：

“‘金家楼’的人，别说是我们听差跑腿的角儿了，就连后院‘九冒阁’金家本族的各位爹娘姑少，也对老夫人的贵宾尊敬有加，半点不曾失仪……”

展若尘道：

“金家本族，还有不少人呢？”

玄小香扳着指头道：

“也不多，老夫人娘家的一位哥哥、两位妹妹都住在这里，还有老爷子的一位嫡亲三叔，妹妹同姑爷，两口子及一位外甥，再加上我们少楼主，嗯，老夫人的义女也得算上，她用不了多久就变成少夫人啦……”

心弦紧了紧，展若尘表面上却极其平静：

“楼主的义女？”

龇牙一笑，玄小香压着嗓门道：

“不错，我们老夫人的义女，施嘉嘉施姑娘，老夫人疼她可疼得很哪，心头上的一块肉哩，少楼主对她也爱慕至深，百依百顺，亦只有她才能制得住少楼主那些毛病，老夫人早就盘算着日子啦，巴不能尽快把他两位绾连同心，结成一体呐……”

金申无痕这个愿望，这辈子是不可能达到了，而令她愿望破灭的人，竟就是她从鬼门关上救回一命的人——展若尘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轮回，一个可怕的讽刺，他很难过，也很苦恼，叹了口气，他道：

“是么？”

玄小香道：

“一点不假，我们老夫人最盼望的就是这桩天大喜事，她常说，只要少楼主一旦成家，她这一辈子心愿就算了结，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少楼主天不怕地不怕，甚至连老夫人的话他也敢不听，却就是忌惮施姑娘，任什么事，施姑娘一句话，少楼主便乖乖俯首顺从，丝毫不敢拂逆，老夫人讲过得好好找个人管着少楼主，收收他的野性……”展若尘低声道：

“少楼主和这位施姑娘，感情很好么？”

略略犹豫了一下，玄小香才嘿嘿笑道：

“似乎不错，但是，好像少楼主比施姑娘来得劲道灵活些……”

明白了些什么，展若尘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恬淡语气道：

“男女间的关系发展，十分微妙，表面上往往令局外人体察不出其中的真正内涵来，确切的感受，只有直接承受的双方才能体会……”

玄小香笑道：

“不管怎么说，施姑娘嫁定了少楼主乃是不会有错的……”

嫁定了么？展若尘又在心中叹气——

幽明异途，阴阳两隔，这是一个业已褪了色的斑驳过去，浅黯得泛着衰郁的紫红，对金婆婆，对整个“金家楼”的人来说，幻灭得实在残酷，但是，他已不能补偿什么……

玄小香突然跳了起来，大惊小怪的道：

“展爷，只顾闲聊去啦，还没向三当家的回禀哩，我得赶紧去知会一声，三当家是出名的急躁性子，恼火了他，这顿生活我可受不了……”

展若尘平静的道：

“那么，你就去回报三当家，说我展若尘创伤在身，不先前往拜谒，多承三当家关注，已是感怀不尽，劳驾来探，却万万担当不起，能否则否，我心领神受了……”一步三踢的跳向门外，玄小香的身影出去，老远，语音还在空气中飘漾：

“别客气喽，展爷，你稍待，我们三当家的就来……”微微摇头，展若尘靠在枕上，十分落寞，又十分怔忡的沉思着——

“金家楼”的上上下下，对他是如此友善，如此诚挚，给予他少有的关怀与温暖，他们都很恳切同直率，毫不保留的把他当成最亲密的对象来接待，在融洽中却又不失对他的尊敬和礼遇，能够和“金家楼”的这些人结交该有多好，现实上的利害倒在其次，只是这股子熟络劲儿，就足以令人向往了；然而，他却总觉得无形中像是横隔着一道什么在他心里，有一点尖锐的什么

在刺戳着他的魂魄，他难以尽情的接受这份善意，他每每觉得不安与欠疚，每觉隐隐的痛楚在他体内扯绞……

当然，他知道，这完全是为了金少强的缘故，金少强该杀，但是，他没想到，杀了一个该杀的金少强，却等于破碎了多少人的希望，抹煞了多少人的欢笑，更给多少人带来了漫天的愁云惨雾……

这些受到牵连的人，却大多对他这么好，尤其是金申无痕，续命重生的恩德，更是他精神上一个难以言喻的负荷，她给予他最珍贵的未来，但他却夺去了她未来的希望——

寡妇死了独子，往后，还有什么指望？展若尘咬着下唇，双眸神色迷茫而悲哀，自瞳孔的晶幕向外看，原是一片灿丽的午后阳光，竟也变得恹般晦暗阴郁了……

他已不敢确定，自己对金少强所做了，到底做对了没有？于是，有轻沉的脚步声自门外。

玄小香又蹦了进来，拉开嗓门道：

“展爷，我们三当家来探望你啦。”

开门人影一晃，出现的是位四旬左右，模样清癯严肃的中年人，这中年人一袭黑袍，身形瘦削，最扎眼的是他额门正中一块赤红的斑痕，斑痕呈现着参差的略方形，形若一枚火印！

这人一进门，已低叱道：“不要大呼小叫，惊忧了展兄！”

床上，展若尘定下心神，朝着对方抱拳道：“尊驾想是‘金家楼’的三当家‘火印星君’潘得寿了？”

那人举止沉稳的还礼道：“我正是潘得寿，拜望来迟，尚请展兄恕过。”

展若尘道：“三当家高抬于我了，展某无才无能，只是一个蒙恩受惠，几死还生的落难之人，幸得楼主及各位关爱照拂，赐我以栖身疗伤之地，业已感念不尽，何敢再劳大驾来探？三当家如此多礼，倒令展某好生不安……”

“火印星君”潘得寿淡淡的一笑道：“展兄名扬天下，威慑两道，我是仰慕已久，正苦无缘结识，幸利用此良机，怎能不来谒晤？更休论展兄此来，乃是敝上的贵客了……”

玄小香搬了一张椅子到床前，哈着腰道：“三当家，你老请坐。”

潘得寿坐下，端详着展若尘，道：“这几天来，展兄觉得身子还妥贴么？”

展若尘道：“多谢三当家照应，已经好多了。”

点点头，潘得寿道：“展兄初来那天，我曾亲迎至此，唯展兄那时失血过多，虚脱太甚，正在晕迷之中，大概并不知晓，展兄的气色，确要比三天前好些了……”

连忙再度抱拳，展若尘道：“原来竟是三当家接我入庄的，若非三当家提起，我可真是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晕迷如死，只差一口气了，三当家，迷蒙中未曾见礼致谢，盼望三当家包涵……”

潘得寿笑笑，道：

“好说，展兄不必客气，在这里一切都很方便，展兄要什么尽管开口，我差他们办来就是，展兄眼下任什么事皆无须操心，以养好伤势最为重要。”

展若尘感激的道：

“有劳三当家，自当谨记。”

潘得寿安详的道：

“楼主大概这一两天就会回来，但愿展兄创伤痊愈神速，早日康复，也

好叫楼主宽怀。”

展若尘笑道：

“托各位洪福，我想很快就会好的……”

站起身来，这位，“金家楼”坐第三把交椅的大人物一拱手道：

“展兄伤重宜多静养，我就不再打扰了！”

说着，他回首又道：

“小香，好生侍候！”

一躬身，玄小香尊敬的道：

“三当家放心，错不了。”

在展若尘的再三道谢中，潘得寿转身离去，玄小香送出门外，垂手哈腰，半晌，他走回来，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水：“乖乖，我们这位三当家乃是最难招惹的了，只要他在的场合，我会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展若尘笑道：

“他倒是蛮干脆的。”

玄小香一屁股坐在方才他端给潘得寿坐的那张椅子上，吁了口气：

“可不是，他办什么事都一样爽快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我们楼主对他可赏识得很哩……”

展若尘若有所思的道：

“楼主大约也快回来了……”

玄小香道：

“方才三当家不是说过，就这两天……”

无声的低喟，展若尘道：

“我亏欠她的太多……”

玄小香自是听不出展若尘的“弦外之音”，他笑道：“这没有什么，我楼主为人行事一向讲究道义，钦佩节烈之士，尤其她看得顺眼顺心的人，就更加百般关照提携，爱护得紧，展爷以前与我们楼主虽然无渊源，但看她对你的这等顾惜法，显是器重十分……”

心胸间更觉沉重了，展若尘酸涩的道：

“玄兄，承受太多，有时也是一种痛苦……”怔了怔，玄小香不解的道：

“这有什么不好呢？展爷，你可要知道，能得我们楼主看重的人，乃是少之又少，极有份量的角色，她老人家都不屑一顾，不提别人，就拿我们‘雷’‘电’‘月’‘星’四级的几位‘大把头’来说吧，莫以为他们已是这等身份，我们楼主照样经常不给好脸色看，她对你如此爱惜，简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哪……”

展若尘苦笑道：

“我是受之有愧。”

玄小香道：

“不然，以我看，定是有楼主特别赏识的地方，若是一个窝囊废，我们楼主才不会有这份闲心包揽此等与她无关的麻烦事……”

稍稍往下移动着身子，展若尘有些疲倦的道：“说真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我想，只是我运气好，命不该绝，才恰遇上楼主路过施援……”

玄小香老老实实的道：

“这是你自谦了，展爷，不说别的，光凭你的‘万儿’就是天大的招牌，

单是‘屠手’两个字，已值得我们楼主另眼相看了，何况你所具有的还不止这些！”闭上眼，展若尘不由感到一阵冷颤通过全身，是的，他所具有的不止是他的名声，他血淋淋的过去，他更背负着那沉重的债——

对那个救了他，更“另眼相看”的金申无痕而言！

八、漫天愁惨

又过了两天。

“金家楼”的楼主金申无痕回来了。

她是领着大队人马回来的，但是，随她一起带回“金家楼”的却不是欢笑，不是快乐，竟是那一片浓重的悲哀，至极的苍凉，那种令人心悸的阴沉。

宛若迷蒙的黑雾笼罩着“金家楼”，恹般的窒，不仅映得人脸冷灰，也覆盖在人的心上，任什么事物，任什么情景，看上去也都那样凄冷愁惨了……

金申无痕已经找到他的独生子金少强，当然，不是活的。

金少强的尸体也被带回“金家楼”，用一块黑绸包裹着，摆在一辆马车上。

没有人长哭，没有人嚣叫，但悲伤与愤怒却埋在人们心中，无声的泪滴和着无声的饮泣，最是摧肝断肠。很快的，金少强便被入土安葬，坟墓就在可以俯瞰“金家楼”的“长春山”上，其间，没有举行仪式，没有丝毫与众不同的铺张，只是和任何一个已死的人一样，永恒的消失在那一块坟土之中……。

送葬的行列很简单，只有金家的族人，连“金家楼”中最有地位的外姓首要们，都未曾获邀参加，以外的宾客，就更不见一个了……

这样的结果，原在展若尘预料之中，这样的愁惨，也不出他的意料，然而，早先的肯定是一回事，亲身的感受又是一回事。

悲哀的气氛包围着他，阴冷的黑暗浸泡着他，最难承受的，是心中那种刀割般的惭疚，锥刺般的痛苦，他这一生，极少体验到这样的折磨——

一种自我的煎熬、管羁，一种深刻的惶惶、不安……

他想走，但是，他又不能走，他的伤势尚未痊愈，照顾他的人监守良殷，不过，这不是最大的理由，主要的，是他生恐这一走，会引起金申无痕的怀疑，他并不在乎被金申无痕得悉真相，他怕的是会伤害到这位恩人的心，怕的是对这种救命续生的行为的讽刺，他已做得够了，他不能再使活着的人诅咒命运，使活着的人怀疑因果的相当……

他很苦恼，很沮丧，也很傍惶，多少年来，他从未如此忧闷无主过，他不知道自己往后该怎么做，怎么来顺应魂梦中的颤悸……

是一个落雨的天气。

的细雨，有若无尽的哀愁，灰黑的阴霾沉重的层叠着堆在天空，光度昏暗幽凄，人的心里也晦湿得紧，宛如这天气……

算来，展若尘来到“金家楼”，这已是第十天了，而金申无痕，也已回来了五天了。

展若尘在金申无痕回来迄今，一直未曾和她见面过，当然，展若尘也不愿与金申无痕见面，他怕见她，怕见那种深深的哀伤，强制的悲恨，更怕见那种失子的孤独与绝望……

这五天里，看顾他的人已经调换，换成“星”字级的“四把头”“回手刀”鲍伯彦，“五把头”“双锤滚雷”东门武，这是两个性情冷癖，沉默寡言的人。

展若尘自这两人口中，只打听到极为简略的一点消息有关金少强落葬及“金家楼”上下如何顺应的情形，鲍伯彦和东门武原本就不爱多话，在这种

沉闷的心境里，就更少开口了。

窗外，是潇潇的雨。

倚在榻上，展若尘望着窗上雨飘的竹子发呆。忽然，门外人影一闪，竟是睽违多日的“蹦猴”玄小香跳进屋来。

一见玄小香，展若尘顿时有着故旧重逢的欣喜感觉，他连忙自床上坐起身子，显得有些兴奋的喊着：“玄兄！”

拱拱手，玄小香凑到床前，端详着展若尘，一边连连点头。

“魏老头的那几手还真不赖，展爷，你可是越发神清气爽了，怎么样，这几天过得尚好吧？身上的伤处约莫也利落些了？”

展若尘笑道：

“托福，我这身伤，业已十成好了啦，再过几天，我就下地溜达，不出半月，便可康复如常。”

玄小香道：

“谢天谢地，但愿展爷早日痊愈，我们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拉起枕头来垫在背后，展若尘问道：

“这几天，玄兄，你到哪里去了？老实说，不见你还怪思念的……”

玄小香有些宠幸的感受，他忙道：

“我也不愿轻离这个侍候展爷的差事，无奈临时出了天大的纰漏，三当家口谕调遣，不遵不行，这几日无暇来向展爷请安，还请恕过！”

展若尘低声道：

“你是说——少楼主的事？”

叹了口气，玄小香道：

“可不是，真个做梦也没有想到，少楼主竟会遭人暗算，横死荒郊……”

展若尘沉沉的道：

“我也听他们约略说起，实在太不幸了……”拖了把椅子坐下，玄小香沙哑的道：

“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暗算少楼主的人是谁！我们老夫人在寻及少楼主的时候，他业已死了好几天，尸身都有了虫啮兽吻的痕迹，且已开始腐烂，跟随少楼主一起出去的几个人，也没有一个活着，全死了个精光！”展若尘喃喃的道：

“是么？”

玄小香接着道：

“展爷，我们少楼主的功力甚强，已得老夫人几分真传，等闲一般武林角色，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是以杀害少楼主的人，必然本领精绝，不是寻常之辈，而这个人的心狠手辣，也是与他的本领等量齐观的！”

展若尘苦涩的道：

“只怕楼主受此打击，难以撑持？”

摇摇头，玄小香道：

“从找到少楼主的尸首开始，一直到回来，落葬，老夫人是半滴眼泪也没掉，她变得冷漠、阴寒，也变得更为孤单，经常一个人独坐着茫然的不知在想什么，有时关上房门，老半天不出来，偶而一见，也总是面无表情，那张脸僵硬得像是用木头雕刻的……”

展若尘苍哑的道：

“楼主是悲伤过度，才会有这种情形，一个万念俱灰，心寂如死的人，

往往都以孤独来接续过往，用沉思来规避现实，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一个仅存的自我……”玄小香道：

“展爷，你后面的话说得对，前面几句就猜岔了，我们老夫人的独子死了，哀痛当然是免不了的，但却不似你讲的那样‘万念俱灰’‘心寂如死’。这几天来，老夫人仍然照常处理事务，发号施令，而且条理分明，果断干脆一如往昔，就在今天大早，她老人家还有回二当家的话，交代即时筹设在‘大辽山’的伐木场呢，你想想，一个对人生感到乏味的人，还会有这大的兴致么？”

展若尘有些惊异的道：

“真想不到，……楼主的定力竟然如此坚强，蕴于中而不形于外，这种修为及抑制的功夫，可谓到家了……”玄小香压着嗓门道：

“展爷，你最近可看出我们乃是外弛内张的情形？”怔了怔，展若尘不解的道：

“外弛内张？”

双手紧握着，玄小香道：

“不错——为的是查出杀害少楼主的真凶来，‘金家楼’的整个力量都用上了，所有人手完全动员，侦骑四出，明查暗访，由各个不同的路线及迥异的层次分散聚合，细细探询，不论是悬赏、追迫、压制、求告等种种方法连贯用上，务求把那个杀胚给逼出来！”

展若尘内心叹喟——

你们耗费恁般力气所要找寻的那个“杀胚”，不在天涯海角，未曾隐姓埋名，他就在你们的面前啊……玄小香又道：

“暗地里，我们皆已用上全力，表面却尽量不动声色，展爷，你不是说这几天没见着我么？我才刚刚打外头回来，这数日，就兜了一个大圈子，跑了上千多里路啦……”展若尘问：

“可已有了什么可循的线索？”

吁了口气，玄小香的脸色阴暗下来：

“唉，说来泄气，却是半点端倪不曾寻着，少楼主横尸的现场，另有两具无主的尸体，但那两具尸体上除了几块碎银，数枚制银，另加汗巾一条，旱烟一管之外，什么可资证实身份来历的东西都没有，而尸身皆已被野狼野狗什么的啃咬过，又加上本身的腐烂，看上去紫黑发乌的两团，连个形貌俊丑都不能分辨了……”

展若尘道：

“其他的人也毫无收获么？”

玄小香一摊手：

“有什么收获？个个都苦着一张人脸回来，尚有几拨弟兄未曾归报，不过，看情形也是希望不大……”目光微显凄迷，展若尘的话声也似自雾中传来：“是的，也是希望不大……”

玄小香恨恨的道：

“那下手杀害少楼主的凶徒，乃是个祖传的屠夫，顶尖的行家，一丝半点的痕迹都没留下，干净利落，毫无破绽可寻，娘的，简直就是个天才！”

展若尘笑道：

“他跑得快罢了……”

玄小香道：“这也是实话，他若有种，胆敢挺身而出，我包他铜铁浇铸

的罗汉也能被老夫人融了！”

展若尘道：

“但是，他会挺身而出么？”

叹息一声，玄小香无奈的道：

“说得是嘛，天下岂有这类的白痴？”

展若尘已感到自己的呼吸在不觉中急促起来，他努力调匀着，一边尽量使全身的肌肉放松……

玄小香望着他忽然问道：

“展爷，你可是哪里不适？”

警惕的一笑，展若尘道：

“没有呀，我觉得还好……”

玄小香关怀的道：

“你的脑门上有汗渍，脸色也透着青灰，是不是哪处伤口又犯了？抑或说话耗精神觉得乏啦？”

展若尘忙道：

“不，我没有事，我愿意和你聊聊，玄兄，你不知道，这几天来，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四周的气氛又这么个沉闷法，真能把人憋疯了……”

嘿嘿笑了，玄小香道：

“展爷，我也想得到你这种情形，所以前脚才踏进庄，后脚就跟着赶来向你请安啦！”

展若尘道：

“亏得你来，否则，我不知还得要闷上多久……”眉毛一扬，玄小香道：

“娘的，鲍伯颜和东门武这两个家伙，就和两块木头一样，呆板得连穿衣裳都从不改变顺序，个性又冷癖，大半天放不出一记响屁来，那两张盘儿成日里阴沉的不见阳光，枯燥无味之至，别说你了，展爷，我和他们搭档了这多年，也同样消受不了。”

展若尘道：

“不过，他们二位对我还蛮好，只是不大爱讲话，偶而开口，亦仅廖廖数语，要言不繁……”

玄小香笑道：

“这两块料，他们敢对展爷不敬？老夫人的宾客，给他们加上十付胆，他们也不敢稍有轻……”

展若尘低声道：

“对了，玄兄，这楼主回来以后，问起过我么？”搔搔头，玄小香道：

“这却不甚清楚，老夫人一回来，我就被派出去了，直到现在，只见了她老人家一面，连句话还未说上……”展若尘如释重负的道：

“想是楼主心情悒郁之故，玄兄，你若得见楼主，尚烦代为请安……”

玄小香颌首道：

“我记着了，展爷。”

略略犹豫了一下，展若尘出自于一种愧疚的心理，试探着问：“楼主遭此变故，其怆失之情不言可喻，玄兄，那位施嘉嘉，施姑娘，想必陪侍楼主左右，疏导愁怀，温言解忧吧！”

玄小香道：

“听他们说，施姑娘倒是把持得住，反对老夫人劝慰有加，但他们老少

两位最近却不常处在一起，我想大概是怕伤心人见伤心人，流泪眼对流泪眼，更增悲了气氛，老夫人看到施姑娘，自然会联想到儿子，施姑娘见着老夫人，又何尝不益增哀痛？两个人中系着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一旦不在了，给双方的惨重打击乃是不消说的，人活着，最怕就是没了个指望……”

咀嚼着玄小香最后这句话，展若尘又是冷汗涔涔……“是的……人活着，最怕就是没了个指望……”玄小香又接着道：

“我已经好些天没见着施姑娘了，就算见着，又能说些什么呢？妇人丧子的哀痛，失夫的悲凉，都是没有法子用言语慰藉的……”

展若尘低哑的道：

“设身此地，当能体验……”

玄小香在瘦脸上挤出一丝微笑，道：

“你也累了吧？展爷，我看你该歇一会了……”展若尘果真觉得有些疲乏，但是，他也知道这疲乏的原因不是由于身体的软弱，而是来自精神上的沉重压力，亦向玄小香报以微笑，他道：“我还好……”

站起身来，玄小香道：

“展爷，你休息吧，我就不再扰你了，一得空，我便会过来相探，和你聊聊解闷……”

展若尘十分感激的道：

“多谢你的关怀，玄兄，随时欢迎莅临把晤。”当玄小香走到房门，前脚尚未跨出去，一条身影已从斜里撞上来了，他反应极为迅速的暴退三尺，定睛望去，不由骂了起来：

“鲍伯彦，你他娘是失了魂啦？这等六神无主法？连走路也跌跌撞撞的，不怕碰掉你那颗脑袋？”

来人正是身材高大，紫酱脆膛的“回手刀”鲍伯彦，这位一向木讷寡言的“星字级”“四把头”，竟然满额汗水，气喘吁吁，像有什么大事临头一样，恁般急切法，他猛的煞住势子，冲着玄小香干笑：

“我道是谁，原来是香哥，香哥几时来的？我还真没见到！”

哼了哼，玄小香道：

“不用他娘叫得这么个熟络法，香哥香哥，只怕你肚子里在操我十八代祖宗也未可定，至于我几时来的，怎么着，莫非还要预先向你请示方可？在‘金家楼’这一亩三分地，我玄小香哪里不能去？你他娘管得着这一段？”抹着汗，陪着笑，鲍伯彦道：

“香哥别生气，我可不是有意冒犯，实是方才奉到‘大金楼’传谕，特来向展爷禀报……”

“大金楼”乃是金申无痕居位之处，也便代表了“金家楼”的最高权威，一听“大金楼”这三个字，玄小香立时神色一凛，忙道：

“你是快说呀，‘大金楼’传谕有什么要事？”喘了口气，鲍伯彦道：

“老夫人就要传见展爷……”

玄小香赶紧问：

“什么辰光？什么地方？”

鲍伯彦道：

“半个时辰之后，就在‘相意轩’前面的‘临风阁’，传谕交代，要我们以软兜好生抬着展爷过去，莫使展爷劳累着……”

点点头，玄小香道：

“你快去准备，我来侍候展爷梳洗更衣，时间上得配合好，可别让老夫人先到‘临风阁’等着……”鲍伯彦道：

“那就有劳香哥了。”

挥挥手，玄小香三脚并作两步的转了回来，朝着半倚床上，表情怔忡的展若尘，龇牙一笑：

“展爷，你都听到啦？”

似是微微一震，展若尘有些不安的道：

“是的，我都听到了，楼主要传见我。”

玄小香来到榻前，催促着道：“还请展爷梳洗更衣，我就在这里侍候着，得赶点紧，老夫人行事一向准时，展爷先到比较合宜！”展若尘点头道：

“当然，岂有使楼主相候之理？”

端详着展若尘，玄小香轻声道：

“展爷，你似是有点不大愿意和楼主朝面？”展若尘坦然道：

“我怕……”

睁大了眼，玄小香不解的道：

“你怕？怕什么？楼主一向对你很好呀……”叹了口气，展若尘道：

“就是因为如此，才益增心头负担，玄兄，我怕见一个孤伶老人的绝望神情，怕见她那强制本身痛苦的关怀，也怕那染着凄怆的笑脸，她赐予我最宝贵的，我却在她遭至如此惨痛之际无以为报……”

感动的点着头，玄小香道：

“展爷，你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老夫人若知道，也必会觉得慰藉，你就硬着心肠去吧，少楼主已经死了，不但你，神仙只怕也变不回一个同样的少楼主来，这是既成的事实，谁也没有法子，说不定老夫人见了你，和你聊聊，会多少消泄一点积在她心中的郁气……”

展若尘徐缓的道：

“但愿如此吧……”

玄小香殷殷的道：“展爷，在老夫人面前，尽量少提少楼主的事，免得又勾起她的伤感，多陪老夫人扯些别的，好叫她心思转一转，舒畅一下……”

展若尘道：

“我想是知道了。”

玄小香又道：

“和老夫人说话，有什么，说什么，不必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她喜欢爽直干脆的人，最讨厌婆婆妈妈，黏缠磨蹭的一套……”

笑了笑，展若尘道：

“我晓得她这个性。”

上来掀开被子，玄小香道：

“那就快点起来收拾收拾吧，辰光业已不早啦。”在玄小香的搀扶下离榻下地，展若尘试着走了几步，边道：

“还好，运力使劲，尚不太感牵强……”

扶着展若尘坐在椅子上，玄小香一面为展若尘在橱里挑捡衣衫，一面道：

“身子手脚不够灵便没关系，展爷，要紧的是精神得打点起来……”

是的，精神得打点起来，展若尘明白，他即将面对的，不仅是金申无痕那种慈悲下所加强的压力，更有本身来自灵魂深处的煎熬……

九、细说悲欢

“临风阁”名如其所，是一处爽洁明敞，又带着几分飘逸韵味的地方，建筑的格局也显得特别的古朴强浑，线条简单而有力，稚嫩中，含蕴着突出的拙实感——

它是全用桧木原干叠架起来的一座正方形楼阁，分上下两层，下层只用合抱的四枝粗大木柱为支撑，没有隔间及墙壁，四周半垂着宽长阔大的竹帘，光洁润亮的地板泛着紫褐色，却仅有一张兽腿矮几摆在中间，一列特大特宽的原木楼梯延展上层。楼阁之上，也与地下一样简洁明净，只是地下铺了层锦毡，矮几改成八角檀木镶嵌云石面的高桌而已，在这里，掀帘眺望，可以看见“金家楼”绵亘迤邐的景色一角。

展若尘抵达“临风阁”的时候，金申无痕还没到。

陪伴他来此的鲍伯彦与东门武二人，双双垂手肃立在阁外正面的木阶两侧，另两名抬扛软兜的大汉，各自扶着软兜的一边木杠，远远的直挺挺卓立着——

“金家楼”规矩之严，只有这个小小的动作，便可显示一斑！

展若尘有些局促不安的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他觉得心跳得厉害，双手手心不时沁出黏湿的冷汗，连喉咙里也泛着那等的干苦了……

金申无痕并没有令展若尘等得太久，她在约定的时间里准时来到。

十名黑衣大汉簇拥于她左右，一抵阶前，这十个人立即分散四周，由金申无痕独自拾级登阁。

扶着太师椅的靠手，展若尘有些吃力的起身相迎，他凝视着缓缓自阶梯上来至面前的金申无痕——这位江湖道上独一无二的女霸，辽北的巨鼎，“金家楼”的主子，仍然是如此的雍容、深沉，如此的威严、平静，若一定要在她的形色上寻找一点与往常不同的什么，那就是凭添了几分肃厚之气，眉宇之间，业已透露着平时罕见的倦意，浮现着几不可察的老态了……

蹒跚的走前几步，展若尘长揖为礼：

“展若尘向楼主请安……”

雪白的衣袖轻拂，金申无痕的语音微见苍哑：“坐，你不必多礼。”

待到金申无痕落座之后，展若尘才打横坐下，金申无痕望着他，和祥的道：

“来到‘金家楼’，有十几天了吧？”

展若尘恭谨的道：

“正好十天了，楼主。”

点点头，金申无痕道：

“他们照护得还周到吧？听说你的伤势已经大有起色。”展若尘道：

“承楼主德泽所被，各位贵属相待甚殷，巨细无遗，若非楼主意慈与‘金家楼’上下的一体关爱，只怕我早已魂幻飞鸿，尸与泥朽了……”

双眸中漾起一抹凄然，金申无痕宛如有所感触，她闭闭眼，低沉的道：

“本来，一回来就想过去瞧瞧你的，但心情不好，也就暂且搁下了，希望你能够谅解……”

展若尘忙道：

“楼主关怀，恩德如山，我该先向楼主叩谢，又怎敢劳驾来探？尤其楼

主新遭切痛尚竟念顾于我，垂顾之情，更令我惶恐愧疚，无以复加……”

轻喟一声，金申无痕平静的道：

“那件事，想来你也听说了？”

展若尘小心的道：

“真是不测，楼主，还请节哀珍摄……”

金申无痕的笑颜苍白而勉强：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不但烦，更且有些麻木了……展若尘，世上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乃是无法加以补偿的，也是难以用慰藉来宽释的，它就是那么实兀的消逝了，再也不会回来，再也没有相同的第二个，贯注了多少心血，多少情感，多少挚爱在上面，一下子，全化虚幻，有若南柯一梦，只是，梦醒后的那份空茫茫，却叫人好生难以承受……”展若尘轻声道：

“我了解，楼主……”

摇摇头，金申无痕道：

“不，你不了解，除了我自己，天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我的心情与我的感受，展若尘，这已远远超过了痛苦，超过了悲哀，超过了忧戚，这是一种诅咒，一种灭绝，一种灰白的迷茫，人活着，失去了寄托和希望，也就意义不大了……”

展若尘脸色显得青郁阴晦，他呐呐的道：

“可是，楼主肩承半天，担负一方重荷……”金申无痕苦涩的道：

“不错，要不是我的责任未了，往后的日子，真个不再消磨也罢……”

舐舐嘴唇，展若尘道：

“楼主，我知道徒托空言，于事无补，对你如今的悲楚及切痛毫无帮助，但……但我一片挚诚，出自肺腑，渴盼能在楼主这等凄哀的心境下略尽绵薄，若能为楼主稍解愁怀，也算聊报恩德于万一……”

往椅背上一靠，金申无痕吁了口气，温和的道：“展若尘，你的热诚可感，盛情可嘉，我都心领了，然而，事实上你帮不上忙，不但你，任何人都帮不上忙，这是一桩永远无法挽回的失落，我已说过，不能替补，不能充填，不能模仿……就像辰光，它过去了，再也不会转回，我们活在世间里，但这一刻的时间，却永不是方才那一刻的时间了……”

展若尘觉得胸膈间宛似塞窒着什么，他近乎挣扎般道：“楼主，我好惭愧……”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

“无须如此，我儿之死，和你毫无牵连，你不要为了难解我忧而滋生不安，这就过于自苦了，展若尘，我很欣赏你，我不愿你在情绪上受什么影响。”

展若尘沉重的道：

“楼主，你是个慈悲的人，有时候，慈悲的令人痛苦……”

眼下的肌肉微微抽搐，金申无痕低徐的道：

“像对我的孩子，……我爱他，宠他，护他，样样为他设想，端端依着他，……这也算是一种慈悲吧？也算是一种痛苦的慈悲吧？他死了，是不是我加诸于他太多的慈悲而害了他？”

展若尘的话，原是暗示他自己心中的矛盾与不安，但金申无痕却联想到另一方面去了，展若尘不能点破，也无法再接引下去……揉抚着面颊，金申无痕又道：“展若尘，你知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背脊上浮起一阵冰寒，展若尘振作着道：

“我听他们提过……”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那是我在上三十岁以后才生的一个儿子，是头胎，也是最后一胎……少强小的时候，身底子不够结实，多灾多病，有三个姑娘日夜照顾他，我还不放心，整天盯着打转，恨不能口里含着，眼皮子上供着，费了多少精力，耗了多少心血，孩子总算一天天的长大了……他小时候模样就逗人怜爱，长大之后更是又俊又俏，一表人才，谁见了都夸。在他十五岁那年，就有人上门提亲了，好多名门大户的闺女，他都看不上眼，也难怪孩子聪明，出身不差，加上又生得俊，自视未免过高，我也由着他顺着他的个性发展，我一直相信，我的孩子有其独特的品质与超俗的观念，这孩子，比他老子可要强多了……”

展若尘没有作声，他很难过——

金申无痕虽是女中之英，一方之豪，但在谈到她的儿子的时候，却如同天下任何一个溺爱的母亲相似，唠叨、娇宠、盲目、自昧，更带着那样可笑可悲的傲色，在母亲眼中，儿子总是完美无瑕的，是没有不可原谅的过失，这种宽怀，这种大度，是深挚的爱，却也是相反的害，往往，母子间的亲情，便蒙蔽了孩子或许不值夸誉的另一面，而母亲的宽恕，却不是人人能够接受的，金少强就是一个惨酷的实例……

于是，金申无痕又悠悠的说下去：

“成长是一桩多么不易的事，用时光、爱心、关注，加上衣食的堆砌，才慢慢把一个人自襁褓中拉把大，可是，毁灭却太简单了，只须一刹，一刹的前后，那段辛苦的成长过程便会灰飞烟灭……有时候，我不相信我的孩子已经不在，他原是如此熟稔又如此亲切的生活在我身边，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犹在耳际，他的呼唤，也仿佛又是方才的事……”

展若尘的感受极为复杂，但愧疚与惶悚的成分却无疑是最多的，他干涩的咽着唾沫，沙哑的道：

“那个给予楼主这般创痛的人，在明白事实的因果相关之后，说不定也会深觉悔恨，自责不已……”金申无痕冷冷一笑：

“你是指那个杀害我儿子的凶手？”

展若尘艰辛的道：

“我是说，一位母亲在失子之后的悲哀与空虚，足以掩盖这桩不幸的起始因由，假如那个‘凶手’能够及早知道的话……”

金申无痕阴沉的道：

“这个借口，不能拿来当做那个天杀的屠夫脱罪的理由，他谋害了我的儿子，毁去了我这一生的指望与寄托，我就必须要他补偿，血债血还，他给予我的，我便给予他，这并不仅是他用生命可以抵偿得全的……”

怔了怔，展若尘道：

“楼主是说……”

金申无痕幽冷的道：

“一旦把那凶手找出来，我必灭其九族，诛其亲朋，我要他以最惨痛的代价，来补抵他的罪行！”

展若尘视线低垂，喉咙里宛似梗着什么：

“怕又是一片惨愁……”金申无痕忽然感喟的轻叹：

“是一片惨愁，这原就是惨愁的事——打少强遇害的那一刻开始，但那

个人并未替我设想，我又如何来为他包涵？他做下的，便必须承担，在任何情形之下，这皆是无可变易的铁则！”

咳了一声，展若尘道：

“楼主，可有那人的下落？”

表情晦暗了，金申无痕沉沉的道：

“还没有，我甚至不知道杀害少强的凶手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但我将一直查探下去，追索下去，我相信，迟早也会得悉真相，把那心狠手辣的恶毒东西给抓出来……”

展若尘低声道：

“眼前是否掌握了某些线索？”

金申无痕叹了口气：

“曾经有几个可疑的目标，但追查至最后，都证明这些人是无辜的，目前尚没有确切的线索，我已发动所有的力量，分别从各个阶层，相关的组合与可能的环境中去明查暗访……我的人手最多，在这里，我的话极有份量，各行各业也很尊敬我，照说，应该能找出点端倪来才对。”展若尘喃喃的道：

“这些天来，也真苦了楼主……”

金申无痕道：

“我当然苦，但还有一个人怕比我更苦。”展若尘道：

“楼主是指施姑娘？”

望了展若尘一眼，金申无痕道：

“你也听他们提过么？”

微微颌首，展若尘道：

“听说，施姑娘是楼主的义女？”

金申无痕原本霜凝雪封的面容上，这时才浮现起一丝暖意，她双手互合，置于膝头，徐缓的道：

“不错，嘉嘉是我的义女，说起来，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展若尘没有打岔，是一种倾耳聆听的模样。

金申无痕似是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接着说道：“嘉嘉是个私生女，她的母亲，早年和我是非常要好的结拜姐妹，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当然也有着一般少女的憧憬和幻想，那真是一段做梦的日子……后来，嘉嘉的母亲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个相当英俊出色的男人——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由相识而相恋，好得不得了，嘉嘉的母亲便也和许多痴情的少女一样，终于奉献出她的贞操，可憾又可恨的是，这个男人对于她，并不似她对这个男人般的真心真意，等到嘉嘉的母亲有了身孕，尚在编织着另一个新的美梦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不告而别，从此音信俱无，遗弃了嘉嘉的母亲，以及未临人世的嘉嘉……”展若尘道：

“典型的负情故事，楼主，亘古以来，这样的错误便不曾停止，在天涯海角的每一隅都循环反复的发生，值得惋叹的是，当局者往往沉迷不悟，待到猛省回头，却已悲恨铸成，无以为补了……”

点着头，金申无痕道：

“正是如此，嘉嘉的母亲便也走上了这类结局中大多数受害者所惯循的道路——自杀，她是服毒而死的，由我去收的尸。我永远忘不了她的那副惨状，尸体全身浮肿，肌肤透着乌紫，原本娟秀姣好的五官扭曲得整个变了形，七窍中全凝着血渍，连嘴里的舌头也都啮烂了，这证明她在临死前是受了多

大的痛苦。那时，嘉嘉才刚满周岁，抱在一个奶娘怀中，见到我，便咧嘴憨笑，可怜的孩子，尚不知小小的年纪业已失怙，她何从明白人间世上竟是这般辛酸与险恶呢！”

展若尘道：

“那个男人，实在可恨！”

金申无痕道：

“是可恨——我是接到我这位小义妹托专人送来的绝命信之后，方才知晓一切，当我专程赴去，则除了收尸入殓，任何什么忙也帮不上了，对于死去的人，我无力为助，但对活着的人，我却多少能以发挥作用。小嘉嘉的将来自然由我承担，那个负心汉，我也饶他不过，就在嘉嘉母亲死后的第三个月，那负心汉便被我手下的几个硬把子缀上圈住，却算他命大，只留下一条右臂，仍被他活出命去……”

147·147·展若尘道：

“楼主是如何找着那人的？”

金申无痕恨声道：

“这小子遗弃嘉嘉母女之后，独个儿潜到鲁边‘黄石镇’去逍遥快活，他有名有姓，且属同道中人，加以不肯安份，要找他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已说过，我的力量很大，执意要寻某一个主儿，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恨只恨我那小上七岁的义妹事先没有托我为力，否则，尽可在悲剧酿成之前将那人抢回，迫其就范，便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凄惨了……”

展若尘道：

“事情发生的时候，楼主已是如今的身份？”金申无痕道：

“我比嘉嘉的母亲大七岁，在她出事的时候，我已嫁到金家有六年了，那辰光，当家的还是老头子，不过，老头子事事依我，也就和我自己当家差不多，我义妹的事，他全由着我的意思做，记得把嘉嘉抱回来的那年，少强也才只有一岁半，约莫大上嘉嘉六个月不到……”展若尘道：

“他们应是一对。”

金申无痕的表情再度黯然了：

“少强与嘉嘉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两人的情感又好，配成夫妻，最是恰当不过，却不知是金家或申家上辈子作了什么孽，遭此大嫉，落得这般光景，好好的一个家，一段缘，就这么生生拆散了……”

展若尘低声道：

“施姑娘必然伤痛逾恒……”

金申无痕道：

“这孩子挺能撑，她有着她娘刚强的性子，也承得我几分强傲的脾气，表面上颇为抑制，但我晓得，她内心的哀痛必是无以复加的……”

双手不觉得抽扭了几下，展若尘失手杀人无计，却甚少体会得到杀人之后被杀者那些身后凄楚的牵连，死了的人固已一瞑不视，有无俱空，但活着的人却情何以堪？想着，他又感到背脊泛寒……

金申无痕生硬的笑了笑，道：

“往后的日子，可难打发了，我已五十有多，大半截入土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经得不少，好歹，看得淡些，没了指望的岁月固是过得兴味索然，但想想来日无多，也就心怀顺畅些了，我担心的却是嘉嘉这孩子，才双十年华，正是大好青春的光景，将来她可怎生消磨啊？”

展若尘问道：

“他们可已有了正式名份？”

金申无痕道：

“还没有，我倒愿意嘉嘉能够再遇上一个投情合意的人，也好托个将来，像这样伴着我这孤老婆过下去，冷冷清清的虚掷光阴又算什么？我自己的儿子死了，却不能耽搁人家姑娘的青春，不说嘉嘉，也对不住我那九泉之下的老妹子……”

展若尘道：

“但，这是不能勉强的事……”

金申无痕道：

“嘉嘉业已向我再三表明，她愿终生侍奉于我左右，孩子的孝心我晓得，也很领情，可是我还不至于糊涂自私到这步田地，我无权，也不忍剥夺孩子的未来，占据她眼前的美好辰光。莫说嘉嘉是我的义女就算亲生女儿，我亦不会答应像这样的愚孝行为……待过了这段天愁地惨的日子，我再替她挑拣挑拣着，我的儿子够条件，我相信比我儿子条件更好的也大有人在，问题是，如何来撮合，如何来培养双方的情感……”

展若尘颇有感触的道：

“楼主，你真是一位忠厚长者……”

笑笑，金申无痕道：

“对于我喜爱的人，是的，但对某些人来说，我是个最可惜可怖的孤老太婆……”

展若尘道：

“那些人不了解你……”

金申无痕道：

“不，就因为他们太了解我，才会对我订下这样的断论。”

想起一件事，展若尘问道：

“方才，楼主说到施姑娘的父亲曾被楼主属下围杀，斩其一臂之后吃他突脱逃去，后来有否再获此人消息？”金申无痕道：

“这小子滑溜得很，那次被他逃脱之后，至今二十余年了，就再也不见此人踪迹，说不定早已客死异乡亦未可言……”

展若尘叹喟的道：

“不知施姑娘对她这位生身之父有何感觉？”金申无痕气忿的道：

“打我那小义妹有了身孕的事被那人得悉，这负心汉找机会走了后，开始直到孩子生下来，满了周岁，到我那妹子死了心，服了毒，嘉嘉从未和她这可恶的生身之父见过面，她长大之后虽然明白此中梗概，却又从来不问不提，我想她纵有父女之情，却也不会少了对她父亲的怨恨！”展若尘接着道：

“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纠缠，错杂关系，真是难以明阐曲直……”

望着展若尘，金申无痕道：

“你是个明白人，展若尘，我也很看得起你，希望你伤势大好之后，能在这里多盘桓些时日，我们多聚聚聊聊，可别急着就走，尤其在我如今的心境下，你该委屈点顺着我，少拗着头，嗯？”

展若尘心里叫苦，不免的嗫嚅着：

“这个……”

金申无痕顿时不快的道：“什么这个那个？刚才还说你是个明白人，怎

么马上就犯毛病了？展若尘，我高着于你，你也得叫我顺顺心！”咬咬牙，展若尘道：

“是，楼主，只怕打扰太多……”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道：

“找一个看得起，又谈得来的角儿还真不容易；展若尘，我觉得你很多地方都合我的脾胃，是条汉子，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所以，你便久住些时陪陪我，至于什么叨扰不叨扰的话今后不要再提，别说你一个人，就算三千二千，我也照样大鱼大肉承担得起……”

展若尘忙道：

“多谢楼主高情，我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挥挥手，金申无痕站了起来，和蔼的道：

“好生养伤，过些日等你身子痊愈了，陪我四处走走，‘金家楼’景色不错，‘长春山’更是明媚钟秀，有许多地方颇堪一瞧……”

起身站向一边，展若尘道：

“是，楼主。”

于是，金申无痕缓步离去，望着她那沉稳坚定的背影，展若尘不禁在惶愧中更生迷惘——

将来，会是怎样一个发展呢？果真如他所言，人与人之间恩怨的纠缠，关系的错杂，乃是难以阐明的么？

十、翠峰雅秀

当展若尘的创伤完全痊愈，已是他来“金家楼”一个半月以后了。

自从在“临风阁”与金申无痕见过一面，他迄今未再晤及这位“金家楼”的主子，但是，养伤期间，金申无痕却多次遣人送来一些珍罕补品，丰美吃食，处处表露出她对展若尘的关怀与爱护。然而，展若尘感激在表面，痛苦在心中，越承受金申无痕的关注，他便越加深一层愧疚，有时候，他甚至怀疑——金申无痕是否业已知道内情，而却以这种破格的德泽来折磨他？

日子就像流水一样过去，展若尘的日子就是吃与喝缀连起来的，呼啸临头，很烦闷，可是他却无可奈何，因为金申无痕不让他离开，照这位“金家楼”主子的话说，展若尘的伤势虽已痊愈，仍须有一个时期的调养，目前，他就正在调养期间。

这天，他起了个大早，梳洗过后，换上一袭干净素雅的淡青长衫，想独自到外面溜达，散散心。

也只是方才跨出门口，“蹦猴”玄小香便鬼灵精般一下子跳到他的面前。展若尘微笑道：

“玄兄，你今天好早！”

玄小香笑得龇牙道：

“越早过来侍候，便越见我对展爷的一片心意哪！”展若尘道：

“实在闷得慌，玄兄，陪我走走如何？”

玄小香道：

“自是遵命，展爷，你说吧，去哪里？”

伸手指后面的“长春山”一点，展若尘道：

“上山去看看，怎么样？”

玄小香道：

“我是主随客便，但是展爷，你身子才利落了没几天，往山上攀，自忖吃得消？”

展若尘莞尔道：

“别把我看得这般弱不禁风，休说我那旧伤业已康复，体气更胜往昔，便在疗伤期间，若拿鸭子上架，也一样攀得上这座山去！”

玄小香拍手道：

“成，展爷，我们开路！”

两人由“金家楼”的边沿，抄小道直趋“长春山”脚，一面走，展若尘一面浏览“金家楼”的建筑格局，不由赞叹着道：

“这地方的亭台楼阁，池树园榭，配搭得真好，无论形式、格调、风味，或位置、角度、地势，真是匠心独具，有恰到好处的美妙；尤其气派恢宏，明雅互见，真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土，住在这里的人，真是有福了。”玄小香走在前面引路，他回头一笑道：

“展爷果有这样的感觉么？”

展若尘道：

“当然，难道你没有？”

玄小香轻声道：

“如果展爷有意长住于此，乃是我们老夫人最欢迎的事，像你这样的人

才，挑着灯笼都不好找，怕只怕我们主子，留不住你这座大菩萨呢……”

心头微震，展若尘忙道：

“玄兄说笑了。”

玄小香正色：

“一点也不是说笑之词，展爷，据我所知，老夫人对你实是另眼相看，就算对那些她极为赏识的人，也甚少如此关注礼遇过；展爷，你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或某些符合老夫人脾胃的长处，她人前人后，一再表露出对你的好感，设若你稍稍示意，老夫人绝对会有所安排……”展若尘苦笑道：

“不瞒你说，玄兄，我一介草莽，半生孤寒，玩刀之外，只落了两手血腥，满肩恩怨，朋不朋，友不友，前程后路，皆乃茫茫一片，又哪来什么与众不同的长处？幸得楼主救命施德，授我于濒绝之间，楼主相待甚厚，仅是慈悲天性，仁厚存心所使然，我是何人，岂敢得寸进尺，再生非份之连连摇头，玄小香道：

“你错了，展爷，可别妄自菲薄，自己小看了！真的，我们老夫人对人不差是真的，但若只是搭救了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她断不会这般殷殷垂怜，关怀有加，她对你如此爱护，则必然有着某项特异的原因在内，至少，原因之一是她欣赏你，老夫人向来喜欢把她欣赏的人留在身边……”

展若尘低沉的道：

“玄兄好意，我是心领神会，但我天涯飘泊已惯，养成浪荡不羁的个性，长长局处一地，恐怕不能适应，老夫人关爱之情，也只好另谋补报了……”

玄小香恳切的道：

“展爷，咱们也算机缘，能够处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再说老夫人对你这样礼遇，你若留下，将来在‘金家楼’还怕没有发展？有根有业的日子，总比长年在外飘零来得安稳呀……”

叹喟着，展若尘道：

“我实有苦衷，玄兄……”

玄小香忍道：

“该不是为了你以前说过的那些话吧？”

展若尘道：

“我以前说过什么话？”

玄小香道：“你会说，承受太多，也是一种负担及痛苦……”展若尘默然片刻，道：

“若你处在我这样的境遇中，玄兄，你也会深有感触的……”

搔搔头，玄小香道：

“不是我斗胆说你，展爷，你有时候委实讳莫如深，城府幽深，叫人弄不清楚你心里的想法……”

展若尘平静的道：

“也不尽然，常常，我是很坦率的，大约近些日来，心情的沉闷，令我多少变得内向些……”

他们不徐不缓的向山脚下走着，山里的空气十分新鲜，在一股凉沁中带着淡淡的甘甜味道，每吸一口，仿佛连五脏六腑都熨贴多了……

走着，展若尘问道：

“有个把月未谒及楼主了，玄兄，希望她不会在今天传见我才好。”

玄小香笑道：

“放心吧，展爷，老夫人不但今天不会找你，这三五日内也都不会找你——她老人家昨天晚上出门去啦！”“哦”了一声，展若尘道：

“可是有什么事？”

玄小香道：

“听说‘南岭’那边我们一家票号短缺了不少存金，不知是亏损还是溢支，老夫人亲自前去查算，这一去，那边的人可有得瞧啦。”

展若尘道：

“像这类的事，还得楼主躬亲？”

放低了声音，玄小香道：

“我说与你听，展爷，你放在心里就好——‘南岭’那家票号，是我们一十七家票号里最大的几家之一。闻得他们暗里传说，这次短少的存金数目极大，约莫在十万两银子上下，而且，这家票号的主事人物，乃是二当家手下的红人，‘雷’字级三把头‘九手金刚’赵双福，这样的情势之下，老夫人若不亲去料理，换了其他人员，只怕搞不出个名堂来……”

展若尘道：

“原来如此，但愿是没有事情，否则，只怕影响所及，贵楼二当家的颜面就不好看了……”

龇牙一笑，玄小香道：

“这是他们的事，谁叫二当家不派我主理‘南岭’的票号？”

展若尘道：

“是呀，玄兄，怎么不派你出去当掌柜的哪？”耸耸肩，玄小香道：

“老实说，我的份量还不足以掌理太大的买卖，年前，三当家有意调我往鲁边带领一支驴马队，我考虑了半天，还是敬谢辞掉了。”

展若尘道：“为什么？”

玄小香颤着一双疏眉道：

“太苦了，整天奔波在外，日晒雨淋，饮露吃灰不说，还得担待风险，一个弄不好，就会脱层皮，俸支是加了一倍，但想想还是不划算。”

展若尘问道：

“‘金家楼’的人手调遣，都是由谁总司其责？”玄小香道：

“各级兄弟都有划分出来的地盘及职司，人手的调遣，由各家行的大把头向三当家禀报，经三当家转禀二当家，再由二当家禀呈老夫人指示列册……”

点点头，展若尘道：

“如此说来，还是楼主掌握着最后的权力，这样层次分明，上下节制，倒也是行使组合群体力量的不二手段……”

侧脸望着展若尘，玄小香道：

“展爷，设若你也能加入‘金家楼’，我们就更是阵容坚强，如虎添翼了。”

笑笑，展若尘道：

“玄兄高抬我了，凭我一己之力，对‘金家楼’这样一个庞大雄厚的组织来说，参予与否，其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

玄小香忙道：

“不然，展爷你是砥柱之材，庙石之用，怎么同一般寻常角色相提并论？”

展若尘微哂道：

“玄兄，我真有点怀疑，你是否受到什么人的示意前来游说于我？”

玄小香嘻嘻笑道：

“倒还没有，只是我能仰体老夫人的一片心意罢了。”拍拍玄小香肩头，展若尘道：

“玄兄，人与人相处，重要的是个‘诚’字，至于是否能够就近厮混，倒无关紧要，你的盛情我很感激，我会真心真意的交你这个朋友……”

玄小香真挚的道：

“能得展爷垂顾，真是玄小香的造化了……”展若尘道：

“玄兄无须如此客气。”

现在，他们已来在山脚下，由玄小香领着，沿一条显见是经过人工刻意修筑的道路往山上行去，这条山道已算是相当宽阔平整了，路面宽有四尺，铺设着连绵的青石板，青石板上还沾着湿漉漉的晨雾。而松柏夹道，翠绿掩映，那一股爽逸之气袭人心脾，在凉沁中，泛着那等出世脱尘的幽雅韵味，人在其中，有种逐步攀向清明之境的禅意……走着走着，便不觉山路之曲折及盘升，没有多久，他们业已信步来至半山腰上了。

展若尘深深呼吸着道：

“玄兄，你叫这样的散步是‘攀山’么？”嘿嘿一笑，玄小香道：

“不叫攀山又叫什么呢？我们总是越走越高了呀！”展若尘赞叹的道：

“这地方真好，景色好，建筑好，设备也好，连上山的道路也开辟得如此宽敞平整，原是崎岖荒寒的所在，因此便成为一幅赏心悦目的美景了……”

玄小香得意的道：

“‘长春山’本来灵秀雅奇，乃天然景致，这条登山之路一开，不但没有破坏山色的淳朴风味，反而更增它的幽深古拙情调……”

笑笑，展若尘道：

“是玄兄设计的吗？”

打了个哈哈，玄小香道：

“我哪来这等的眼光？是我们老夫人的指示，施姑娘的构想。”

点点头，展若尘道：

“果然不凡。”

玄小香兴致极高的道：

“再往上去，一处断崖边缘，筑有‘楼凤亭’，山顶上，还盖着‘卧云轩’，都是颇堪一游，格调甚高的地方……”展若尘道：

“你都去过？”

玄小香笑道：

“少说也去过百十来次了，‘卧云轩’乃是老夫人常到静憩的所在，平素有人留住，负看守清扫之责，一般人是不会无故擅入的，但‘楼凤亭’却谁都可以去，展爷，我们登临一游如何？”

展若尘无所谓道：

“只要你有兴趣。”

搓搓手，玄小香道：

“这样吧，展爷，想你尚未进过早膳，我也有点肚子饿了，待我回去弄包吃食来，再拿上一壶好茶，我们便在‘楼凤亭’享受一番这大好晨光！”

展若尘道：

“是不是太麻烦了——”

玄小香忙道：

“一点也不麻烦，我一溜腿便到啦，来回至多半个时辰，展爷，有吃有喝，这光景欣赏起来才越发堪瞧。”展若尘颌首道：

“你这一说，我倒真觉饿了；这样吧，你下去拿吃喝的，我独自往上逛，先到‘楼凤亭’去等你。”

玄小香道：

“就这么决定，展爷，你顺着山路往上走，只拐个弯，便可看到‘双心崖’亭子便筑在崖边，是用雪白大理石砌造的，一眼分明……”

展若尘道：

“我找得着，你快去快回。”

拱拱手，玄小香返身飞奔而去——一路走一路蹦，果真有几分“猴味”。

于是，展若尘管自顺着山道往上走，他的步履悠闲，神态安详，似这样平静的心情，他已经有好久不曾有过了……

到了山道拐弯的地方，不用细寻，他的视线已被眼前一幅奇秀景色吸引过去——左边，青翠的树木突然向两侧分开，展露出一片灰黑色的岩面来，岩面向高升处，形成斜坡，坡顶却似刀削斧凿般急泻向下，造成绝壁悬崖，而一座洁白如玉雕冰砌也似的亭台便筑在崖顶上；那座亭台是伞形的圆顶，中间以一只粗大的支柱为中心撑着圆顶，四周围绕着浮镂凸花的上下双重栏干，亭内一圈环状的石桌，内外两圈环状的石凳；亭台的整体，便隐隐散发着那种如雾般的柔和莹白，有着那种孤挺的、倔傲的，坦然以承的美感。

吸了口气，展若尘不由加快步伐走了过去，这时，他才发现，自山道通向亭台，也有着一一条铺满石板的小路——只是石板的颜色已从青黑改成了淡白。

正当他迫切的想要领略一下处身亭中的风味时，亭台的右侧，在视线被遮的右下方，忽然有一声惊窒的喊叫声传来。

那是出自一个年轻女人口中的叫声，窒迫而惊恐，似是在突然间遭受到某种意外时的本能呼喊！

怔了怔，展若尘的反应比他的意念更快，他的身形猛起，青衫迎风儿飞，人在空中急速斜旋，似一头鹰隼般凌虚泄落。

亭台的右下方，是六级大理石台阶，台阶向前不及十步，便是雾气轻浮，蒙蒙幽幽的绝崖，此刻，一个身材窈窕，长发挽结垂肩的女人，正歪倒最下层的一级石阶上，距离她三四步，赫然是一条粗逾儿臂，通体暗赤并泛着丑恶黑色斑点的毒蛇。这条蛇的整个胴体业已高高昂立，三角形的头部微微摇晃，鲜红的舌信伸缩不定，发出那种可怖的“嘘”“嘘”怪声来，它的一双细小又冷漠的碧绿眼睛，也在闪射着恹般恶毒的寒酷光芒——一种仿佛戏弄又满足的寒酷光芒。

蛇在采取这样的姿势时，便是它咬啮猎物之前的最后准备动作了，自准备到攻击，其过程仅有电光石火般的一刹！

歪倒在石阶上的女人，似乎被吓呆了，她斜倚在那里，以手捂嘴，竟连呼吸都已忘记——

空中的身形不及沾地，展若尘右臂暴探，一抹冷电射自他的袍袖之中，猝闪于瞬息，那条毒蛇陡然间紫血喷溅，翻撞于侧，整个身子扭曲扑腾，却再也挣扎不开——“霜月刀”自蛇的七寸部位穿入，透钉于岩面之内，只露

出一截刀柄！

落在石阶的一边，展若尘默默的注视着这个受惊的女人，同时，他也暗中惊讶于这个女人的美艳——这是一个年轻的少女，大概不会超过二十二三岁，眉目如画，肌肤似雪，周身呈现着那种炫目的冷洁神韵，那种深沉的迫人气质，虽然，她尚在余悸未消的情况之下！半晌。

少女长长透了一口气，目光缓缓移到一侧展若尘的面庞上。

那是一双多么清澈又柔媚的丹凤眼，能令人甘心死在这样盈盈一泓的双眸中！

展若尘凝注着少女的眼睛，没有出声。

轻轻的，少女开了口：

“我该如何向你道谢？”

展若尘静静的道：

“不必客气。”

少女望了那条蛇尸一眼，悸怖仍在：

“这位——壮士，你知道，你救了我一命！”展若尘平淡的道：

“我只是杀了一条蛇而已，或许，那条蛇正打算袭击你？”

少女苦笑道：

“打算袭击我？它已经在袭击我了，若非你适时相救，这条蛇的毒液此刻已经大半渗进我的血液之中——你可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蛇？”

也望了蛇尸一眼，展若尘道：

“好像是一种毒蛇……”

少女吸着气道：

“这是一种本地最毒的蛇类，它名叫‘乌赤斑蛇’，其毒无比，只要被它咬上一口，人畜都不会活过半个时辰，而且，死得很痛苦，那是属于窒息性的死亡；这种蛇出现的机会并不很多，想不到我竟会遇上，更想不到的是，在生死一发间有你来救我……”

展若尘微微一笑：

“世上有些很凑巧的事，只是，有些巧得很完美，有些巧得很遗憾，而完美的巧事比较容易为人所欢迎，嗯？”少女轻抛秀发，站起身来：

“我却不能只为了事情的凑巧，说一声完美便作罢，壮士，希望我能报答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一条报答你的途径？”展若尘摇头道：

“这是无须报答的。”

少女看着展若尘，道：

“我不愿亵褻你……或者我可以送你一点钱？”笑了，展若尘道：

“我不要钱。”

想了想，少女又道：

“那么，你是否需要做点生意？只要在辽北一带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给你机会——一定包赚钱的生意。”展若尘道：

“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姑娘。”

少女喃喃的道：

“你到底需要什么呢？我总不能白受你的恩惠……”展若尘低沉的道：

“我什么也不要，姑娘，希望你了解，我对你所做的，不是一件物物相易的事，我只尽了一点本份，人与人之间互助的本份。”

白嫩的面容上浮起一抹红晕，那少女歉然道：“请你原谅我，我太唐突

了……”

展若尘道：

“没有什么，你原是一番善意。”

少女轻轻的道：

“我以前好像未曾见过你，你也是‘金家楼’的人吗？”展若尘道：

“不是。”

似乎微觉讶异，少女道：

“‘长春山’是‘金家楼’的私产，不是‘金家楼’的人，极少有进入的机会，你是从哪儿来的呢？”展若尘一笑道：

“‘金家楼’。”

怔了怔，少女不解的道：

“你刚才不是说，你并非‘金家楼’的人，怎么又会从‘金家楼’来？”

展若尘道：

“听起来似乎矛盾，其实内情十分简单，我不是属于‘金家楼’的组合，但是，我可算‘金家楼’的客人……”“哦”了一声，少女道：

“请问壮士名讳？”

展若尘道：“我姓展，展若尘。”

于是，少女含蓄的笑了：

“真巧，原来你就是展若尘呀！那个称号‘屠手’的人？”展若尘有些意外的道：

“姑娘是如何知道我的？”

少女笑得更甜美了：

“我义母救了你的命，更带你回来疗伤，‘金家楼’上下谁不知道？”

恍然大悟，展若尘拱手为礼：

“姑娘是施嘉嘉施姑娘？”

少女点头道：

“我是施嘉嘉。”

心中有种复杂的感觉涌起，展若尘面对这位金少强生前的爱侣，不由显得局促起来：

“不知是施姑娘，冒犯之处，尚请恕过。”

施嘉嘉忙道：

“别这么说，展——展大哥，如此岂不见外？”展若尘低声道：

“楼主对我救命之恩，施医之德，姑娘与楼主谊为至亲，情乃母女，屋乌相连，敢不同感德惠？”

笑了，施嘉嘉道：

“展大哥，我娘救了你，又不是我，你何必说得这么严重？你我之间，蒙受恩德的人，该是我才对……”展若尘轻咳了一声，道：“施姑娘怎会独自来到此处？”

施嘉嘉道：

“这原是我常来的地方，最近心情不好，来的时候更多；一个人坐坐，想想，多少也能排除一点郁闷……”展若尘敏感的道：

“少楼主遇害，还请施姑娘节哀顺变……”

沉默了一会，施嘉嘉幽幽的道：

“少强的死，我很难过，但更哀痛的却是娘，我心情不好，主要全为了

娘所遭到的痛苦……”

似有所悟，展若尘谨慎的道：

“但愿楼主能够早日恢复平静……”

施嘉嘉叹了口气：

“娘只有少强一个儿子，也难怪她老人家伤心……”顿了顿，她忽道：

“对了，展大哥，娘对你的印象很好呢，在我面前就不知夸了你多少次，说你有骨气，有胆识，有魄力，傲而不骄，实而不华，平淡中见精奇，冷肃里现抱负，娘说，你是一块上好的材料……”

展若尘道：

“上好的材料？”

点点头，施嘉嘉道：

“娘的意思是，你天生就是那种出人头地，独当一面的人。”

展若尘笑笑，道：“楼主谬誉于我了，江湖过客，孤伶草莽，实不知何以为终，哪里谈得上这般的雄才大略？”

施嘉嘉道：

“你是自谦了，展大哥，娘的眼光从来高人一等，她的观察，是不会错的……”

十一、凤亭表诚

展若尘沉默了一会，有感而发：

“对于楼主的关爱与赏识，我深觉惭愧，我实在不值得她如此嘉许……”

微微一怔，施嘉嘉道：

“为什么？”

展若尘苦笑道：

“在我而言，这是一种负担，精神上的负担，沉重又痛苦……”

施嘉嘉迷惑的道：

“怎么会呢？我娘向来极少夸奖人家，像对你这样器重的情形更为难得，展大哥，你应该觉得高兴才是，我不明白，如何会使你生起相反的感觉来？”

搓搓手，展若尘道：

“施姑娘，承受的恩德太多，并不是一桩惬意的事，那总会令人觉得站在一种不均衡的地位上，想什么，做什么，都不能以平等的立场为原则，现在，你是否多少明白了一点？”

思索了片刻，施嘉嘉笑了起来：

“我想我大概能够体会一些，但我却认为大可不必，展大哥，我娘对你这么好，绝不是只为了曾经施恩于你的原故，此中，缘份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娘说，她一见你就觉得你顺她的眼，怎么看怎么合意，就是对少强，她老人家还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

展若尘感动的道：

“楼主待我，实在情深义重，我不知要如何来报答楼主，才能略尽对她的感怀于万一……”

睇视着展若尘，施嘉嘉轻轻的道：

“我娘不是告诉过你吗，只要你顺着娘点，就比什么报答都使她满意了……”

展若尘喃喃的道：

“是的……楼主曾经这样说过……”

施嘉嘉诚恳的道：

“展大哥，我娘是个很孤单，很寂寞的老人，你别看她是‘金家楼’的主宰，是辽北的巨镇，平时威严冷肃，高高在上，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前呼后拥，气势十足，但她内心却是异常落寞的。她要维护她的尊严，顾及她的身份，她必须和四周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或是发号施令，或是运筹帷幄，她总是那么凛然，那么刚毅，又那么果决，她不能随便接近哪一个，别人更不敢随便接近她，久而久之，她就被她的权威与地位铸成了一尊偶像，供人敬仰、畏惧的偶像，然而，却也隔绝了她与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她是高踞尊位的，她也是最孤寂的……”点点头，展若尘道：

“我可以想像得到，位高权重的人，往往倍觉寥落，因为尊严与权势必须要以表面上的威仪来强化或衬托，然则，也就因此而孤独了……”

施嘉嘉道：

“展大哥，所以娘希望能有个合她心意的人多陪陪她，让她悒郁的情绪多少得以渲泄些，娘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诉说心事的人……”

展若尘不解的道：

“但，你不是很合宜么？”

轻唱着，施嘉嘉道：

“我是，展大哥，然而你不要忘了，我只是她老人家的义女，辈份上有差，渊源上有别，她有许多话，也不便和我说，况且有些需要对她提供意见或是帮她拿定主意的事，我就无能为力了……”

展若尘道：

“楼主手下谋士如云，悍将如雨——”

施嘉嘉道：

“你错了，展大哥，娘从来对于她的手下们只是发号施令，当她决定了，她就吩咐下去执行，极少征询过他们有什么意见，‘金家楼’一贯的传统皆是如此，娘的话，便是最后的断论。”

展若尘低沉的道：

“这是楼主的个性使然？”施嘉嘉道：

“是她的个性，也是贯彻权力和威信的必要手段，娘不喜欢主张分歧的场面，也厌恶意见杂沓的商议，她一向只往下传谕施令，而不容许下面的人，另生枝节——纵然那将比她原案更为完美！”

展若尘道：

“这是一位霸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地方之雄的要诀——独断专行，铁腕执掌，但是，这样的人，也就免不了离群孤单了……”

施嘉嘉道：

“娘需要有个身份立场上比较超然的人陪伴她，而这个人又要是她所赏识的，展大哥，譬如你，娘最近的心情极坏，少强的死，对她是个很重的打击，我已不能给予老人家什么慰藉，展大哥，全靠你了……”

话已说到这种程度，展若尘还能再表示什么呢？他舐舐唇，嗓音略微有些沙哑的道：

“既然楼主这么看得起我，任何可使楼主稍稍解忧祛郁的方法，我无不乐意全为遵从……”

施嘉嘉满意的道：

“展大哥，相信我娘十分高兴听到这样的话，等她老人家回来，我会马上去向她禀告……”

展若尘强笑道：

“只怕打扰过甚……”

施嘉嘉笑了：“这算得了什么呢？展大哥，我们欢迎还来不及……”于是，展若尘走到蛇尸那边，伸手拨回透过蛇身，钉入岩石之内的“霜月刀”，当刀刃扬起，蛇尸也被挑挪向绝崖之下，“霜月刀”浮亮莹寒的锋刃上，却是半抹血污不沾！收妥家伙，展若尘方始转回身来，亭子的另一侧，已传来“蹦蹦”玄小香的呼叫声：

“展爷、展爷，你在哪里？我业已将吃的喝的都带上来啦……”

望着展若尘，施嘉嘉小声问：

“这是谁？”

展若尘走上前来，边道：

“贵‘金家楼’的人，玄小香玄兄。”

施嘉嘉笑道：

“原来是这只‘猿猴’呀！”

展若尘提高嗓门道：

“玄兄，我们在亭了前面——”

一条身影跃腾而至——果然正是玄小香，他左手挽着一只上覆着罩的紫竹篮，右手提着一把中长铜壶，壶嘴里，犹还冒着热气哩。

脚未沾地，玄小香已喘吁吁的咧嘴嚷嚷开来：“这一阵好跑，来回我皆是全力奔走，生怕展爷你等久了，厨下的热食都还现成，只这冲茶的开水得耐住性子等它烧沸，耽搁了些时——”

说着，他一面转脸打量那头的施嘉嘉，施嘉嘉对他嫣然一笑，静静的道：

“玄小香，看你跑得满头大汗，歇会吧。”

玄小香赶紧向前跨近几步，躬身哈腰，堆起满脸的笑：“小姐，玄小香这厢向你请安，方才只顾着和展爷说话，一时竟未察觉是小姐在此了。”

施嘉嘉肃雅的道：

“没关系，你是和展大哥一起上来的？”

玄小香仍然哈腰道：

“是的，展爷来到咱们‘金家楼’老久了，咱们这‘金家楼’第一风景‘长春山’他却尚未游过，今晨展爷游兴勃发，我便陪同展爷上来走走……”

施嘉嘉微笑道：

“展大哥的伤势痊愈了吗？”

玄小香忙道：

“都好了，起先我也生怕展爷身子尚弱，太过吃力，但展爷看来似乎相当利落，健朗一如常人。”

展若尘笑道：

“玄兄，恐怕你流的汗比我还要多呢？”

玄小香打着哈哈道：

“本来嘛，论体气之厚，我就远不如展爷来得扎实哪。”施嘉嘉道：“玄小香，你都带来些什么吃喝的？”双手的物件微微上举，玄小香笑道：

“篮子里盛的是油炸春卷、玫瑰酥糕、鲜肉包子，铜壶中是冲好的极品‘铁观音’香茗，瓷杯两件，便在竹篮杆罩下面……”

施嘉嘉莞尔道：

“你倒设想得颇为周全，不过，经你这一说，我也觉得饿了。”

玄小香立道：

“这样正好，小姐，我便将吃食在亭中摆整舒齐，侍候小姐与展爷进用——”

施嘉嘉道：

“不，我们一起来。”

咧咧嘴，玄小香有些局促的道：

“这……小姐，玄小香岂敢如此冒失？”

施嘉嘉落落大方的道：

“不要过于拘泥戒规，这里不是堂口之内，大家随便点，自然愉快得多，再说，是我打扰二位，并非你们沾我的光，哪有强宾压主的道理？玄小香，你若不吃不喝，叫我如何下咽？”

玄小香呐呐的道：

“小姐，我看还是……”

打断了他的话，施嘉嘉道：

“好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一起来吧……”展若尘也笑道：

“施姑娘说得对，玄兄，礼数体制自当遵行，但也要看环境时地，施姑娘已经请你一同用膳，你若再加推托，反倒成为抗命啦。”玄小香躬身道：

“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于是，三人来至亭中，在那别致的，形同环状的石桌上，玄小香将素竹篮里的食物一一取出摆好，焦黄浅红与柔白的三式点心，尚衬以纹边的精细瓷盘，香喷喷热腾腾，别说吃了，光是看着闻着，已令人食指大动，再来饮上两杯滚烫芬芳的热茶，那等光景，就越发诱得人唾沫暗吞，迫不及待了。

施嘉嘉先坐下之后，展若尘于旁落坐，玄小香到底还是觉得拘束，只挨着凳边沾靠半截屁股，微欠着身，模样的确受罪。

深深吸了一口气，施嘉嘉笑道：

“晨间山景，原已爽气沁心，清氤盈怀，再加上这样的口腹享受，真可以说得上是十全十美了……”

展若尘道：

“如此十全十美，施姑娘，还得感谢我们玄小香玄兄的一番往来辛苦呢！”

玄小香忙道：

“理该效劳，嘿嘿，理该效劳……”

点心的滋味丰美可口，茶水香醇，啜饮之下自是更加甘饴，只是，只有两只茶杯，只好分开来用，施嘉嘉是女孩子，自然独占一只，剩下的一只，便由展若尘与玄小香合用了。

在这样的环境，如此的情调里，原该是多么和祥安逸，宁静满足，但展若尘内心的感受却酸涩又迷茫，有一股说不出的怔忡，难以言喻的怅失，以及，隐隐的刺痛……这已形成了怎样的一个形势，造成了怎样的一个局面？世间事难道果真像此般变幻无常又不可预料么？他用双手抹遍了血腥，以锋刃铸炼出一桩惨祸，但是，报应却竟然是恁般的亲切又仁厚，和悦又真挚，他完全不似一个仇敌，不似一个与这些人结怨的对头，他所受的款待，即使是这些人的恩人，也不过如此的了——“金家楼”固然不明白其中的曲折同真相，而越因其不明白之下的厚待，就越令展若尘困窘不安，以德报怨的滋味，却也这等的苦涩！咽下去一小块玫瑰糕，施嘉嘉诧异的望着展若尘：“你怎么不吃呀？展大侠，我看你似乎是有什心事？”展若尘啜了口茶，顺手拈起一条春卷咬了一半：“我会有什心事？我向来是个很豁达的人，肚里难得隐藏一点东西……”

施嘉嘉笑道：

“那就多塞一点东西进肚里吧，展大哥，我看你吃得很少。”

展若尘道：

“怕我胃口太大，连你的一份也装到肚子里去啦。”施嘉嘉柔和的道：

“展大哥，最好你多吃些，我已经差不多饱了。”扭过头来，展若尘道：

“我看玄兄倒是在和我们客气呢，他吃得这等斯文法。”玄小香正在用牙齿咬下一个鲜肉包子的外皮，闻言之下，不由笑了起来：

“展爷，你就别逼我的架子了，这可不是同伙计们在一道，容得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小姐面前，真假总得扮个样子不是？”

施嘉嘉轻笑道：

“不要紧，玄小香，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吃相好看与否无须顾虑，我

先前已告诉过你，眼前并非正式场合，用不着太过拘礼。”

玄小香道：

“是，小姐。”

施嘉嘉又向展若尘道：

“展大哥，平日在下面，你都做些什么消遣呀？”展若尘道：

“我？睡觉，吃饭而已，偶而在住处四周溜溜腿，小香兄倒是陪着我消磨了不少辰光，若非他时常过来与我聊聊，日子可真不好打发……”

施嘉嘉皱着眉道：

“这怎么成？娘回来我得禀告一下，叫他们多陪你到外面走走。”

玄小香接口道：

“小姐，展爷在咱们这里大概也住不长啦，他说过，伤势一好，便待向老夫人告辞离开……”

笑笑，施嘉嘉道：“他是什么时候说的？”

玄小香道：

“今天大早，我们一齐朝山上来的时候展爷半路还提过。”

轻轻呷了口茶，施嘉嘉道：

“展大哥已经改变主意了，就在你到来之前。”意外的一怔，玄小香问：

“展爷，当真？”

展若尘无奈的道：

“方才，施姑娘给我说了许多事，我觉得就这样离开似乎太不近情理，尤其楼主对我的关爱与厚望更不可拂逆，再三斟酌，决定暂时住下，等过一段时期始行辞别比较合宜。”一拍手，玄小香兴奋的道：

“好极了，展爷，我可是巴不得你能留下，哪怕只多住十天半个月也是好的，这样一来，我们老夫人就更会欣慰啦……”

展若尘道：

“怕只怕不能帮助楼主什么，反倒为楼主及各位凭添累赘。”

施嘉嘉道：

“你又来了，展大哥，希望你留下来，是我娘的意思，她赏识你，看重你，你在我娘的身边，至少能使她老人家心绪开朗些，这已是莫大的功德，怎么谈得上累赘不累赘上面去？”玄小香也道：

“而且我们大家也都和老夫人一样的心意，欢迎展爷能够留下来。”

展若尘道：

“楼主及各位盛情可感，我再不答应，就是不识抬举了，玄兄，刚才我已向施姑娘表明，自将陪侍楼主一个时期。”哈哈一笑，玄小香道：

“这才像话；能够挽留展爷住下来，全是小姐的功劳，我磨破了嘴皮子，展爷也硬是不肯答允呢……”施嘉嘉平静的道：

“我也费了不少唇舌，展大哥并不是一位容易妥协的人。”

展若尘道：

“施姑娘言重了。”

舒了口气，施嘉嘉道：

“只要娘能顺心，就比什么都好……”

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玄小香道：

“小姐，你也是一大早上山来散心的？”

点点头，施嘉嘉道：

“最近我常来。”

玄小香道：

“小姐都是独自上山么？”

施嘉嘉道：

“只有我一个人。”咽了口唾沫，玄小香道：

“小姐未曾练过功夫，单身来去，大有不妥，最好能有人陪侍左右，也免得老夫人知道了挂心。”

施嘉嘉道：

“说真的，这是‘金家楼’的产业之内，我倒不怕有什么歹人出现，没有料到的却是歹人虽然没有，竟然遇上了另外的凶险。”

吃了一惊，玄小香愕然问：

“遇上了另外的凶险？小姐，在哪里？是什么等样的凶险！”

施嘉嘉似是一想起来就有余悸，她指指亭前阶下，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就在那儿，我碰上了一条‘乌赤斑蛇’，本来我是站在崖边眺望的，一直没发现那条毒蛇就盘踞在阶前附近，直等我走回阶下，才猛的闻及‘嘘’‘嘘’怪声而察觉。当时，我吓呆了，一定是失声惊呼出口，方始引来了展大哥，正在那条蛇作势噬扑我之前，被展大哥及时斩杀了，好险啊……”

玄小香连道侥幸，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可不是险！小姐，那‘乌赤斑蛇’毒得很哪，万一被它咬上一口，半个时辰也活不到，据我所知，几乎就没有解药可救，小姐，这还真叫巧，若展爷晚来一步，事情就不得了啦……”

施嘉嘉道：“假如不是展大哥自蛇口下相救，我这条命早完了，玄小香，你到来的时候，正好替我收尸。”

抹了把额头沁出的冷汗，玄小香笑得有点吃力：“小姐吉人天相，自当逢凶化吉，冥冥中有神佛庇佑，便遭灾难，亦是有惊无险，但话又说回来，小姐如果真个遇上了什么不测，我们可都惨了……”

“噗哧”笑出声来，施嘉嘉道：

“看你这付紧张样子，事情已经过了，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玄小香又向展若尘沙着嗓子道：

“我的展爷，你倒沉得住气，发生了恁大的事情，居然只字不提，你可知道这是一桩多大的功德哪？你不只是救了小姐，也救了我们一大帮子人啊……”

展若尘淡淡的道：

“适逢其会罢了，玄兄，何足挂齿？”

玄小香忽然又变得形态兴奋，眉飞色舞：

“这一来更好了，展爷，看你往哪里走吧，你以后留住下来，岂不益发名正言顺啦？”

名正言顺么？展若尘不由苦笑起来。

十二、猎杀指令

深夜。

无星无月。

展若尘饮尽盏中残茶，刚想熄灯就寝，门扉上已响起几下轻轻的叩击声。

怔了怔，展若尘有些迷惑的行向门边，略微提高了声音问：

“是哪一位？”

外头，传来一个沉厚低促的嗓调：

“‘飞龙十卫’易永宽，展爷，尚请启门，在下奉有上谕面禀。”

“飞龙十卫”乃是金申无痕的贴身死士，也是这位金家楼主的心腹，十卫中的人奉有“上谕”，则必然来自金申无痕；展若尘不禁诧异，在这等深宵暗夜辰光里，金申无痕派人来找他会有什么事呢？

心头猜疑着，更有着一种惶怵不安的感觉，展若尘匆匆拔栓启门，易水宛那魁梧伟岸的身影业已一闪而入，并且顺势反手将门掩上。

展若尘轻声道：“易兄^备夜莅临，可是奉有楼主什么指示？”点点头，易永宽棕色的脸膛上是一片严肃慎重的表情，他压着声音道：

“就是现在，老夫人请展爷过去一趟。”

展若尘颇觉意外的道：

“楼主此刻传见我？”

易永宽道：

“正是，如今老夫人已在‘白石精舍’相候，还请展爷移驾一行。”

展若尘道：

“易兄可知为了何事？”

易永宽道：

“展爷到了自会知晓，老夫人腹深莫测，在下不敢妄加猜臆。”

于是，展若尘不再多问，吹熄灯火，随着易永宽出门。两人一路疾行，在“金家楼”广大幽深的地域里迅速穿走，展若尘却已发觉，易永宽专拣阴暗隐蔽的所在移动，尽量避免灯光能够映照着的，行迹上甚至有些闪闪躲躲的意味。

他心中十分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金申无痕深夜相召，已是有离常规，而来传谕的人却又如此举止诡异，像是生怕被什么人看到一样，以金申无痕的立场来说，大可不必弄这些玄虚，可是实际上偏又叫人琢磨不透，难以判明这位煊赫一方的女中霸主葫芦里是在卖的什么药。“白石精舍”到了。

那只是一幢小小的，全以乳白长条巨石砌造的房屋，石面粗糙未经打磨，然而凸凹不平的原石，却更增古雅朴拙的风味。

石屋四周植有千竿青竹，簌簌于夜风之中，有天籁之音，石屋的一扇窗口透出晕沉的灯火，暗朦朦的，黄惨惨的，似乎凝翳在窗纸上了。

易永宽才到屋前，黑暗中一条人影闪出，低声问：“来了？”

朝后一指，易永宽轻轻的道：

“来了。”

闪出的这人，乃是“飞龙十卫”中的严祥。

展若尘抢前几步，拱手道：

“严兄，楼主到了么？”

躬身为礼，严祥道：

“老夫人业已候驾多时，展爷，请。”

不再客气，展若尘趋前推开那道厚实的栓木门，一间陈设简单的小厅中，金申无痕正盘膝坐在一张雕花矮脚的长几之前，除了她坐着的一面苇蒲席垫之外，长几的对面，亦已摆着另一面苇蒲席垫。

小厅中再没有其他的人，显然，那面苇蒲席垫是为展若尘预备的，而且是个面对面谈话的局势。

晕黄的灯光，便自墙角一座莲花灯罩上散映出来，静静的，沉沉的，宛如浮漾起一片淡黄的雾氲。在沉暗的光晕映照下，金申无痕的神色显得平静中带着阴森，她垂眉低目，连语调也是冷漠又萧索的：“关上门，展若尘。”

回身把门掩好，展若尘上前施礼：

“是楼主相召于我？”

金申无痕道：

“坐下。”

隔着长几，展若尘在金申无痕对面坐了下来，他望着金申无痕，静候这位辽北黑道上的巨霸有所嘱咐。沉默半晌，金申无痕缓缓的开了口：

“你身子康复了吗？”

展若尘道：

“承楼主垂顾，业已痊愈如常。”

金申无痕颌首道：

“这就好。”

展若尘等待着，没有接腔，他当然明白，金申无痕此时此地召了他来，不会只是为了问这几句话。注视着展若尘，金申无痕开门见山的道：

“有件事，我想托你替我办一下，不知你能否答应？”展若尘冷静的道：

“但请示下，无不从命！”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道：

“很好，你非常慷慨。”

展若尘道：“比起楼主所赐续命重生之德，实不堪并论。”金申无痕道：

“展若尘，我且把话言明，我请你帮忙办事，并非为了曾经施恩于你而期以补报，只是为了我赏识你，信任你，希望你表现一下给我看看，自然，你是办这种事的适当人选亦乃原因之一。”

展若尘道：

“楼主明示，须我如何效劳？”

沉吟了一会，金申无痕道：

“说起来，这是一桩家丑，家丑固不可外扬，但是，家丑却也该有家法制裁，否则规矩就乱了，体统便难存……”

展若尘谨慎的问：

“楼主是指——？”

金申无痕低沉的道：

“昨天我才从‘南岭’回来，你可知道我这趟出去，是为了什么事？”

展若尘记起了玄小香私下告诉他的那件事——有关“南岭”一家属于“金家楼”的票号发生巨额亏空的事，但他却不好说出来，只有摇头道：

“我不大清楚。”

金申无痕道：

“在‘南岭’，我有一家票号，前几日经我派人抽查帐目，与库存核对之下，竟然短少了十一万两银子之多，那家票号的负责人‘九手金刚’赵双福，在我亲自赶到追究之前，便已隐匿起来，不敢朝面，这是很明白的事，短少的银钱，是被他侵吞或挪用了。”

展若尘道：

“这赵双福胆量不小！”

冷冷一笑，金申无痕道：

“是的，他胆量不小，但他所要受到的惩罚更会不小，展若尘，你也是在江湖上打滚的人，该知道侵占卷逃，贪污欺上的行为是如何不可原谅；银钱事小，规矩却坏不得！”展若尘道：

“楼主说得是。”

金申无痕又道：

“赵双福真正是可恶可恨，无行无德之极，他在‘金家楼’，由一个小小的头目，逐步爬升到‘雷字级’三把头的地位，再越两级，便是把头群中的大阿哥，‘金家楼’待他还能说不宽不厚？孰知这厮忘恩负义到这种地步，居然营私舞弊，搞起我的鬼来，像这等毫无心肝的畜类，岂能任他逍遥于报应之外？”

展若尘道：

“原是不能。”

金申无痕道：

“对，原是不能，所以他必须受到惩罚！”

展若尘道：

“楼主的意思，可是要我去执行这个‘惩罚’的任务？”金申无痕一笑道：

“不错，我深夜叫了你来，便正是托附你这件事。”有些迷惑的望着金申无痕，展若尘道：

“但是，我不了解——”

摆摆手，金申无痕道：

“我知你这心里猜疑的是什麼，展若尘，你想问‘金家楼’有明列的规律，有设定的掌法，而我又是‘金家楼’的楼主，似这等大逆不道的惩奸行为，原可光明正大的办理，却为何要暗中进行，更且委你一个组织外的人来代劳，是吗？”

展若尘道：

“楼主圣明。”

忽然叹了口气，金申无痕道：

“此中自有原由，也是我不得已的苦衷，说于你听，你便会明白我之所以出此策略的无奈处了；赵双福在‘金家楼’节节高升，攀得如此顺利，主要是我们老二对他的赏识和提拔。赵双福蒙受老二这般恩泽，自然一力巴结，全心仰承，久而久之，便成了老二的心腹死党，也是老二的得力臂助，他对老二事事顺从，老二对他便越加关照，依恃益甚，换句话说，他乃是老二面前的人。”

展若法静静的道：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楼主。”

金申无痕苦笑道：

“那是朝廷用以治国的法则，江湖上的组合，却难以适应，尤其黑道帮会，最重人和，赵双福的靠山是老二——我们的二当家，而老二又是我手下的头号人物，‘金家楼’的柱石之材。所谓打狗看主人，我要处置赵双福，却不能不顾着老二的颜面，至少，外表上总要使他圆转得过来，我不希望为了一个赵双福，搞得我和老二彼此心里存下芥蒂。”

展若尘道：

“那么，赵双福的事，二当家知不知道？”

金申无痕道：

“他是总管大计的首要人物，出了这等纰漏，他怎会不知道！”

展若尘道：

“二当家有什么表示呢？”

又叹了口气，金申无痕道：

“他告诉我，要我无须顾虑，一切按照规律处断！”展若尘扬着双眉道：

“难道二当家深明大义，公私分论，楼主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摇摇头，金申无痕的双眸中隐闪着冷峭的寒芒，她带着讽刺意味的淡淡的一笑，慢吞吞的道：

“你相信他的话？”

展若尘笑笑，道：

“这不是二当家亲自向楼主表示的态度么？莫非他是言不由衷？”金申无痕的语气有些僵硬：

“一点不错，他是言不由衷！”

展若尘习惯性的揉捻着自己如削的耳坠，轻声道：“以楼主看来，二当家的真意是什么呢？”

唇角撇了撇，金申无痕道：

“老二当然是想庇护赵双福，但这种话他说不出口，尤其以他的立场及与赵双福的关系而言，他更不便有所表示，他明晃晃的摆了这么几句话过来，骨子里的意思我岂会不知？”

展若尘小心的道：

“但赵双福业已畏罪潜逃了。”

眯着眼端详着展若尘，金申无痕似笑非笑的道：“你的思考很细密，反应亦相当敏锐，展若尘，你是否想问问赵双福的潜逃过程，内中是否有其他的隐情？”展若尘道：“会有么？”

低喟一声，金申无痕道：

“表面上看，赵双福出了纰漏，无以弥补，自然是以走为上策，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但我当时即曾想到，以赵双福与老二的渊源来说，他出这种祸事，怎会不向老二求援？以情理说，老二应该替他遮拦，并且，也有这个力量帮他过关，经我暗里探查，果然发现了两桩耐人寻味的迹象。”

顿了顿，她接着道：

“其一，就在我派人抽查过‘南岭’票号的帐目后第三天，‘窑缸口’我属下的一家粮行即奉到指令火速调借十一万两现银押解到‘南岭’的票号去，但银车甫动，又接到通知转头运回——一算时间，正是我亲自赶赴‘南岭’追究此事的同一天，后来，我知道赵双福也就是当天失踪的。”展若尘问：“楼主，‘窑缸口’距离‘南岭’有多远？”金申无痕道：“两百余里，

平时骑马，昼行夜宿的话，得走上将近三天，若是银车前往，只怕三天还不一定到得了。”

展若尘又道：

“从这里往‘南岭’又有多远？”

笑了，金申无痕道：

“也差不多两百里路，但我这次是轻骑前往，未曾乘舆，而且半途极少歇息，因此一天多点辰光便赶到了！”展若尘道：

“赵双福倒是走得快！”

金申无痕道：

“我发现的第二件可疑之事——赵双福如今匿藏的地方，竟是一个不在道上的皮货商人家中，那个商人日常与老二在暗里颇有往来，生意上，老二曾给了他不少好处。”展若尘意外的道：

“原来楼主早已将赵双福的下落查出来了！”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

“不要小看了我，展若尘，我的办法大得很，在辽北这块地面上，我一伸手可以遮得半边天，赵双福玩的几乎小把戏，算得了什么！”

展若尘不解的道：

“楼主又是如何查出那赵双福行踪来的？”

金申无痕双手平放几面之上，那是一双柔软又修长的手，白皙而纤细，一双属于养尊处优的女人手，她望着自己的双手，平静的道：

“一种慑迫，以及一种恐惧，展若尘，你明白不？”展若尘思量着道：

“我想，大约我能够体会……”

赞许的点头，金申无痕道：

“那个商人非常清楚‘金家楼’的潜势，也更知晓我这老太婆的手段，当他获得赵双福匿藏到他家的原因之后，他骇怕了，他怕一旦东窗事发，‘金家楼’将会抄他的窝，甚至连‘金家楼’的二当家也保护不了他，于是，他再三斟酌，反复衡量之下，还是审明了因果利害，悄然向我举发……这是今天下午的事。”

展若尘笑道：

“这个商人挺识时务。”

金申无痕正色道：

“不要看不起这个告密的人，他要活下去，一家老小也都要活下去，而他并没有替赵双福舍上全家性命的义务！”展若尘问道：

“赵双福躲到这商人家里，可是二当家示意？”金申无痕道：“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是老二示意——这商人与赵双福也有交情，赵双福出事前后，老二从未和这商人见过面。”

展若尘道：

“或者是赵双福自行前往那商人家里躲藏……”金申无痕沉重的道：

“但愿是如此。”

展若尘又把话题绕了回来：

“楼主，‘窑缸口’粮行的那笔银丙，是贵组合哪一位下的谕令借调？能够支配如此巨额银钱的主儿，想亦是极有份量的人物！”

金申无痕凝声道：

“是我。”

吃了一惊，展若尘道：

“是楼主自己？”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我专用的‘雪香笺’，上面印得有我的菱形铃记，封笺对折。暗号相符，一切形迹，俱是我惯常行令的格式，唯一不同寻常的是，我本人都不知此事！”

展若尘愕然道：

“如此说来，是被什么人盗用了楼主的信谕之物？”金申无痕道：

“除了这样的说法，还能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沉吟片刻，展若尘道：“楼主曾否想过，贵组合之中，有谁能够接近楼主这些信谕之物？有哪些人知道行令时的各种暗记格式？”金申无痕苦笑道：

“可以接近我书房的人，少说也有十余个以上，我的亲人，组合中的首要们，甚至负责洒扫清理的下人，至于熟悉暗记格式的就更多了，经年行令，何止千百？受令者无不知晓暗记的对合，格式的编排……”

展若尘道：

“笔迹如何？”

金申无痕摇头道：

“我亲笔行令的时间不多，他们注意的只是我的批条及铃印，笔迹变换，反倒不足为异了。”

展若尘喃喃的道：

“这就不好追查了……”

金申无痕道：

“不管是谁，总是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妄图调借银两为赵双福掩饰，但他们的动作尚不够快，等他们进行此项诡计之际，我已起程赶往查究，银车的脚程比不上我轻骑的便捷，时间上，他们已不及再作假弄伪，才又有通知银车回头的第二道谕示……”

展若尘道：

“不过，帐目不清在前，对方调借银两搪塞于后，我怀疑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否对事情有所补益！”

金申无痕道：“这一点，你就不明内里了，展若尘，此举乃是大事化小的做法，可将侵吞改为挪用，充其量，赵双福只是个保管不当，擅自支配的罪，犯不了什么大过，落个调遣的处分也就到头了，但若营利侵占，中饱贪没，则一朝事发，便是死罪坐实，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的打算不过如此！”

“哦”了一声，展若尘道：

“原来其中还有这等说法，楼主，赵双福既敢侵吞公银，难道事先他就没想到用什么方法来防范掩饰？”金申无痕道：

“他没想到的是我会突然派人前往抽查他的帐目，而且派的人不是例常大帐房的事，是我的嫡亲外甥端吾雄！”展若尘道：

“楼主怎会突然想到派人去抽查赵双福的帐目？”微微一哂，金申无痕道：

“我接到密告，指出赵双福有营利舞弊之端——展若尘，你总不会天真到以为我将偌大一片生意托附于人，而便放任到毫不关心的程度吧？”

展若尘道：

“当然，楼主自会另遣密线监视左右。”

金申无痕吁了口气，道：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总不能事事兼顾，桩桩考查，对不？”

展若尘道：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楼主，对二当家，楼主怎么说？”

表情阴沉了好一会，金申无痕的语声有些涩重：

“老二多少会有点牵扯，但是，一来没有证据证实，二来他既有心为赵双福遮拦，自己提拔的心腹嘛，也是人之常情。对‘金家楼’而言，老二多年辛勤，流血流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攀到如今的地位，也是拿半生的辰光换来的，我不能为了这桩事亏待他，更得维护他的颜面，无论怎么做，都能使他下得了台为原则。”

展若尘道：

“楼主之意，就是不让二当家卷入这个是非漩涡之内，惩处的手段，人在暗中进行？”

金申无痕道：

“不错，如此奸佞反叛且受到制裁，可儆效尤，且组合成员，牵涉者彼此心照不宣，我希望的就是这么一个微妙的结局！”

展若尘点头道：

“我会尽量办得使楼主满意。”

十三、血幡隐扬

室中的灯光，原本就颇为幽暗，那一抹晕晕的苍黄，反映得金申无痕背光的这边面颊益发显得森冷而阴寒，她低沉的道：

“展若尘，这件事我就完全交托给你了，记得要干净利落，半点蛛丝马迹不能留在旁人眼里。”

展若尘道：

“我很汗颜的向楼主禀告——半生以来，我一事无成，只就这类性质的行当，还堪称称得上是我的老本行……”阴森的面容上绽现出一丝笑意，金申无痕道：“你的长处很多，不止是这一样，但无疑的是，我烦你去办的这档子事，却乃你最大的长处之一，我不令圈子里的人去动手，一则怕走了消息，二则，在经验及技巧上，他们也极少有比你更高明的了……”

展若尘静静的道：“是楼主抬举。”

金申无痕道：

“不必客气了，展若尘，这件事你费心去办，千万要办妥了它……”

微微俯欠上身，展若尘尊重的道：“若然事败，便以性命向楼主谢罪！”

双目的光芒闪亮，金申无痕凛烈的道：

“用不着，赵双福的这条狗命还不值得拖累上你，总之，你尽力就得了！”

展若尘道：

“是，楼主，姓赵的跑不了。”

金申无痕道：

“那个皮货商人名叫石宗和，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胖子，左下巴上有颗毛痣，很好认，但你知道此人的外貌之后，用来辨识他则可，却别叫他看清了你；石宗和住在离此来去四百余里处的‘九槐庄’，很偏僻的一个所在，他是那里最大的一户人家，只有他的宅居前砌有石阶雕座，门上有兽环镶嵌，赵双福便住在他家西侧的厢房里，你一旦潜入，便会寻及……”

点点头，展若尘道：

“楼主，那赵双福是个什么生像？”

金申无痕道：

“黑得透亮的一条壮汉，四十一岁，突额吊眼，狮鼻厚唇，一眼就能认出。”

默记了一下，展若尘又问：

“这姓赵的武功修为如何？”

淡然笑笑，金申无痕道：

“能够攀到‘金家楼’‘雷字级’的三把头了，本事还会差吗？不过，这也要看由谁的眼光来判定，他比你，大概仍然逊上一截，但你最好全力施为，莫存轻敌之念，以免疏失之下，弄了个不可收拾。”

展若尘道：

“我不会轻敌，楼主，一向不会，那就是我所以还能活到现在的原因。”

金申无痕道：

“这样最好；赵双福擅使一条‘白链锥锤’，动作纯熟而快捷，拳腿方面的火候也不弱，你都要记着了……”展若尘道：

“事完之后，可要带回点什么来做证物？”

摆摆手，金申无痕道：

“不必，石宗和会详细告诉我的。”

展若尘似有所思的道：

“楼主，如今只有赵双福独自一人匿居在石宗和那里？”金申无痕沉吟着道：

“照石宗和所说，只有他一个人，但是否会临时起了变化，却未能逆料，我们希望你进行此事的时间，不会有第三者在场。”

展若尘道：

“如果另外有人和赵双福搅混在一处呢？”

金申无痕不似笑的一笑，道：

“一并灭口。”

展若尘道：

“是，一并灭口。”注视着对面的这位金家霸主，他又道：

“请示楼主，我该何时起程？”

金申无痕早已成竹在胸般爽落的道：

“今晚，就在离开这里之后。”

展若尘道：

“我回去收拾妥了，即便上道。”

金申无痕道：

“不用再回住处了，你的衣物及一应物件，皆已为你备妥，随时可以启程；我想，你的兵刃是随时携带不离的吧？”展若尘道：

“正在身上。”

双手互叠于几面，金申无痕带着几分歉然意味的道：“展若尘，但愿你不会埋怨我。”

微微昂脸，展若尘道：

“楼主为何忽出此言？”

金申无痕道：

“我是说，叫你走得这么急迫……”

展若尘坦率的道：

“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楼主，因为这不是一桩适于延宕的事。”

金申无痕又道：

“还有——我在未曾征得你同意之前，便已预先做了各项似已承你允诺的准备，你会不会把我看得太霸道，太专横？”笑了，展若尘道：

“楼主和我同样明白，但有所用，我是断不推辞的！”宽慰的连连颌首，金申无痕道：

“你能如此了解我的心意，我就一切释然了，展若尘，我没有白赏识你！”

展若尘严肃的道：

“多承楼主垂爱，展若尘万死不辞！”

金申无痕沉稳的道：

“很好；等一会，你从北角的密径出去，易永宽会为你引路，离开‘金家楼’十里之外，再行登骑——”展若尘点点头，没有接腔。

金申无痕解释的道：

“我们必须隐密，不露任何痕迹，展若尘，你回来的时候也要一样隐藏形踪，你和我都明白，‘金家楼’里有着赵双福的同路人，也就是包庇他，

袒护他的那些人！”展若尘道：

“我知道，否则楼主前往查究那赵双福的劣迹时，他的措施及行动就不会如此快速灵便了。”

叹喟一声，金申无痕道：

“待此事过去之后，‘金家楼’内外上下，少不得要整顿一番，几十年来积习太深，该要彻底振作了……”展若尘又沉默着没有回答，涉及人家组合内部的问题时，他一个局外人最佳的态度就是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当然，那是说如果他不曾受到委托的话。金申无痕抚抚额角，轻轻揉了几下，表情转变得十分慈祥亲切，似一位母亲在向儿子说话：

“这次在我回来之后，嘉嘉告诉了我一件事——展若尘，你曾在山上救了她的命？”

展若尘忙道：

“没有这么严重，楼主，那只是一条蛇……”金申无痕道：

“我知道那只是一条蛇，一条本地最毒的‘乌赤斑蛇’，而嘉嘉又未习武功，在蛇吻之前，毫无自保的能力，这样一来，展若尘，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碰着那条毒蛇的不是我，不是你，也不是‘金家楼’任何一个艺业在身的人，却是我可怜的小嘉嘉，而那条毒蛇乃是毒得足以致命的……”

展若尘搓着手，道：

“楼主，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当时只是适逢其会。”凝视着他，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施恩不望报吗，你？”

展若尘正色道：

“然则楼主续命重生之德我又该如何？”

金申无痕感动的道：

“你真是个好孩子，展若尘，我不会亏待你的……”展若尘恳切的道：

“楼主对我恩重如山，有生之年，皆楼主所赐，实不敢再有奢求……”

金申无痕道：

“嘉嘉说，你已愿意留在我身边了！”

咽了口唾沫，展若尘显得有些吃力的道：

“我的意思是……楼主，我是说，既蒙楼主高看，复承关爱有加，我愿尽量多做盘桓，奉侍左右，待楼主心情开朗之后，再行辞别——”

金申无痕“哦”了一声，语气颇为失望：

“迟早之间，你还是要走的了？”

舐润着嘴唇，展若尘小心的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楼主，哪怕一生相聚，也总是要走的，差别的只是个早走与晚走……”

金申无痕重重的道：

“那你就给我晚走，越晚越好，最好莫过于我先走了你再走，届时，海阔天空，就再也不会有人强留你，唠叨你了！”

展若尘惶然不安的道：

“楼主言重——”

金申无痕似也发觉自己稍嫌激动了点，她吸了口气，态度较为和悦的道：

“我只是觉得你特别顺我的心，如我的意，怎么看怎么好……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吧？似乎，在你身上，能够找到我业已失落的一些什么……”

展若尘噤声不语，他怕又说错了什么。

片刻，金申无痕沉沉的道：“可惜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我那可怜的孩子……他如活着，一定会和你相处得很好，你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那么孤傲、倔强，也都那么刚毅、洒脱，一付天塌下来也能使脑袋顶住的不在乎劲……”

只有一样不同，展若尘想着——那颗明辨是非，分论善恶的心！

默然良久，金申无痕抬起头来，笑得十分凄凉：“我说得太多了，展若尘，你去吧。”

展若尘谨慎的道：

“楼主没有什么不适吧？”

双目是迷茫的，浮着一层薄薄的，盈盈的晶幕，金申无痕似是异常疲倦的再度缓缓垂下头脸，一边沉重的朝外挥了挥手。于是——

展若尘轻轻站起，向金申无痕抱拳施礼，微欠着身，蹑着脚步悄无声息的走向门扉之外。

中宵的风，吹得有些萧索，夜很深，透着寒意，一种令人感到落寞又孤寂的寒意……。

景况又似恢复昔往的岁月了，独自飘零于莽莽大荒中，天穹是帐幕，沙尘是席垫，追着落月，迎着朝阳，那种逍遥却无定的日子，很苦，也很自在，但隐隐里总是觉得缺了些什么……

骑在这匹高大强健的骏马上，不徐不缓的往前奔驰着，缺了些什么呢？展若尘在想——一条根，一个窝么？抑或是精神上无所依托的空虚感？半生业已浪掷在江湖上了，现在才顾虑到这些，是不是嫌迟了点？

以往，他很少有这等近乎伤感的想法，慕孺亲情，天伦之欢，似是隔着他十分遥远，好像不是他这辈子应该企盼的事，然而，为什么又会生有恁般的感触呢？莫非是居住在“金家楼”这段辰光以来所受的影响！

摇摇头，他不禁自嘲的笑了，这算什么呢？尽管金申无痕对他这么好，实际上“金家楼”又岂是宜乎他久居之处？

迎着夜风，他深长的吸了口气，决定不再去寻思这个问题，他目前需要全神贯注的乃是金申无良交付给他的这个任务——暗中狙杀那赵双福的任务。

按说，他接受了这桩委托，便等于卷进了“金家楼”内部的争斗漩涡里去了，他的本意是极不愿涉入他人是非圈的，然而，这件事却不容他推拒，甚至稍有迟疑；因为委托他的人，乃是曾施大恩于他的人，天下再没有比救命之恩更浩大的了，生死的扭转，何啻性命的重造？活着的一切，也就该因循图报，何况，他对施恩者还负有如此深沉的歉疚？

仰着脸，展若尘向漆黑的夜空呢喃：

“大师兄，这一次，不知你认为我是在积德还是作孽？”

幽冥的旷野里，似是对他的呢喃有了回应——展若尘听到一种不属于寂寥大地的音响，隐隐约约的向这边传了过来！

嗯，马蹄声，是他的坐骑驰行之外的马蹄声。

回头望了望，来路上一片黑暗，看不见什么，但是，他可以断定是两乘健骑，正在以全力奔跑，仿佛在追赶着前面的什么。

莫非追的是自己么？他摇摇头，自己没有被人追赶的理由，至少，目前是没有。

将马儿侧行靠边，展若尘心中坦然，他有意让路，好叫后面的奔骑抢道先走。

于是，来骑近了，果然是两匹马，两匹毛色深暗的骏马，鞍上骑士，约略看得出身形也都相当高大魁梧。

展若尘只瞥了一眼，便将视线收回，他不想招惹什么麻烦，而盯着不相识的人注视太久，在江湖上的习惯来说，往往便是轻蔑挑衅的表现，他有什么理由去无端生事呢？

他将坐骑让向一边，但是，后面的双骑竟不超越，不但不超越，更且把奔速缓了下来——极为突兀的缓了下来。

心里有些纳闷，也立即生起警惕，展若尘没有回头，依旧以原来的速度不快不慢的靠边前行，他已觉得情势不对了！

后面的两骑眼缀了一会，蓦的略微逼近，其中有个沉浑稳定的声音响了起来：

“展朋友，且请稍住。”

轻勒缰绳停在路边，展若尘扭过身体，夜暗里，那两匹马也停了下来，约莫和展若尘相距十步，同时，展若尘亦发现那两个不速之客只这须臾功夫，竟已俱皆以头巾蒙住了半张面孔！

静静的一笑，展若尘道：

“是在叫我么？”

马头较前的一位骑士拱拱手道：

“正是招呼尊驾。”

展若尘端详着对方，道：

“我们曾是相识的么？”

那人摇摇头道：

“不曾相识。”

“哦”了一声，展若尘道：

“以前不曾相识，往后可能有见面的机会，否则，二位何苦如此顾忌，不肯以本来面目相示？只怕二位心怀有异吧？”

那人沉声道：

“我们实有难言之隐，失礼之处，尚盼尊驾包涵。”展若尘淡淡的道：

“二位找我，有何见教？”

对方缓缓的道：

“请问尊驾，夜来金婆婆秘密相召尊驾至‘白石精舍’，所谈何事？”

不觉暗自吃惊，展若尘表面上却极为安详的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道：

“我们的底蕴不便泄知于尊驾，祈能见谅；方才请教的事——”

展若尘忽道：

“二位也是‘金家楼’所属么？”

两个骑士互望一眼，仍由那原先说话的人回答：“不，我们不是！”

笑笑，展若尘道：

“二位并非‘金家楼’所属，却对‘金家楼’的事了若指掌，神机妙算，倒令我佩服之至！”

那人的语调不禁透着尴尬：

“展朋友，我们此来并无恶意，只是要向尊驾询问一桩对尊驾毫无损失

的身外之事，但求能以赐告，则感激不尽！”摇摇头，展若尘道：

“非常抱歉，金楼主与我谈话的内容我在道义上有保密的责任，不能告诉二位，违命之处，也请二位多多体谅。”两人又互视一眼，仍由这一个说道：

“希望尊驾再加考虑——”

展若尘温和但却坚决的道：

“不用再考虑了，我是无可奉告！”

僵窒了半晌，那人低沉的道：

“展朋友，尊驾既不愿相示，也就罢了，但我们斗胆，却有几句忠言要向尊驾奉告……”

展若尘道：

“我在洗耳恭听。”

那人清了清喉咙，神色显得极其凝重的道：“尊驾与‘金家楼’毫无渊源可言，这次因为金婆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施恩于尊驾，并延至‘金家楼’盘桓一时，关系仅此而已，身体上，尊驾仍属局外之人，我们敢请尊驾以局外之人，切莫涉入‘金家楼’内部的是非之内，明哲保身，方为上策！”

展若尘故作迷惘的道：

“我不大懂你的话，这位兄台，在‘金家楼’我也住了将近两个月，这段辰光里，我似乎并未觉得‘金家楼’有什么‘是非’在酝酿，或者有什么‘暗潮’在滋长，而我整日赋闲疗养，更不曾涉入某项‘金家楼’的私务之内，兄台忽作此言，实叫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眼神中似乎掠过一抹愤怒的光焰，但那人却忍耐着道：“尊驾如能置身事外，不牵扯于‘金家楼’某些纠纷之内，自是最好不过，但是这尚不属上佳之策——”展若尘道：

“什么才是你所谓的‘上佳之策’呢？”

那人略略提高了声音道：

“为求尊驾彻底脱离牵连或避免可能遭受牵连，我们诚恳的向尊驾建议——请尊驾即时离开‘金家楼’，永莫返回——”

笑了，展若尘道：

“兄台是以什么立场来向我作这种‘建议’？‘金家楼’的一份子呢，抑或‘金家楼’的敌对者！”

那人窒了窒，嗓门已有些生硬：“我是以什么立场来忠告尊驾，尊驾不必深问！总之，我们是一番好意，尊驾四海逍遥，五岳飞鹤，实不须凭空自招烦恼！”

展若尘颌首道：

“当然，我记住就是。”

另一个从头开始就未曾启言的朋友，蓦地出了声——火辣而暴烈：

“展若生，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展若尘不愠不怒的道：

“去拜访一位朋友，向他查问一件事；这个答复，你还满意么？”

这一位的火性不小，他厉声道：

“去看谁？查问什么事？”

盯视着对方的眼睛，展若尘似笑非笑的以左手拇指点点自己的脑门，故意慢条斯理的道：

“你要问的一切内涵，都蕴藏在我的脑子里，这位兄台，你有兴趣，何

妨设法剖开来看看？”

那人双目倏睁如铃，煞气毕露：

“你当我不敢？”

展若尘一晒：

“不是不敢，怕你是不能！”

“咯崩”咬牙，那人悍野的叫：

“给你抬举你不爱，展若尘，你以为凭你就能横过辽北这块地面？”展若尘心平气和的道：

“也横过这许多年了，仍然活到如今，可不是？”那人叱喝：

“他娘的——”

他的同伴急忙伸手拦阻，边向展若尘陪笑道：“尊驾见谅，尊驾见谅，我这伴当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急躁了些，尚请尊驾莫予计较……”

展若尘安详的道：

“好说，二位肯抬高手放我一马，业已感激不尽，我又哪里敢向二位有所计较呢？”

这比较深沉的一位忙道：

“尊驾言重了，好在我早经表明在先，我们此来，丝毫未存恶意……”

点点头，展若尘道：

“我相信，否则二位早就把我放倒了，严刑逼供，还怕我隐讳不招么？”

那人干笑一声，道：

“展朋友，言尽于此，取舍之间，尚请善自斟酌——”展若尘和悦的道：

“且慢，二位。”

对方眼神一硬，形色狐疑，虽仍在笑，却笑得有些牵强了：

“什么意思，展朋友？”

展若尘道：“在二位到来之前，我曾聆听蹄声，知道只有双骑，换句话说，似乎除了二位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了——当然我是指二位的同党而言！”

那人吸了口气，道：

“你想干什么？”

展若尘道：

“老实说，我在考虑，能不能把二位大驾留下来？”另一个勃然大怒：

“你试试看！”

摆摆手，这一位冷森的道：

“以你的本领来说，展朋友，或许可能——虽然你将经过一番周折，但我劝你不必尝试，因为你会发觉此举只是徒劳无功。”

展若尘道：

“怎么说？”

那人阴幽幽的道：

“来此之前，我们业已考虑到这一层上，固然我们的目的不是狙击于你，但我们对你的各项可能仍做了周详的防备；第一，我们二人的坐骑都是从千百良驹中挑拣出来的，脚力极健，起步的冲势尤为猛捷，我想你已注意到我们与你之间的空隙，那是十步，待你稍有动作，我们会在你扑临以前奔出两倍于此的距离，尽你全力追赶，你亦将发现越追越远，永不可能有接近的机会——”

展若尘道：“不见得，我的马儿或许不及你们的快，但我个人的动作却相当迅速——”

那人冷笑道：

“我们相信你很快，展朋友，然而你不要忘记，当你可以接触到我们的时候，却难保证一击奏效，我们只要有一次招架的余地，便有足够的机会远逸——我想，至少我们能够招架一次！”

想了想，展若尘道：

“不知你们的坐骑是否有你说的那样神骏法？”那人凛然道：

“我们会让你看到——其二，我们两人此来，都有着不可被俘的誓言，所以，我们全在事先预服了一种潜延性的剧毒，只要天亮之前不能返回服下解药，便将毒发身死；展朋友，我们也是道上称字号的人物，万一落入你手，不敢说是如何硬朗的英雄，起码熬上一两个时辰的自信还有！”展若尘慢慢的道：

“二位倒挺看得开，豁得上，听你如此一说，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悲烈得紧……”

那人僵木的道：

“现在，你可以照照你的心意行事了！”

沉吟片刻，展若尘道：

“也罢，二位请回——但我要预先声明，如果二位的坐骑不似你们形容的那般快法——也就是我可以追得上的话，我即将截留二位，而且不再相信二位预服毒药之说，因为你们在第一项对策上骗我，我就没有理由再相信二位那第二项对策——”

两人猛的唿哨出声，齐齐带缰，他们胯下的坐骑倏而人立长嘶，但人立之后并不似平常的马儿那样再行落地，却借着前蹄扬抬之势，旋风般回转冲刺，但见双骑昂啸，业已消失在黑暗中——蹄声狂骤，仿若连串的密雷一路响去！

不错，他们并没有夸大，这的确是两匹其快如飚，其疾似箭的好马！展若尘没有追，以他的坐骑性能而言，是决然追不上人家那匹马的，而他本人也不见得把握一招之内摆平对方——设若对方要逃，不错，他只有一招的下手机会。

怔忡了片刻，他终于叹了口气，策骑上道。

一路上他在想：这两个不速之和会是什么身份的人物！他们的消息怎么如此灵通？又是受了谁的指使而来？他们的确实目的何在？

不管怎么样，展若尘至少体会到一点——从此，“金家楼”怕是要动荡不宁了……

十四、叛逆者死

一路上，展若尘有了警觉，行动之间异常小心，他不但时刻注意周遭的情况，尽量掩隐本身的行迹，更且常常绕着圈子走路，东弯西拐，倏前倏后，以他所能做到的各种方式来回避可能的追踪者。

终于，他到了“九槐庄”，只是比他预定的日期迟了一天。

找不着“九槐庄”那九株交叠或者穿插的槐树——这大概已是一个湮远的故事了，但展若尘却相当容易的找到了石宗和的家。

金申无痕告诉他的很详细，几乎没有说错一点：“九槐庄”里最大的一座宅院，宽大的石阶两侧有着雕镂狮头的石座，而且，黑漆的大门上镶嵌着浮亮的铜质兽环。

展若尘先把马匹拴藏在附近一片疏林之中，这拴马的所在，也是他离去时最便捷到达的地方；然后，他默默审度着石宗和和这座宅居的形势及格局，把西厢房的位置牢牢记在心里。

一般进行袭杀计划的人，大多喜欢在夜幕深垂之后下手，但展若尘却没有这样的习惯，同时，他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与见解，在他认为，夜暗之中狙击目标，固然可以借夜色掩护本身，然而，对方亦可同样借夜色的掩护来反抗或逃遁，得失利弊乃是相等的，并不见得有什么绝对的便宜，而白昼动手，固然形迹不易掩蔽，至少却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光天化日下的猎物，要想遁迹乃是大大不易的。

这一次的行動，他主要讲求的便是成功，其他因素，他不打算多做考虑，他更不在乎对方有什么人看到自己，因为看到他的人，他都不会再让对方活着出去。

“霜月刀”贴在他的右肘上，宽大的袍袖便遮隐着刀刃，那种冰寒冷硬的感触，在他来说是熟悉又亲切的，乃仿佛有脉搏，有呼吸，有灵性，他体会得到刀身的蠕动与轻颤，也竟会得到刀身的诉说与思维，这是他最真挚的伙伴，忠诚不欺，全心效命，无论何时何地，都与他生死与共，患难相随，他知道，当全世界的人都遗弃他时，他的刀仍然会形影不离，伴他至终，而这么好的伙伴，却永远对他无所祈求。

日正中天时。

展若尘用一块青色的布帕，蒙住口鼻的部分，他选择自石宗和宅院的左后侧潜入；煌煌阳光照射之下，他凌空的身形，似一抹掠空的阴影。

西厢房是一连三间，两明一暗横向大门的格局，前头是连接正堂的一方天井，旁边便是一片园圃，索落的季节，园圃中也是一片凋零。天井中没有人迹，园圃里也是一片沉寂，展若尘来到厢房门前，他没有敲门，猛的将门推开，其实不必这么用力，门在里面并未下闩。

屋里，一张八仙桌两侧，有两个人正在面对面的细声交谈着，门扉突然开启的声音惊动了他们，两张脸迅速扭了过来，那是两张充满了讶异神情的脸。

展若尘很快的认出了其中的一张脸：黑中透亮的肤色，突额吊眼，狮鼻厚唇——不是“九手金刚”赵双福是谁？另一个的面孔却是苍白的，属于阴沉的那种苍白，尤其一双眼睛，透着蛇似的冷漠光芒，年纪和赵双福近似，约莫也在四十上下。

反手掩上门，展若尘首先验明正身：

“你是赵双福？”

那黑汉早已跳到一边，他怒瞪着展若尘，恶狠狠的道：“我是赵双福，你是什么人？”

那阴沉的人突然表情大变，他急促的道：

“不好，双福，这人可能是那边派来的刺客！”赵双福退后一步，粗浊的呼吸着，声音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惊悸，却也流露出极度的愤怒：

“你，你是那边派来的么？”

展若尘平静的道：

“‘那边’是什么意思？”

“咯崩”一咬牙，赵双福厉烈的道：

“金申无痕那老虔婆！”展若尘摇摇头，道：

“金楼主原是你的主子，如此称呼她，不嫌逾份？”赵双福怨毒的道：

“什么主子？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将她挫骨扬灰，这个专横霸道，赶尽杀绝的暴君！”

展若尘冷冷的道：

“看来，也不必留给你忏悔的时间了，你是不会忏悔的，因为你把你的错失归罪在那不肯姑息你的人身上，把你的忘恩负义抹煞于叫嚣之中——赵双福，你认命了吧！”面孔苍白的那人缓缓的道：

“我说得不错，双福，他是那边派来的刺客！”展若尘萧索的道：

“不是‘刺客’，朋友，是执刑者！”

额头上已冒出汗珠，赵双福嘶哑的咆哮道：

“好一个忠实走狗，无耻爪牙，仰承金夜叉鼻息的奴才，我就看你今天能不能得遂所愿！”

苍白面孔的那人阴沉的道：

“‘金家楼’中并没有见过你这号人物，你是金申无痕从何处召来的？”

展若尘双目平视，生硬的道：

“这你不用管，你们只要明白我是来干什么的就行了！”那人瞅着展若尘道：

“金申无痕许了你什么好处？值得你如此替她卖命？”展若尘道：“无尽德泽，无尽恩惠，这还不够向她尽全忠、效死命？”赵双福猛挫身，就在一只立柜之后探手一摸，一条银光闪闪的长链业已在手，银链的两端上，一头系连着拳大的三角形尖锥，另一头则是同样大小的一枚圆锤，锥链互映，显示着这是一种极为凶狠的兵器！

面色苍白的那人走到八仙桌的一边，双目冷锐，神情凝重的道：

“双福小心，金夜叉向来老谋深算，稳扎稳打，不干没把握的事，她既遣来此人，而且又是独自一个，足见来者不善，早有计较，我们不必贪功，尤戒激动，和他耗着干，时光拖下去，他就难以得逞了……”

赵双福咬着牙道：

“我省得，便是拼上一死，好歹也得拖着这奴才垫背！”展若尘古井不波的道：

“你们都说妥了吧？”

“了”字宛似一颗冰珠儿弹碎于空气中，冷冽的尾韵有如冰屑的飞散，展若尘上身微倾，两抹芒电在同一时间分别暴刺赵双福及他的伴当！

赵双福猛侧急斜，手中锥锤并出，仿佛抖起了两团闪掣的流星。

面色苍白的那人足尖倏钩，人和桌“呼”的倒翻，“砰”“砰”连响，那明明是一抹刃光，却陡然在翻起的桌面上穿透七道裂痕！

展若尘的袍袖飞挥，寒芒吞吐“铿锵”两响，赵双福的锥锤立时荡向左右。

凌空人影倏旋，那人双腿横旋，快不可言的扫卷过来。

展若尘身形倏偏两尺，“霜月刀”脱袖而出，一片轮形的光华猛然滚回，空气立时激涌呼啸，那人跟着连连倒翻，血同雨洒！

“好畜牲！”

赵双福狂吼一声，双臂挥舞交穿，人在屋角，锥锤飞闪，如雷火劈豺，似流矢纵横，朵朵银花，便密急无匹的绽映于展若尘四周！

展若尘不动不移，出手准确快疾，伸缩之间，刃芒弹掠舒卷，指顾来回，宛如可罩天地。

于是，金铁的交击声盈耳不绝，任是赵双福动作如电，有似九手齐展，却也仿佛骤雨打油伞，滴滴也浸不进去！

那面色苍白的人，全身受了五处刀伤，俱是刀刀见骨，肌翻肉绽，他的脸孔更形惨白了，但他却一声不吭，咬牙挣扎起来，抽冷子猝然由后扑进——手中已经多了一柄两尺长短，粗若拇指，顶端罩有倒钩的“穿心刺”！

展若尘就在刺尖将要沾身的瞬息，贴着尖头回转，身形甫动，右手刀刃暴翻，那人已闷哼半声，一头撞出几步之外，略微抽搐之后即已寂然不动。

怪叫着，赵双福长身扑来，锥锤交织翻飞，像煞狂风暴雨，强有力的锥锤回射旋舞，砸得满屋子的东西碎裂迸溅，歪塌倒斜！

展若尘快逾石火倏忽闪掣腾挪，身影流走，似是一抹有形无质的幽灵。

左回右旋，赵双福扭动着姿势，锥锤暴烈的追击着敌人，他满头大汗，喘息如牛，模样真似发了疯！

倏然——

展若尘不再躲避，他流虹也似暴迎当面而来的锥锤，“霜月刀”却在锥锤近身的刹那偏出，“呛啷”声响，他的人已掠过赵双福肩头。

“噉……唔……”

赵双福结棍的身体猛然一僵，他直挺挺的站着，凸瞪着眼珠，闭嘴吸气，却忍不住那窒息的呻吟，他的面孔已经扯歪了，黝黑的光亮在迅速减退——减退成那种可怕的灰黄色……

展若尘背对赵双福，缓缓抽回右手，他的“霜月刀”，便也缓缓自赵双福厚实的背脊中拔出，刀刃依旧晶莹清澈，宛若秋水一泓。

当刀尖离开了赵双福的身体，他才叹息般吐了口气，一堆烂泥般软软倒了下去。

很快的，展若尘扑向里间，那是一间卧房，空荡荡的并没有人，他毫不犹豫，又迅速撞进另外一个房间，也只是刚刚把门踢开，面对着他，一个女人已经“扑通”一声跪在地下！

展若尘意外的怔了怔，一怔之后，不禁又为难起来，他不喜欢杀戮女人，尤其是一个毫无反抗之力，正在向他下跪的女人！那女人约莫三十上下的年纪，细皮嫩肉的，生得十分妖媚，看上去就知道不是属于良家妇女的那一类型！现在，这个女人正在全身发抖，满眼含泪，那张原本媚气十足的脸庞也因为过度的恐惧而走了形，她跪在那里，哆嗦得几不成声：

“饶……命……英雄……求你饶命……”

展若尘皱着双眉，冷冷的道：

“你是赵双福的什么人？”

那女人抽搐着，筛糠似的抖：

“我……我……我是……他……他的……他的……”展若尘大声道：

“是他的老婆？”

那女人惊悚的哭出声道：

“不……不，我不是……不是他的……老婆……”展若尘暴烈的道：

“不是赵双福的老婆，你却躲在他的卧室之中做什么？”几乎要吓瘫了，那女人连跪都已跪不稳，她匍匐在地，噙着声哭：

“英雄饶命……我真的不是赵双福……老婆……我……我是暂时在这里……在这里侍候他……”展若尘重重的道：

“这话怎么说？”

满面的泪痕浸融着脂粉，女人的那张脸就花糊糊的益发不中看了，她颤惶的抽着气道：“我们……曾经言明……他出八百两银子……让我陪他一年……”

展若尘哼了哼，道：

“原来你是赵双福的姘头，还是临时性的姘头！”话说得很不好听，但这女人岂敢顶撞一个字？根本她也没有想到要顶撞或辩解，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活下去，而她深切明白，站在当门的这个主儿，乃是存心来宰人的，对方业已血淋淋的活杀了一双，决不在乎再缀上她一个……

江湖上的纷争与纠葛，大多带着赤漓漓的色彩，由始至终，全是拼命断魂的事，一旦沾着边，至少也得脱层皮，她知道自己已经卷进来了，而且窥及了这场杀戮的隐密，照说，保命的希望实在不大……

冷汗并着热泪，这女人哭得好冤……

展若尘阴沉的道：

“你陪着赵双福有多久啦？”

抖索着，女人咽着声道：

“才才……两个多月……”

展若尘目光冷硬的道：

“有关他的事，你知道多少？”

猛的打了个哆嗦，女人悸怖的申辩：

“英雄……明鉴……我只是一个……出身贫贱……的苦命寡妇……由于日子过不去……才经人说合……以一年为期……暂时来赵大爷身边侍候……他的事，又哪里会向我说？”

展若尘道：

“你会一点都不知道？你甚至不问他为什么要潜逃，要匿藏，不怀疑他为什么放着‘南岭’一家大钱庄的老板不做，却跑来此处终日惶惶的寄人篱下？”

那女人抽噎着道：

“我不敢问啊……他也没向我说……但……但是我也猜想得到他是出了事……这些日来，他的情绪十分紧张……脾气也极暴躁……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连个风吹草动都能把他惊得一跳……我明知不妥，他不说，我半个字也不敢提……”

展若尘沉默了一下，道：

“你的名字？”

女人窒着声道：

“我姓季，季月美。”

展若尘道：

“方才你说的都是真话？”

季月美叩了个头，泣声道：

“英雄，求你可怜我，我决没有半句谎言……”展若尘道：

“和赵双福在一起的那个白脸汉子，他是什么来历你可知道？”

摇摇头，季月美道：

“那人是干什么的我不晓得，他只是这两三天里才常常来，赵大爷从来也没给我引见过；他们每次会面便聚在一起密谈，谈些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到时候给他们泡茶、做饭……”

展若尘低喟一声，道：

“连那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

回想着，季月美忽道：

“对了，我好像记得赵大爷称呼他‘老游’，至于他是不是姓游，或者乃是他的绰号，我就不敢确定了……”展若尘凝视着这季月美，好半天没有说话，季月美不禁又抑止不住的颤抖起来，她泪如泉涌，哀恳着道：“英雄……请你不要杀我……我是无辜的……我对你毫无害处，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英雄，我与你们之间的恩怨全然无关……”

双眸的光芒冰寒而木然，展若尘在酌量着，他站在那里，就宛若一座山！

季月美啜泣着道：

“我可以向你发誓，向你赌咒……英雄，我永不会泄露今天的秘密，永不会向人诉说一个字……。我会忘了这件事，就当我从未见过经过……”

展若尘萧煞的道：

“季月美，天底下有许多营生，许多行业，有的正常，有的反常，我想，你大概是专门靠着同人姘居来维持生活的吧？”

呆了呆，季月美突然痛哭起来，她一面哭，一面吸着气道：

“既是……英雄早知我的底细……我也就不必……瞒着英雄了……不错……我，我是像这样过活的……但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我是个女人……无才无识的女人……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娘俩都得活下去……我没有别的本事，只好出卖我的身体……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除了身子，也就再没有其他的了……”

沉吟着，展若尘道：

“在这一方打滚久了，你的眼皮子也应该相当活络，季月美，江湖上的传统，想你也多少知道一点？”季月美咽噎着道：

“我听过些……”

点点头，展若尘道：

“眼前的事，是一桩不能留活口的事，你明白？”全身都似要瘫了，季月美挣扎着道：

“我是无辜的……英雄……我发誓不泄漏今日之事……求你放过我，看在老天份上……也看在我那嗷嗷待哺的孩子份上……英雄，我求你，我求你啊……”展若尘静静的道：

“你运气太不好。”

季月美绝望的颤着声道：

“英雄……求你……求求你……”

展若尘视线下垂，徐缓的道：

“你运气欠佳，我的运气尤蹇——但我宁愿自己承担责任，也不乐意向你下手——”

季月美瞪大了那双红肿的泪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唇抽搐着，嘴巴连连翕张：

“你……你是说？英……雄……你是说？”

展若尘低沉的道：

“我是说，季月美，我要和你赌一次。”

迷惘又惊疑的，季月美呐呐的道：

“赌一次？和我？和我赌一次？”

展若尘异常稳重的道：

“不错，赌一次——你的模样，你的神态，你的央告，你的祈求，尤其是你在此事中的立场，全使我不能下手斩杀，然而，或许你是故意装扮的，或许你骨子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更可能你表面的反应与你的实际内蕴截然迥异！”

凄哀的落着泪，季月美道：

“英雄，你不要这样怀疑我……我没有骗你……我一切正如我所说……我只是个可怜的女人……出卖灵肉的可怜虫……”

展若尘道：

“但愿我没有错，你的情形正如你所说的这样，是以我的理智才要与我的仁恕之念赌一赌，也要以我的猜疑同你的诚实与否赌一赌；季月美，我在江湖上厮混已经够长久，试过了各式各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奸狡之徒，也遇多了做工十足，见风转舵的刁滑之辈，因此对人心，对人性，早已失去了那种直觉的天真和浮面的信赖，但我不希望重蹈覆辙，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季月美泪流满面，感激零涕的啜泣着：

“我明白……我明白……英雄……你放心吧……你不会输的，你永不会输的……好人必有好报……英雄，你的仁慈，你的宽恕……老天一定会补偿你……”无声的苦笑着，展若尘道：

“把细软收拾好，你去吧。”

诚诚敬敬的对着展若尘叩了三个响头，宛如再世为人的季月美咽着声道：

“英雄，我知道不能问你的名姓，但我却会终生记得你，铭谢你，请接受我与我那孩子的祈福，真挚的感戴……”挥挥手，展若尘道：

“去吧，但谨记三缄其口！”

季月美抹着泪站立起来，沙哑的道：

“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英雄，正如同我向你所保证的……”

当这个死里逃生的女人匆忙收拾妥当，又再次向展若尘叩别之后，展若尘在房中略略抄查了一遍，却没有其他发现，他不再逗留，径自推窗而出，沿着屋脊飞离这幢宅院。

从他开始行动，一直到他离去，过程中并非是毫无声息的，而某些音响

的传扬应该能使宅子里其他的人察觉，然则竟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一切静寂无声，这座宅院就仿佛是幢废弃已久的空屋一般；展若尘明白，宅子的主人石宗和必已知晓这是怎么回事了，石宗和默契在心，当然不会，也不敢自找麻烦。

归途上，展若尘思量着一件事——他义释季月美的事，心头多少有些疑虑的感觉，他不能确定，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

正如他曾向季月美所说，他没有杀戮对方灭口，实际上担负的责任极大，秘密的泄漏，内情的宣扬，他本人的身份，加上金申无痕的立场与嘱托，俱将难以收拾，真个到了那步田地，他就不啻自陷困境，进退维谷了。

但是，他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冒这次险，他不愿再干后悔的事，尤其这样的后悔乃是无以补偿的，与其将来可能痛苦，莫如眼下先行承受疑虑的煎熬，正确的答案，他不须多久便会知道了……

杀戮同仁义，往往是两个极端，可是在某些情形之下，却又是浑然一体的连结，生死之中若有分径，那便在于一个“理”字上了。

展若尘沿着大道，策骑往前路奔去，他业已在来时耽搁了一天，他想回程中尽量加快趲赶，将这延误的一天弥补过来……

十五、生死陷阱

清晨。

空气中有一股寒冽的透凉，深吸一口，肺腑之间都被那种凉沁刺激得微微颤悸，但却是一种舒适又熨贴的颤悸。有薄雾，太阳尚未露面，这显然会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展若尘业已奔行在路上，打东方泛白之前，他早就开始登程了。

沿途行来，都很顺利，他预料可以照他的计划赶回“金家楼”，并且，那耽搁的一天也能弥补过来。蹄声激扬着，一路向前滚去，展若尘想着心事，在周遭轻纱似的雾气飘渺中，他的心境也似同雾氤相融，变得有些迷迷蒙蒙的了。

忽然，他把奔速缓了下来，眯起双眼向路前的一片蒙胧里注视——那里似有一团黑影在蠕动，极其缓慢的蠕动，而这团黑影比诸一个人的体积要来得庞大。

更谨慎的使坐骑换成了小碎步，展若尘戒备着朝前接近；本来，道路上发现其他的人迹乃是一桩极为平凡的事，展若尘大可不必如此慎重，然而，令他起疑的是这类似“人迹”的黑影却来得如此庞大，更且移动得反常的缓慢

世道已经够艰险了，江湖中的诡异变化却益为离奇，什么样的花巧，什么样千奇百怪的名堂都有可能发生，展若尘从不对“反常”的事掉以轻心，经验是辰光岁月的累集，也是血与泪的结晶，他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加意审慎，那就是他所以尚能活到现在的最大原因。

于是，他已接近到可以看清楚那团黑影的距离之内，他停下马来，微微有些迷惑，但是他表面上的神情却一片木然，冷凛的木然。

那团黑影果然是“人”的影子，为什么又比一般的人影来得庞大呢？说穿了有点可笑，因为那是两个人合在一起的影像。

两个人，一个白发苍苍，身腰佝偻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而大姑娘却是背在老头子背上，薄雾迷蒙中，看上去自然便显得怪诞了。

不过，这却又解开了一项疑窦——为什么这团影子移动得如此缓慢。

展若尘早就练成了一种定力，掩藏内心实际感受的定力，如果他认为需要，他便永远可以使表面的反应截然分断……

他冷冷的凝视着这幅出现在大清早的怪异图案——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子，如此吃力的背负着大姑娘，犹在拖着蜗步，气喘吁吁的往前挣扎。

老头子似也看见他了，在俄顷的惊愕之后，老人那张皱褶深刻的枯干面孔立时浮漾起欣喜又祈盼的表情，朝着这边蹒跚走近几步，老人喘息着沙哑的开了口：“这蒙蒙亮的一大早，遇上个人可真不容易……这位，呃，老弟，你是待往哪里去呀？”

展若尘静静的道：

“我去的地方，和你要去的地方，正是两个相反的方向，老丈。”

老人的神色暗了暗，又忙道：

“老弟，我想求你帮我老头子一个忙，我实在撑不住啦……”

展若尘看了看脸孔侧搁在老人肩上的那个少女，她有一头浓黑的秀发，发丝正散乱的披垂在老人的颈肩四周，这位少女的双目紧合，面色出奇的苍

白，呼吸很微弱，似乎有些不妥，若不是她的背部还在隐隐的起伏，便会令人怀疑她到底是死的抑是活的！

双眉皱了皱，展若尘道：

“什么事，老丈？”

又喘了口气，老人疲累的道：

“你也看见了，老弟，我背上背的是我的孙女，昨夜里，她忽然得了急病，人就这么晕晕沉沉的委顿着……我好不容易挨到天光，赶紧背着她往前面的‘三合埠’去找郎中诊治，这一路下来，业已背她走了十多里地……咳，我真是不行了，就这十来里地，几几乎已累散了我这一把老骨头……”展若尘没有答腔，但他已经知道老人希望他帮忙的是什么事。

露出一脸乞恳的神情，老人可怜兮兮的道：

“老弟，我不敢指望你像我这样承力背负我的孙女，但至少你还有匹大马，求你用你的马载乘着我祖孙两个，赶早到‘三合埠’去，找个郎中给她瞧瞧……”展若尘道：

“那‘三合埠’离此多远路途？”

老人赶紧道：

“不远，老弟，只有十五六里……”

展若尘未免作难，他重任在身，急着回去复命，这是丝毫也不能耽误的事，何况实际上他业已耽误了，然而眼前这一老一少，却又正处困境，少女更在重病之中，模样透着十分严重，他若拒绝了人家的要求，不啻见死不救，休说江湖上的道义传统不容如此，便他自己的心性为人也做不出来……他正在迟疑着，那老人又踉跄的挪动两步，央告着道：

“老弟，求求你行行好，帮我一把……我是真个挺不下去啦，小孙女的病又误不得，你这是在救两条人命啊，几步疏远，只要你一拨马就到……”

吁了口气，展若尘道：

“好吧，但话说在前面，老丈，一待送二位到了地头，我可不能再行耽搁，立时就得往回赶……”

连连点头，老人感激无限的道：

“这个当然，这个当然，老弟你一片好心，压下自己的事不办，先耗时光帮着我们一老一少，既到了地头，哪能再拖累你？就这么说，一抵‘三合埠’，我们就下马，老弟你尽管上路……”

展若尘抛镫落地，往旁边一站：

“老丈，你同这位姑娘先上去坐好！”

来到马儿眼前，老人稍一使劲，便差点跌倒，他勉强站稳后扭过头来，涨得老脸泛赤，颇为窘迫的喘着气道：

“老弟……我委实力乏了……全身又酸又痛，我这小孙女背在背上，活像就是一座山……对不住，请你劳驾帮我扶她上去……”

展若尘只好走了过来，从老人背上抱下了那个少女，少女体形窈窕纤细，并不算沉，而老人却如释重负般，长长嘘了口气，伸展着四肢：

“我的老天，这小丫头平时看着她瘦伶伶的轻飘得很，怎的一背上身却这么个压人法？这一路上来，我连气都差点透不出一口……”

漠然看了臂弯中仰躺着的少女一眼，展若尘发觉这少女长得相当秀丽，纵然在大病晕沉之中，面已苍白得近乎透青，但依旧有着那一种灵逸娟俏的韵味，他挑挑双眉，问道：

“你家里没有别人在了么？老丈，为何不请个较为壮健的人前来送她？比如她的父兄之类。”

老人停止了松散筋骨的动作，凄然摇了摇头：“如果她的父母还在，哪里用得着我老头子来拼这个命？死了，早死了五年多喽，可怜她爹娘就只生下她这一个女儿，独胎之后便双双撒手归天……我们祖孙是相依为命，我业已六十多岁，一辈子受够了孤苦贫困的折磨，这人世间的种种光景，对我来说，早腻味了，我宁肯一根绳子上吊，也不能再让我的小孙女走在我前头……”展若尘默然半晌，道：

“上马吧，老丈。”

点点头，老人往镫前一靠，马儿受惊，已突的昂首立蹄，轻嘶起来，老人似乎比马儿更怕，他急忙往后缩退，一付手足失措样子。

展若尘轻轻出声，安抚着坐骑，边道：

“老丈，你从未骑过马吗？”

尴尬的搓着手，老人赧然道：

“老实说，不曾骑过，在乡间，驴倒骑得不少……”展若尘道：

“我先上吧，我坐妥之后，你再上来坐在我后面，你的孙女我只有打横抱在前头了。”

老人哈着腰道：

“你怎么说怎么好，老弟，麻烦你啦。”

于是，展若尘微一偏身，怀中还抱着个人，竟已腾空而起，漂亮利落之极的稳坐鞍上，他侧首对着老人，同时伸出右手道：

“来，老丈，我扶你一把！”老人道声谢，双手抓紧展若尘伸出来的右手，一只脚堪堪踏向马镫——

变化便在这时发生了。

老人看上极其笨拙乏力的动作，竟突然转为矫健迅疾，他抓紧展若尘右手的那双手立时坚硬有如铁钩，身形暴飞而起，将展若尘的手臂绕头极绞，似欲生生折断！

几乎不分先后，抱在展若尘怀里，那个原本处在晕迷状态中的少女，也骤而缩曲，一只左手折向展若尘后领，右手翻挥，猛插展若尘胸膛——她的右手在极短的距离里划过一抹弧光——敢情她的右手食中二指上套着两枚蓝闪闪的三角形钢锥，而这两枚钢锥之上，显然还淬了奇毒！

变异是如此突兀，又在如此接近的距离下，其情势之险恶无言可喻，供给展若尘思考对策的时间可以说完全没有，在刹那间的惊愕里，反应纯凭直觉——一种经验累集的直觉，与一种心和神的连锁动作。

展若尘的右臂已被扭绞至颈后，老人正狠命折紧往下猛带，少女的纤纤玉手扯着他的后领，把他骑在马上的身体拉扯成倒仰的角度，而那两枚套在食中二指上的淬毒钢锥，业已眼看着插向胸来，对方这一举动，十足表露着是要置他于死地！

双目暴睁，展若尘在千钧一发中叱喝如霹雷，他右臂倏抖，袍袖中寒芒炫闪，老人首先怪叫着抛洒两溜赤漓漓的鲜血倒翻出去，他的双脚脱镫扬并，在少女的淬毒钢锥将要沾衣之前，“啪”声夹住了对方的手腕上，但是，那少女拖扯住他后领的左手倏松，五指斜插，居然生生透及展若尘的肩胛五分！

如果少女不是由于姿势受到限制的话，她这挥指插戳的动作，只怕就要将半只手掌全送进展若尘的背脊之内了！

挫牙切齿的展若尘并挟住少女手腕的双脚狠力搓扭，于是，那少女尖叫之声，颤长的尾韵渗杂在骨骼碎裂的刺耳音响中，少女白里透着灰的一张面孔，这一下真正涌出了灰黄！

猛向斜翻，展若尘头下脚上的打横滚动，少女被扯带空中七尺，她挣扎着的身体尚未朝下坠落，展若尘双脚闪弹，“吭”“吭”两响，又将少女踢得凌空兜转，窒闷的呻吟着手舞足蹈摔跌出老远。

挺立地下的展若尘面容酷厉，深陷的双目中煞气毕露，他注视着刚从地下爬起的老人——老人双臂之上，自腕至肘，全被豁开了近尺长的血口子，皮肉卷裂，深可见骨！

歪歪斜斜的拿稳了身形，老人夜枭般磔磔怪笑，满脸狰狞恶毒之色，先前那种忠厚老实而可怜可悯的模样，那受命运拨弄的怆然，那迷茫于一片灰黯前程中的乡气，全已荡然不存，如若彻头彻尾改换了一个人！

同样的一张脸，同样的一个人，居然在须臾之间便产生了这般极端相反的变化，该是多么可怕，又多么可惊——那颗心蕴藏的内涵，竟是恁般左右着人的形象，善与恶的形象！

展若尘觉得有些悲哀，也有些自嘲的悔恨，这算什么呢？一番好意，竟换来了一场灾难，又是几乎要了他生命的灾难。

好人真的是不能做吗？老天。

这就是人心，这就是人性，苍穹包括着的大地与万物啊，还有比这更不易捉摸的东西么？

老人笑得呼了口气，他咳着一指展若尘，模样古怪的道：

“姓展的……好小子，算你命大！”

展若尘冷冷的道：

“我的命大，老朋友，只怕你的命就不长了？”老人蓦而表情阴鸷下来，他峭锐的道：

“今天既然接上了你，姓展的，我们早就有了最坏的打算，你不必得意，我们便拼了，你的命也长不久了，至多是快一点慢一步的区别而已，你这条命业已有人要买定了！”

展若尘低沉的道：

“谁对我这么有兴趣？”

老人凛然的道：

“这个你不用问，问了我们也不会说！”

点点头，展若尘道：

“那么，告诉我为了什么？”

老人狂笑一声，道：

“糊涂哪真糊涂，展若尘，你闯了这么大的祸事，弄出如此令人痛恨的纰漏，而你自己居然尚不明白？”展若尘平静的道：

“我是不明白。”

老人暴厉的道：

“你便做个冤死鬼也罢！”

不似笑的一笑，展若尘道：

“未必见得！”

老人老脸上的皱纹更深刻了，褶线与褶线的间隙里，积叠着阴影，凝固着狠毒，一双泛赤的眸瞳透露着那等近似疯狂的执着——他像是献身前的信

徒，带着奉献肉体与灵魂的痴迷和冲动：

“过来杀我，展若尘，除了杀我之外，你不可能获得你想知道的任何什么！”

展若尘注视着老人，缓缓的道：

“老朋友，或许你可以不死。”

古怪的笑了，老人道：

“想以我的生命来做某一桩交易，你是这样打算的么？”展若尘阴沉的道：

“不错！”

老人大惊道：

“你犯一个大毛病，展若尘，就是你以为每一个都惧怖于死亡，是的，很多人都不愿意死，却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我！”

噢，笑着，他又接下去道：

“我已活过这一大把年纪，死不为惜，大半截入土的人，对于未来还能有多少指望？生命的诱惑，对我不及你想像中那般重要，展若尘，你无须胁迫我来交换什么，因为我不在乎生命！”

眉睫之间飘现着隐隐的讥讽，展若尘淡淡的道：“不过，老朋友，有些死亡的方式相当痛苦，不及寿终正寝来得安详而较自然！”

老人的喉结颤移了几下，他狠狠的道：

“姓展的，你吓不着我！”

往前走近了两步，展若尘道：

“你不再考虑考虑？”

老人也迎上两步：

“毫无必要！”

展若尘道：

“雁去留声，人死留名，至少，老朋友，你的尊万露一露？也好叫我瞻仰一番，知道这一慷慨赴难的人是谁？”老人道：

“不用，迟早你总会知道。”

展若尘微喟着道：

“老朋友，你不只是‘慷慨赴难’，‘视死如归’，更有着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赤诚忠心，如果这都不是，便乃你的报酬收够数了！”

磔磔怪笑，老人道：

“别想套我的口风，你将听不到你想知道的一个字，一句话！”展若尘目光冷漠语声也是冷漠的：

“从开始，我源自一片善心，但我这片善心却落入你们早已布下的生命陷阱中，你们利用我的慈悲来图谋我，暗算我，你们否决了人性的美好，污蔑了互助的本意，你们竟然拿着我的慈悲行为来做你们反制于人的手段，你们真卑鄙，真无耻，真邪恶！”

老人大叫起来：

“展若尘，对你这种人，可以运用任何手段来加以毁灭而不必稍有顾虑，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恶魔，一个刽子手，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者；只要能除去你，我们将不在乎施用每一桩可行的方法，而不论这种方法的道德原则，你听明白，我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展若尘道：

“我会把今天的事情弄清楚的，死了的人不说，活着的人会说！”

顿了顿，他又深沉的瞥了老人一眼：

“老朋友，你也明白，并非每个人都似你这般‘视死如归’……”

老人的嘴已歪扯着吼：

“你是在做梦，展若尘，你永远不会明白什么，你到死也不会明白……”

展若尘侧首望向那个少女——

她已经撑持着坐了起来，满头的乌丝蓬乱披拂，脸上一样沾着沙土，而她的脸却更是青白的，真正的青白；她坐在那里，模样透着异常的痛苦及惊窒，她的右腕骨业已碎裂，腰肋间挨了两脚，此外，显然她也知道在这次的谋杀任务失败之后，将会遭至何等的命运，何等不敢想像的残酷命运……

是的，他们谋杀的对象正也是惯于谋杀的行家——比他们更加道行高深，而且，一旦横下心，便是世上最狠毒的一颗心了！

老人还在吼喝：

“不用再扯些闲话，展若尘，我在等着和你搏命，等着和你决一死战！”

忽然，展若尘一笑，指着那个少女，他意态悠闲的道：“老朋友，你别着急，你要上道，我总会完成你的心愿，那位姑娘，我想问，她实际上可真是你唯一的孙女？”老人略一犹豫，咬牙道：

“你自己去猜吧，姓展的！”

搓搓手，展若尘笑道：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老朋友，我说出来，或者你颇生同感！”

老人疑惑不安的叱喝：

“姓展的，你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展若尘道：

“待我送了你的终——也就是给予你应得的惩罚之后，我会有很充裕的时间，用很柔和的方法来和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姑娘谈谈，我相信，她还不死，因为她还年轻，而年轻的女孩子大多有憧憬，有希望，对人生尚有着较深的诗意；老朋友，一个少女所编织的彩色缤纷的梦，据我所知，往往会超乎现实代价的比重，活着，强甚于死，而不论那种死法有多么荣耀。”

呼吸急促了，老人迫急的道：

“展若尘，你小看她了，她和我一起，此来之前，早就做了最后的准备，最坏的打算——我们都不会向你屈服，都不会！”

笑了笑，展若尘道：

“是么，我们要印证印证？”

老人愤怒的道：

“你任什么也得不到——除了我和她的两具尸体！”展若尘道：

“老朋友，你如此深具信心？”

老人咆哮着叫：

“你得搞清楚！我们不是江湖上的三混子之流，我们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展若尘，你把我们看成了什么贪生怕死，怯懦卑贱的窝囊废了？”

表情中透露着一抹不可捉摸的诡异，展若尘似是计划已成，他安详的道：

“可惜你看不到了，老朋友，否则我倒真想叫你体会一下，你们二位到底是哪一类的人物！”

切齿如挫，老人神色狰狞的瞪视向少女那边。是的，这是一种恐惧，一种威胁，或者，在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期盼，期盼那少女和他一样认定死亡，

抛舍人生。但展若尘了解这中间有些难言的矛盾，矛盾出自各人的观念、立场、环境，以及对生命的看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腻味了活下去，尤其是这么一位豆蔻青春的姑娘——她模样长得不错，至少，对将来总还会有理想，有着希冀吧？

这，就足够了。

足够她对生命保持着热爱。

老人恶狠狠的叫道：

“告诉他，告诉姓展的，说你决不向他屈服，说你必然拼斗到底，不论生死存亡，你都会同他拼斗到底，他休想以胁迫手段来达到他的卑鄙目的——你告诉他呀！”少女灰土土的面容上透露着青白，展现着怆楚，带着那种不可言状的绝望神情，她深深吸了口气，声音沙哑而颤抖：

“我会尽到我的本份，你无须对我一再强调……”老人生硬的、邪恶的笑道：

“展若尘，你听到了？”

展若尘颌首道：

“我听到了，就因为我听到，老朋友，我便益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枯瘦的老脸上挣出一抹暴戾的褚赤，老人盯着展若尘，一个字一个字迸自齿缝：

“你会发觉你犯了极大的错误，展若尘，你错得太可笑，也太可悲……”

展若尘极其友善的先向那少女点头微笑，然后，他心平气和的道：

“老朋友，犯错误的人不是我，是你；可悲与可笑么？不错，你立即就会知道我们彼此之间，哪一个可悲又可笑了……”

说着，他轻飘飘的拂动着袍袖，行向少女正坐着的方向。

老人倏然往横阻截，他果似豁出去了，竟是一付“泰山石敢当”的拼命架势：

“姓展的，你要到哪里去？站住脚步。”

展若尘平静的一笑道：

“老朋友，如果你想多活片刻，还是让到一边的好，你这样做，并不能达到什么目的——除了你自己加速死亡之外。”

老人满脸的纹路顿时全挤叠成一堆，他“咯”“咯”有声的咬着牙，弓背挫腰，蓄势贯劲，大有一越雷池，即行“格杀”的意味！

十六、魔手难逃

摇摇头，展若尘道：

“老朋友，看来你是执迷不悟到难以救药了，这一大把年纪，莫非你还不想求个善终？”

老人激动的吼着：

“姓展的，你想走过去以花言巧语诱迫她么？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但得一口气在，你便永远别巴盼靠近她一步！”展若尘形色之间突然变得冷酷无比，他眼角挂着一丝丝透骨沁心的寒意，沉缓的道：

“对你而言，我的忍耐已经够了，老朋友，以你加诸于我身上的种种，原本不值得我待你如此仁厚，但看在你来日无多的份上，我愿意让你有个较为和祥的死亡，可是你不知自省，一再相逼，得寸进尺，你以为你那几下子，真能替你挣到点什么吗？”

老人蛮横更凶悍的道：

“连死我都不怕，展若尘，你还能拿什么来吓唬？充其量，也就是把这条风烛残年的老命卖给你便了！”展若尘一言不发，对着老人笔直走来，他甚至连正眼也不向对方望一下——大吼一声，老人双脚暴飞，猛蹴展若尘胸口！只是轻轻晃闪，展若尘人已来到对方背后，老人的反应亦极为狠辣利落，他突然半旋，半旋之间，血淋淋，肉糊糊的一只右手上已握着一柄钢钩，又快又重的扣向展若尘颈下“琵琶骨”！

不错，老人终于亮出了兵刃。

展若尘没有再犹豫，身形猝挫，寒芒上扬，“当”声撞响，钢钩已荡起老高，在同一时间，上扬的寒芒尚在凝形，便有如焰火分叉，冷电斜溜一抹，老人闷哼出声，连连打着踉跄歪退。

鲜血是红得炫目的，像泉水，涌自老人的左胸。没有功夫再容老人说出一句话，吐露一个字，他双眼上插，重重的仰身倒跌在地。

显然，老人未曾遭受太多的痛苦，他死得很快——这是行家的手法，准确而干脆，毫不拖泥带水。展若尘业已慈悲过了，在施展最后的手段里，他仍然给予对方走向死亡最简捷的途径。

有时候，同一结局的死亡，其过程却往往是迥异的，一刹那的痛苦，与亘久的折磨，中间的滋味大相径庭。来到少女身边，展若尘笑了笑——笑得好萧煞。少女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噤，觉得全身都在泛冷——现在她知道，“尽本份”也并不容易，时间的到来，和嘴里说说，在感受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凝视着少女，展若尘低沉的道：“活到他这么老大需要经过一段十分长久的辰光，品尝诸般人生的苦果，很难辛，也很费周折，然而，殒灭却快，只要顷刻；生命的持续是不易的，结束就简单了，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生命，姑娘，你认为对不？”

面颊的肌肉在痉挛，鼻翅儿急速翕张，少女粗浊的喘息着，满眼的惊悸，加上满瞳的迷茫——她已不知道该要如何适从才好了。

自苦难艰唯一死；少女显然不想死，但环境与形势的逼迫，自尊的压制，却令她无从选择，她是那样失措又惶恐……

展若尘又轻柔的道：

“我已经注意到你在和那老家伙对话的时候，彼此都避免提及称谓，更不曾呼叫姓名，你们很小心，但如今这已不必要，姑娘，告诉我，该怎么称呼你？”

少女嘴唇蠕动着，喃喃的道：

“你杀了他……你杀了他……”

展若尘道：

“是的，而我觉得他似乎也祈求这样的结果，你一直都在旁边，事情的经过，该看得十分清楚，他逼得我没有圆转的余地，我有心让他活下去，他却像是不愿活——虽然以他的所行所为来说，他是该死的！”

少女突然激昂的道：

“不是他不想活，而是你使得他无法活下去！”展若尘冷冷的道：“恐怕你的看法失之公允，姑娘。”

将披散的乱发拂向脑后，少女恨声道：

“只要你答应放我们走，不以胁迫我们吐露内情为交换条件，他又怎会一心求死？”

展若尘寒森森的笑了：

“姑娘，你以为我是谁？以为你们又是什么人？在这桩事件的始末里，你们除了挨刀受惩之外，岂有任何要求的权利？对你们，我已是一再宽容，我不杀戮你们，不报复你们，仅仅只要你们说出一个原因来——意图谋杀我的原因——我想，这不能算是苛求，连这一点你们都执着不应，且悍然以死战相胁，我展若尘半生斗命，安能忍受此等狂妄？何况犹是这般可怜而微不足道的狂妄！”少女目光低垂，呐呐的道：

“你也要杀我？”

展若尘道：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做法了，姑娘，我的原则是打算超脱你的，但却需要你给我一个超脱的理由，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少女迟疑的道：

“你是说……要我……要我……”

展若尘道：

“不错，要你说明图谋于我的因由内情，正如我先前要你那老搭档所说的一样，他坚不吐实，业已受到了惩治，但愿你放聪明点，把眼光朝远处看，别学他的样子，否则，我便不得不将你也送上同一条路去！”

心腔紧缩了几下，少女艰涩的道：

“我不是不说，展若尘……人未走到绝处，谁愿意轻言一死？实在是……是有不能说的苦衷，这是你所难以明白的……”

展若尘道：

“是以我正想明白一下——当然需要你来解说。”少女刚想开口，却激灵灵的一哆嗦，她痛苦的道：“天啊……叫我怎么办好？”

展若尘平静的道：

“姑娘，是为了自尊，为了骨气，抑或为了对某一个人的承诺？若是这些，我看大可不必，因为你的行为本身便是一项绝大的错误，是而挽救这项错误才是当务之急，自尊、骨气，与承诺只是错误的附带，理该化解于悔悟之中；姑娘，生命才是真实的，尤其为了一桩不值牺牲的事而牺牲，那就未免太冤了……”

少女急促的道：

“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展若尘道：

“如果为了报酬或代价，姑娘，舍弃了也罢，你已得到最珍贵的收获了——你的生命。”

少女惶悚的向四周察视，表情中流露着无所适从的困惑与犹豫，她自然希望生存下去，但是，却好像有着什么隐隐的压力在抑制着她，有什么恶毒的魔咒在圈禁着她，令她不敢放心大胆的突破这道禁制，她显得极为苦恼，也极为烦躁，而苦恼与烦躁之外，她的精神状态更有着难以掩饰的不安……

于是，展若尘明白了，他低声道：

“当你说出了什么，会有人对你不利，可是？”少女几乎不易察觉的点着头，她的声音很细微：“不只是‘不利’而已，展若尘，他们将不会宽恕我……我若向你说了，我相信你会让我活命，然而，从你这里重获的生命，他们迟早也将收回……”

展若尘道：

“或许我可以保护你。”

惨然一笑，少女道：

“我不敢这么指望……”

展若尘双眉上扬，道：

“别把那些人看得太高，我曾经对付过比他们更为难缠的角色！”

少女幽幽的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展若尘……我知道你的功夫精湛卓绝，而且我已经亲自领受过了，你可能会保护我，可能会保护我一天，十天，一月，两月，但你决不可能终生来保护我，他们人多势众，无孔不入，只要有半点空隙，他们就会趁机要我的命……再退一步说，纵使有你在我身边，你也难以绝对保证我的安全……我们都是在道上打滚的人，此中变幻之阴险险恶，彼此俱皆有数……”沉吟了片刻，展若尘道：

“说得也是，这样吧，姑娘，此事之后，你即时远走高飞，隐姓埋名永不露面，等风声平息，找个好人家嫁过去，安份守己的做个贤德主妇，也强似在江湖上玩命；更免除了遭至报复的危险……”

唇角僵硬的勾动了一下，少女辛酸的道：

“多谢你替我设想得如此周到，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那些人狠得出奇，狠得离谱，他们为了所求得逞，往往做尽做绝，对一个背叛或出卖了他们的人，那种凄惨的下场，就更不必说了，他们将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惩治这个人，到了那步田地，就远不如你这一刀来得痛快了……”

展若尘有些不耐的道：

“你对他们如此畏惧，难道就不怕我？你要知道，他们会杀人，我也一样会杀，而且我一旦下手，也决不会比他们稍微仁慈。”

少女沉声道：

“我明白，但你至少能给我一个痛快，正如你先前所说：同样的死亡，却有迥异的过程，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却须承受极大的折磨，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事实上不能避免，我自然希望能够痛快一死……”

展若尘狠狠的道：

“你不要弄错了，我有更多折磨人的方法！”

少女低弱的道：“是的，你也有更多折磨人的方法，但你没有理由对我使用。”

展若尘大声道：“为什么？”

面颊两侧透着一抹灰暗，少女哑着声道：

“因为我只是想刺杀你而未能成功，你对我的报复也不该超过杀戮之外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你是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不能和他们一样冷血！”

沉默了一会，展若尘叹了口气：

“我发觉你和那老家伙一样难缠，只是运用的方式不同而已，但不可讳言，你的方式却比较容易接受，还多少透着点人味……”

少女祈盼的望着展若尘，声音里又有了轻微的颤抖：“我知道这样的要求有些可笑，但，你能放我走吗？不要逼我说什么，只是放我走……”

展若尘搓着手，道：

“的确，你的要求很可笑，我险些被人刺杀，到头来甚至连原因都不知道，而意图刺杀我的人又曾受执于我手，尤其是，这人更曾流过我的血——”

少女呐呐的道：“我……我抱歉，真的很抱歉……”神态间显示着无奈，也显示着困扰，展若尘来回走了几步，感喟的道：

“这不是说一声‘抱歉’便可了结的事，然则我又能怎么做呢？我原本不想要你的命，设若为了向你探询什么而令你遭到更悲哀的结果，亦非我的本意……”挥挥手，他摇头道：

“罢了，你去吧——就这么去，不必再回答我的问题，这一次，我认了便是……”

少女想不到展若尘如此轻易的便恕过了她；提出这个要求，她原本便未曾抱着什么希望，她只是感到展若尘并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隐隐然有一线生机在展现，而这一线生机竟然变成了事实——骤然的喜悦及亢奋震撼着她，以至使她兴起了一阵晕眩，一阵激动，一阵不知所措的愕然……

展若尘道：

“你还在等待什么？大路坦荡，任凭东西。”吁吁的喘息，少女窒噎着声：

“我……我只是觉得太意外……我想不到……真想不到……你会放我走，我以为除了升天之外，是永不可能的事了……”

展若尘道：

“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天下之大，尤少不可能的事，姑娘，你已得到了你所祈求的，该走了，我劝你走得越快越好。”

挣扎着站了起来，少女用左手捧着碎裂的右腕，移动之间，不禁露出痛苦之色，她咬着牙，强挤出一抹凄惶的笑：

“展若尘，我会记得你，你会给予我甚少给予别人的东西——你的宽恕；但愿我尚有报答你的机会，但愿……”微微一笑，展若尘道：“姑娘，显然你天良未泯，我纵使并不盼望你的报答，听了这几句话，心头也很舒坦，山高水长，后会有期了。”

脚步踉跄的走出一小段路，少女又停了下来，转回头，表情极为复杂的迟疑了一会，方才艰涩的道：“展若尘，你要多珍重。”

展若尘颌首道：

“多谢美意，姑娘，我也同样以此言回赠。”怔忡了顷刻，少女一拧头，转身去了，她没有循着大路走，却穿行向路旁的荒野之中。

伫立在道旁，展若尘凝视着逐渐消散的雾氤，眉宇间泛起一片淡淡的阴郁，他似是在思量着什么，也好像在忧虑着什么……

微微吁了口气，他迅速牵着坐骑离开现场，寻了一处幽隐所在先将马儿拴好，然后，他循着那少女逸去的方向匆匆赶往。

他奔掠得极快，尽他所能的快，而且，他在奔行中努力掩蔽着自己的身形——在那闪飞起落的影像中，看上去便只是一抹淡淡的轻烟，一抹旋舞不定，隐现无常的轻烟。他希望还来得及。

于是，他发现那少女了。

少女似乎走得很困乏，也似是身上的创伤令她过度的虚软，展若尘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停止了前行，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喘息。

少女的模样使人怜惜，她的秀发披拂双肩，垂于额前的几绺发丝却被汗水黏沾在额角上，青白的脸蛋浮现着一缕病态的红晕；她仍然用左手托着右腕，而她的右腕业已乌肿透紫，每一次轻轻的移动，俱皆引起她不可抑制的颤抖，她急迫的呼吸着，甚至可从她的呼吸声里体会出她无告的痛苦与悲哀……

隐伏在少女左侧那丛深密的杂草里，展若尘屏息注视少女四周的动静，他并不担心少女如今的身体状况，他留意的是可能加诸于这少女身上更严重的伤害。

他并不怀疑自己的判断有多大的或然率，他几乎认定了会是他预料中的那种演变——江湖风云，波谲云诡，其阻毒寡绝之处尤为难言，鸟尽弓藏的把戏已是层出不穷，对于一个失败者的待遇就更加残酷了，如果那个失败者在事先尚领取了报酬，他将会发觉，报酬的价值会和他的生命同等！

展若尘就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他不认为利用这少女的那些人会如此宽大的恕宥这个少女，他很清楚，在某些惯于讲求“目的”效果的狠辣人物而言，“失败”这个名词，与“死亡”乃是无甚分别的。

他也会犹豫过——犹豫是不是该来救援这个女人，实际上他对这少女已经仁尽义至，少女往后的遭遇，可谓与他毫无关连，但是，他却觉得不甘又不忍。不甘的是从他手上放出的一条生命眼看着又被那些人予以剥夺，不忍的是他无法预见死亡而无动于衷，另外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他总希望这少女能活着，或许可从少女身上多少探悉一点什么，以眼前的形势来说，这少女乃是一条最佳的线索……

隐伏在深草丛中，他如同这堆野草的一部分，掩饰得完密而自然，他的精神与力量皆已贯注聚集，他将不容这少女遭至伤害——少女的这条命，可是由他这里超脱的呢！

坐在石头上的那位姑娘，似已稍稍缓过气来，她向附近的环境茫然望了望，十分艰辛的站起，拖动脚步，继续吃力的朝前走——

就在这时，正对少女前方三丈多的一棵树上，突然闪起了六点寒星，那六点寒星的来势快不可言，几乎光芒甫映，便已到了少女身前！

少女猛然间愣了，她来不及躲避，甚至来不及呼叫，只骤而张嘴，发出一声惊恐又绝望的“啊啊”音调，她凸瞪着双眼，无助的等待着那六枚暗器钉透进她的身体——

斜刺里，时间拿捏得巧到不能再巧，一阵猝起的劲力宛如一阵平地卷扬的狂飚，兜扫之下，把那少女推撞到五步之外！

“砰”“砰”连响中，少女方才站立的地方，已经并排插嵌着六枚铜钱

大小的“八角飞星”——那种泛映蓝光，淬有剧毒的“八角飞星”！

是的，当然是展若尘解救了她，但他却安排得十分自然，出手的现示与时机的配合，全都那等天衣无缝，仿佛是那少女本能的反应一样。但少女本人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知道有人救了她，只是，她尚不知道救了她的那个人又是展若尘罢了……仆跌在地下的少女惊魂未定，她惶惶又愤怒的向那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搜视着，而树上枝叶分扬，两条人影大鸟般飞掠过来。那是两个瘦削黝黑的人物，都在四旬上下，一式的黑衣黑巾，一式的成对三尺银枪，更是一式的表情冷漠，形色寡绝。

看样子，少女也不认识这两个人，她在刹时怔忡之后，不禁气愤的叫嚷起来：

“你们是什么人？我和你们素不相识，彼此无怨无仇，怎的尚未朝面，便用喂毒暗青子算计人？”两个黑衣人缓步走上前来，右边的那个半点笑味不带的笑了笑，语声阴冷的道：

“你是徐小霞，‘兰指穿心’徐小霞？”

少女爬起身来咬着牙道：

“我是徐小霞，怎么样？”

黑衣人生硬的道：

“不怎么样，徐姑娘，只是验明正身罢了。”徐小霞的神色先是一愣，但她立即想通了这是怎么回事——气得全身发抖，她悲愤的道：

“我明白了，是‘李老斧头’叫你们来杀我灭口的。”黑衣人嘿嘿笑道：

“是不是‘李老斧头’的交代你不用管，徐姑娘，干这种买卖的规矩你也晓得，说起来，我们还算同行呢，问题是你不该把事情办砸了还向对方泄了秘密，这么一来，你就只好认命啦。”

徐小霞尖声道：

“胡说，我没有向姓展的吐露片言只字，我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告诉他，事情办砸了我承认，但我已尽了全力，并不是故意敷衍，‘李老斧头’如果觉得不值，我可以把收受他的两千两银子退还给他——”

摇摇头，黑衣人道：

“你也是行家，徐姑娘，怎的内行人偏说外行话？干我们这行，担下事拿了钱，就等于全身抹上一层剥皮胶，事办妥了，无牵无挂，出了岔子，想囫圇着朝外退可就难了，何况你还露了底，泄了密！”

徐小霞激愤又委屈的申辩着：

“我没有露底泄密，我真的没有，我要怎么向你们说你们才相信？”

黑衣人寒森森的道：

“徐姑娘，你怎么说也没有用，我们是拿人钱财，予人消灾，替谁办事听谁的；你也不想想，你是和‘皱皮狼’卓晖两个人搭档上场的，结果老卓晖挨了刀挺了尸，你却好端端的留下性命来，其中缘由，不想可知，一定是老卓晖在失手之后不肯向对方招供内情，方才遭了毒手，反过来，你包管出卖了当事的主儿，对方才容你活着，任你生了一百张嘴，怕也辩不清这个恶嫌了！”

面容因为过度的激愤而扯得歪扭了，徐小霞噎着气道：“你们……岂能只以一己的猜测……而否定事实的真相！这……简直是横暴！”

目光是狠酷得不泛丝毫人味的，黑衣人道：

“怨来怨去，你只能怨自己机灵不足，本事太差，上阵失风却又苟活下

来；我们照规矩行事，徐姑娘，你好歹也就成全了彼此吧！”

退后一步，徐小霞瞋目叫道：

“不，你们不能这样皂白不分的向我滥施毒手，我要去见‘李老斧头’，我要同他当面把话说清楚，我要告诉他，我没有出卖他，我没有出卖任何一个人，他不能如此武断斩尽杀绝——”

黑衣人带着那样讥刺意味望着她，缓缓的道：“你也是混过一段辰光的过来人，徐小霞，不想你却恁般天真幼稚，此时此刻，你还打算和‘李老斧头’朝面，岂非痴人说梦话？可笑可悲之极！”

徐小霞惊怒交集，簌簌的抖着：

“你们甚至不给我一个辩白的机会？不给我半步证实清白的余地！”

黑衣人僵木的道：

“我们只照委托的主儿吩咐行事，只按我们认定的可能来下评断，其他一切，我们就顾不着了，也没有必要去顾全了！”

徐小霞泣血摧肝般叫着：

“我知道，我明白，你们的目的就是来杀我，不论我是多冤枉，多么委屈，你们也不会考虑杀戮之外的手段，对你们而言，这只是一件工作，工作了便算交差，你们决不探讨这桩工作的内涵如何，天理、人情、世道，在你们看来全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你们唯一注重的就是代价，至于这代价是污秽抑血腥，卑鄙或酷毒，便皆不在你们的忖量之内了……”

有些惊讶，也有些迷惑的注视着正在叫喊中的徐小霞，黑衣人的样子宛似在端详一个怪物：

“你真有点不正常了，徐小霞，就算你是气恨填膺或是求命过急吧，也不该说出这番不伦不类的话来，这已不仅是笑话，更是疯话、癲话，像你这种人，怎会具有此般的思维？这不是叫人莫名其妙么？”

徐小霞红着眼，咬牙切齿的道：

“像我这种人？我是怎样的一种人？我告诉你们一些道理，灌输你们一点良知，这就叫‘不伦不类’？‘莫名其妙’？”

黑衣人古怪的一笑：

“不错，是不伦不类，更是莫名其妙；徐小霞，你在今天之前，也曾是干这一行的——谋杀的一行，纵然资历不算长久，却也有过不少次的经验，在我们所熟知的圈子里，‘兰指穿心’亦是一号不大不小的人物，似你这样的人，竟然会谈到‘天理’、‘人情’、‘世道’，顾及代价之外的种种良知，岂不是一桩天大的笑话？徐小霞，我问你，在你双手染血，追魂夺命的过往里，你自己亦曾考虑过这些么？忖度过这些么？若然，你便必不会站立在我们面前！”

于是，徐小霞不由窒迫了，失措了，她努力想反驳，想顶撞，却就是寻思不出一个足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事实来……

这是个十分难堪的讥诮，多年同流合污的行为业已铸成！不能抹煞的历史，在根本上，或许她本人的心性有着残酷与邪恶以外的善良，然而在今天之前她却一直没有表露过，现在才来谈论这些，非但是贻人的笑柄，自家更有着无可弥补的悲哀与怅恨，原是一丘之貉，尚有什么可以自表清高之处？

黑衣人眯着双眼，不紧不慢的道：

“是时候了，徐小霞，我们念在同行之谊，可以给你一个优待——我们答应你挑拣你认为较适宜的方法上路，你自己动手，或者由我们代劳，皆无

不可。”

好一个“同行之谊”，好一个“优待”！徐小霞几乎将满腔的热血从七窍中鼓喷出来。

黑衣人又阴鸷的道：

“别以为这只是个小小的惠遇，徐小霞，其中分别甚大，同是死亡的结果，快慢急缓予人的感受却大有差别，你行事经年，恐怕给苦主儿这等的优待也少之又少吧！”

徐小霞唇角抽搐着，好像已显得极为孱弱：

“你们……非这样做不可？”

黑衣人冷冷的道：

“无可改易——当然你要反抗也悉随尊便，方才我们那六枚‘八角飞星’未能将你置诸死地，看你的应变身手，倒也相当利落，你若不嫌麻烦，大可同我们哥俩拼上一拼！”

一提到这件事，徐小霞突然两眼闪出了光彩，她几乎忘了——几乎忘了先前有人援救她的这桩隐密；于是，她迫不及待的，急切的向四周察视。

黑衣人道：

“你还看什么呢？徐小霞，期盼奇迹出现么？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像我们这种人，一旦碰上危险，就只好认命，老天决不会慈悲我们的……”

徐小霞不能断定那暗中救助她的人是否仍然隐伏附近，没有离去，她任什么也不曾看到，忽而，她竟产生了怀疑——怀疑躲开那六枚“八角飞星”之袭的刹那，到底是她本身的直觉反应还是确然有人暗里相助了。

艰辛的咽了口唾液，她感到胸膈间有种涨塞的窒闷，呐呐的，她道：

“二位……我们素无怨仇，今日以前，甚至毫不相识……你们二位也是受人之托，尚祈高抬贵手，容我先与‘李老斧头’见上一面，见过之后，或生或死……我，我也再无遗憾……”

黑衣人坚决的道：

“这是不可能的，徐小霞！”

一直没有开过口的另一个黑衣人，这时忽然出声，低沉而冷硬：

“回想一下，徐小霞，你和‘皱皮狼’卓晖在接下这桩买卖的时候，托事的主儿都和你们约定了些什么！你难道记不得了？”

嘴巴微微翕张着，徐小霞挣扎似的呢喃：

“他说……他说……”

“你们之间，有三项约定，一是成事之后，自此两便，并永不得向外泄露其中隐密；二是万一事败，必须脱离现场，不得受执于对方；三是若不幸受执于对方，亦不得稍有泄底之行为。有关后两项，更有一条附注——如果事败，未能逃离而受执于人，则以各人性命表白坚贞，如此，你们的酬劳便加付三倍给你们指定的亲人，反之，则你们迟早必遭狙杀；徐小霞，我说得对不对？”

徐小霞痛苦的道：

“但我并未泄底……”

那黑衣人狠毒的道：

“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只是来执行由你亲自允诺的条件——以性命表白坚贞，无论你泄底不曾，为了将来死无对证，我们都要灭口，而你推三阻四，硬拒软求，则益见你心中有虚，所行不实，目前你所待受的，已不只是‘表

白坚贞’，更是你应遭的报应与惩罚！”

额头上青细筋脉在凸浮，在蠕动，徐小霞的呼吸也越发急促了，她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绝望的向周遭寻视，一边窒迫的呻吟着：

“天……有谁来救救我，救救我……”

两个黑衣人缓慢却坚定的逼向前来，两张脸上全布着凝形的煞气，他们将不会稍有犹豫，稍存仁慈。

他们全打算一击之下便夺取徐小霞的命！

十七、以杀止杀

于是，一个略微带着厌倦意味的声音便自那丛密生的野草之后传来：

“先不必喊天，徐小霞，我且来试试救不救得了你。”声音是低沉的，而且透着那种寥落的沙哑，但听在徐小霞及两位黑衣人耳中，却不啻响起了连串的焦雷，惊得三个人全都变了颜色——只是颜色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徐小霞急速注视向出声的地方，这一看，她不禁浑身痉挛，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流露着如此深挚的、浓厚的虔诚，她仿若在向上天表达着她由衷的感恩心怀，缓缓的，她对着展若尘跪了下去。

站在萋萋的草丛之前，展若尘平静得有如古井不波：“这也堪可算做‘奇迹’吧，徐小霞？”

满颊沾淌着泪水，徐小霞哽咽着不能回声。

两个黑衣人似是尚未自突兀的惊愕下恢复过来，他们四只眼睛直定定的瞪着展若尘，那模样，活脱看的是一个“借尸还魂”的魑魅。

展若尘神色安详的道：

“看来，二人似乎知道我是谁？”两个黑衣人这时才勉强将心神镇定下来，他们彼此互望了一眼，各自向一侧移开了三步。

嗯，竟是准备动手的架势呢。

展若尘笑了笑，又道：

“我想，你们未曾料到我会转头掩返，是么？”对方没有回答，但两张又黑又瘦的脸膛上却透出了极大的惶悚与不安，然而，这只是他们本能的情绪反应，展若尘看得出，这两个人已陷入惊恐窘迫之中，可是他们并不打算退却，他们仍求一搏！

走近几步，展若尘接着道：

“我要这个女人活着，就是这么简单；二位如若能以赏脸成全，我给二位的补报是让二位生出此地，怎么样！可愿做个交易？”

那先前第一个开口的黑衣人，异常戒备的做了回答，嗓门却似塞着什么：

“姓展的，算你心思活络……不错，我们未料到你竟会转回头来，更且掩到了这里。”

展若尘道：

“你们疏忽了一点，我也是专干这一行的老手，与二位的经历比较，恐怕二位还得朝后站站；这一行道里惯用的手法与计谋我非常熟悉，所以我能料及二位不能料及的某些变化，二位棋差一着，大概就难得占上便宜了。”

黑衣人深深吸了口气，道：

“方才，你主张和我们做桩交易？”点点头，展若尘道：

“是的，我是这样说过。”

黑衣人犹豫了下，便是十分难辛的道：

“展若尘，我们的对象不是你，我们所接受的任务也与你无涉，只要你把徐小霞留下来，我们保证和你互不相犯。”微微一笑，展若尘道：

“这就是你对这桩‘交易’的回答？”

黑衣人忙道：

“你要明白，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

展若尘道：

“谈交易，双方的斤两总得相称，朋友，你这样说，完全是一面倒的趋势，我这边的条件更被你一笔抹煞，距离差得如此遥远，却叫我怎去和二位继续磋商下去？”黑衣人急切的道：

“展若尘，姓徐的这个女人曾经意图刺杀于你，说起来也算你的仇敌，你根本犯不上为她出力卖命，容我们收拾了她，一则给你泄口怨气，再则我们回去也有个交代，两全其美的事，你若硬要居中作梗，岂不是显得太无道理？”展若尘道：

“我不想杀她，否则，还轮得到麻烦二位？我既放过她一命，你们再跟上来凭白收接，我的行为就未免失去意义了；她是我的仇敌，我尚且能将她超生，二位和她并无怨隙，又何苦这般咄咄相逼？”

沙哑着腔调，黑衣人道：“展若尘，我们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展若尘摇头道：

“别说得这么中听，‘利’字当头罢了，但我奉劝二位，金银财宝固然重要，自家老命尤甚珍贵，人若没有性命，缺了那口气，便富能敌国，又待如何？”

黑衣人失声的道：

“这么说来，展若尘，你是不肯妥协的了？”展若尘道：

“假设我依二位的条件妥协，我就不必多此一举，跑到这里丢人现眼了！”

黑衣人在迷惘中有着愤恼：

“这是不值得的，也是没有道理的，展若尘，我实在想不通，你这样做目的何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展若尘道：

“人性是一种很奥妙的东西，朋友，有时候，微妙得难以解说。”

顿了顿，他又道：

“为了你们好，还是依了我的条件吧，或者你们回去交不了差，但海阔天空，江山锦绣，何处不能容身？三十六着，二位，走为上策！”

黑衣人咬牙道：

“展若尘，你说得怪轻松，事实上岂有这么轻易了结的问题？”

展若尘道：

“我对二位所能做的，也只是到此为止了，你们总不会奢望我带着自己的脑袋去向二位背后当事的主儿请罪吧？”

黑衣人大叫：

“你这才是逼人太甚！”

脸色倏寒，展若尘的语气突然转为冷锐无比：

“现在让我把话说清楚——你们两个自以为是什么身份？是哪一等的角色？你们只是一对乘人于危的九流恶徒，重利轻义的江湖小人，你们暗中跟缀着徐小霞，目的固然是为了进行灭口的毒计，实则又何尝不是间接危害于我？原本我竟无必要和你们说上如许废话，仅须下手宰杀即乃公道，但我自知血腥满手，冤孽太重，为求积善修德，方才存念开脱你们，岂料你二人邪祟迷心，非但不能审情度势，自判进退，更且连自身为何物也都懵然不明了！很好，你们既然有意求死，我焉得不加成全？”

黑衣人约莫被骂得气晕了头，他暴吼一声，张牙舞爪的怒吼：

“展若尘，你当你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黑白双罩’道上混了几十年岂是由人唬着混下来的？让你一步你进十尺，他奶奶个熊，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天说什么我兄弟俩也要和你拼个死活！”

展若尘冷笑道：

“‘黑白双罩’钟贵才、孙使平原来即是眼前的二位，仰之也久，只不知是否名符其实，正好见教一番！”

黑衣人恶狠狠的吼着：

273“你挺起脊梁撑稳着点，姓展的，我钟贵才人头不落地便誓不会咽下这口鸟气！”

侧首冲着另一个黑衣人颌首，展若尘道：

“这一位，想必就是孙使平了，孙朋友，你也与你拜兄同一个打算么？”

那黑衣人——孙使平僵硬的道：

“你这是多此一问，姓展的。”

展若尘道：

“宰杀你们不算收获，唯一的收获是我知道了你们是谁。”

钟贵才狂笑一声道：

“姓展的，你便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也毫无用处，你得不到一星半点你想获悉的那些隐密，你将会发觉，这只是一条死巷，一条早经堵塞了的死巷！”

展若尘低缓的道：

“不要紧，我会慢慢把它挖通，天底下的事，没有严丝无缝永不泄漏的，我极愿你们也能看到我抖明这个阴谋事件的一天，可惜的是，你们怕是等不及了……”“黑白双罩”中的孙使平阴沉的道：

“你过于肯定了，展若尘，自负太甚往往会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展若尘道：

“事实会证明的，孙使平，而事实就等着我们双方来铸造！”

不错，事实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铸造——钟贵才的出手活似立即要将事实的结果证明，而显然他乃渴切的希望证明他这一方是胜家。

一面黑闪闪的圆盖形罗网“呼”的一声兜卷向展若尘的中盘，自另一个角度，钟贵才左手上的一柄三尺钢叉也疾速至极的猛插展若尘咽喉，招式展现，非但凌厉，更且歹毒无比！

展若尘摇摇头，在摇头的过程里，他的人已飘出了五步——变化全在他的预料中，对面的孙使平已暴挺向前，同样的一柄钢叉划映起掣电如电的光华，飞圈住丈许的空间，而另一面白晃晃的圆网，却在抖张如伞的须臾又拧绞为一股，劈鞭也似横扫当顶！

两种不同的动作，在展若尘石火般的反应中便融成一个形势，他全身倏缩猛拳，却在身形缩收的一刹，由身体四周迸射出千百道长短参差，密集喷耀的光雨芒刺，有如炸碎了一枚巨大的冰球，也似点燃了一蓬花炮，然而，光焰散溅，并无其他色彩，只是单一的青白，那种冷冽彻心的青白！

钟贵才和孙使平匆忙分向两边倒跃，他们当然知道，在一柄刀幻化成这样的影像时——其威势之浩荡猛烈又是如何难以力敌。

展若尘身形暴长，这伸窜的刹那，他人已来到钟贵才的眼前，动作之快，仿佛是钟贵才自己的影子。

惊窒的闷噪着，钟贵才右手的一面黑网宛如一朵乌云，275 带着滚动的风声，由斜角的方向搂头盖脸罩在展若尘头顶，同时急旋猛转，钢叉伸缩风刺，映现出一溜山形的光束，恨不能一下子便把敌人透穿三十六个血洞。

然而，这一切的攻拒招式全因为时间上的迟延整个落空——实际上钟贵

才的反应并没有慢上多少，仅是毫厘之微，不过，这已足够造成他终生的憾恨。

高手搏命，争的便是这毫厘之微，而习武者苦练一辈子，学的也就是抢制这毫厘之微！

那抹毒森森的寒电，像是飞越过千百年辰光之前，飞越过永恒，它快不可言的猝然闪亮，钟贵才瘦长的身体已突的倒翻出去，他的网与叉齐，扬手抛空——都在未能发挥出攻势效果以前便完全消失了作用。

赤漓漓的鲜血随着钟贵才的翻滚姿态做着不规则的喷洒，血是热的，散发着铜锈般的腥气，而钟贵才的长叫窒翳于喉底，有如一头野兽濒死前的哀鸣；他的身子扭曲着，极为怪异的卷伏在七八步外，脸部紧紧的冷贴于地面。

活人同死人的分别不只是那口气是否存在，更有许多迥异的征状可资辨识——姿势就是其中一种；见惯了生死的展若尘，甚至不必再去注意姿势，他自己出手的分寸，便已能够判定敌人受创的轻重，或者存亡。

孙使平一见他那伴当的模样，立即明白他们这“黑白双罩”业已挂单散伙了——钟贵才俯卧于地的形态，不是一个活人能以摆置得出的！

负着手站在那里，展若尘凝视着面孔歪扭，双目血红的孙使平，空气中浮漾起一片僵冷，俄顷里，双方全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血红的双眼缓缓由钟贵才的尸体上移转到展若尘的面庞上，孙使平挫牙如磨，语声里含蕴着浓烈得化不开的悲愤和怨毒：

“你杀了他……展若尘……你竟杀了他……”

此情此景，铸成了这样的事实，令展若尘再难兴起慈悲的心怀或仁恕的体谅，他酷厉的道：

“这不算什么，孙使平，我杀的人已多到难以记忆，‘霜月刀’的锋刃上缕挂着不能胜数的鬼魂，钟贵才的一条命，只是那累累魂魄中的一个而已，几天以后，可能连他的形貌都会在我的脑海中变模糊了……”

孙使平睚眦欲裂，振吭狂叫：

“你这心黑手辣的屠夫，杀人不眨眼的冷血畜类，我将与你誓死不休！”

展若尘漠然道：

“对这种无聊又可怜的咆哮叫骂，我已经听得耳中起了老茧；孙使平，这并不能令你获得什么，而一旦开始交锋，你除了豁死相拼，实际上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

两侧的太阳穴不住的跳动，额头上的青筋浮凸若蠕颤的蚯蚓，孙使平的一张黑脸涨得透紫，在急促的呼吸声中，连嘴角都沾黏了白沫……

一个人待要拼命之前，往往便是这等模样，展若尘看得太多，经得太多，但是却毫不为动，因为，他杀得也太多了……

“黑白双罩”都“罩”他不住，仅存的“单罩”对他尚能造成什么威胁？

那面白的惨愁的钢陡然挥舞成几朵雾氤似的光影，连绵成一片严密的罩盖，又毫无间隙的卷裹过来，孙使平那张被愤恨扯歪的脸孔便在网里的后面变得怪异迷茫了。当雾氤朵朵映现，“铮”声轻响，孙使平的那柄沉重钢叉滴溜溜抛上了天，又急速的打着旋转往下栽落——栽落的方位正对展若尘顶部！

像一抹电闪，展若尘暴掠向前，全身投入卷来的游移罩网中，青寒的光芒炫目轻耀，飞射疾刺，“呱”的一声紧接于孙使平的一声尖号里，于是，孙使平的面孔宛似融化了一样消失在那团模糊的血肉交合下……

钢叉坠落，“噗”的插入地面，深有三寸，柄尾尚在轻轻晃动。

那面白净的网飘飘覆地，网的中间割裂了一个拳大的破洞，网索卷翻的断折处，平整齐一，更尚沾染着斑斑血迹。

仰躺在那里的孙使平，脑袋同脸盘混成了一堆紫红瘰癧的杂拌，看了令人作呕，他这形状，只怕是谁也辨认不出他是孙使平了。

展若尘没有向尸首看上一眼，似乎他早就知道他刀出之下会造成怎样的一种情景；转回身来，他脸上浮现着的是一抹惯有的厌倦神色，找不着一丝半缕属于胜利者所该具有的得意表情。

杀戮，对于展若尘而言，其感受已迹近于麻木了。徐小霞仍旧跪在地上，那张秀气而显得憔悴的面庞上，浮漾着一片惊悸的惭疚，一片惶恐的庆幸，以及，一片感恩的挚诚；她的双眼中噙着盈盈的泪水，面颊上原有的流痕尚留着漉漉的痕印，她微张着嘴，窒迫的望着展若尘。低沉的，展若尘道：

“你可以起来了，而你原本便不须如此。”

吃力的挣扎着站了起来，徐小霞由于跪得太久，影响两腿血液循环，下半身不但麻痹，更酸软得厉害，她摇晃着，脸色煞白——

走过去扶住她，展若尘将她挽到先前她坐过的那块石头上，并且蹲下身来，轻轻为她搓揉两腿，活血顺筋，动作之间，是恁般温柔体贴，更充满无比的友善意识……哽咽着，徐小霞道：

“展……展大哥……我对不起你……”

展若尘和悦的一笑，道：

“无须自责，以德报怨，乃是君子之属的一贯传统，借此也可以叫你明白一下，我并不是你们想像中那样无情无义，冷酷似血。”

徐小霞啜泣着道：

“展大哥……我……我不知该如何来向你表达我衷心的感谢……尤其是，我太惭愧、太无知了……我竟糊涂到这步田地……糊涂到善恶不分，忠奸不明的程度……我真是幼稚、真是可羞……”

双手熟稔的运动于徐小霞的腿部肌肉上，展若尘安详的道：

“也不能完全怪你，徐小霞，以你的年龄来说，你难以吸取更多处世经验，加以你本质不恶，就更不易同化在你容身的这个龌龊环境中。但我不得不劝告你，除非你退出你现在所干的行当，另谋他就，否则，你必须学到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的本事，必须将良知抹煞，仁恕抛舍，整个的利害俱以个人为前提，如果你自认办不到，你还是改行的好……”

徐小霞激动的道：

“我不能……我是人，不是禽兽……我没办法做到这样浇薄冷血的地步……”

点点头，展若尘道：

“那么，你就别在这个圈子里厮混下去了，这是个人吃人的圈子，你若忍不下心来吃别人，早晚有一天别人会吃掉你！”

徐小霞噙着声道：

“我要离开这个环境，我一定要离开，此事之后，我永远不能忘怀今天的经历——这令人作呕的，摧肝断肠的可怕又可悲的经历……”

展若尘道：

“你能想通这一点，足见你并不糊涂，很好，徐小霞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我祝福你远景美好，而且，活得非常长久。”

带着泪，徐小霞的脸颊上却展现出一抹朝霞似的光彩，她深深吸了口气，语声里含蕴着毫不掩饰的真诚与恳切：“展大哥，请告诉我，我该如何来报答你这两次救命之恩？”

展若尘淡淡一笑道：

“你认为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报答我呢？”

面颊染赤，徐小霞羞赧的道：

“我明白……续命重生之赐是至大无极的，穷我终生之力也难以为报，但是，至少我也得尽我所能稍做补偿，不管这点补偿对我承受的恩惠来说在比例上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亦算略略安心……”

展若尘笑了：

“你倒很执着。”

徐小霞躲开视线，十分局促的道：

“展大哥——恕我不敬，我想，金钱上的补偿你一定会嗤之以鼻吧？”

展若尘道：

“我若想发财，不必发在你身上，徐小霞，你也未见得比我更富有！”

咬咬下唇，徐小霞的声音细似蚊蚋：

“我姿容平凡，或许，奉献我的身子？”

笑了笑，展若尘道：

“多蒙不弃，只恨福薄。”

281 徐小霞道：

“你到底要我怎去报答你呢？哪怕只是一点点……”展若尘站直了身体，道：

“什么也不用，就是如此。”

徐小霞迷惘的道：

“展大哥……你就这么白白恕过我一次，救了我一遭？”展若尘平静的道：

“不是‘白白’，徐小霞，我也有收获。”

怔了怔，徐小霞更是不解的道：

“你也有收获？”

展若尘道：

“不错，至少我已使你体悟了人生的善恶，看透了你那干同路伙伴的冷酷阴险，从而令你有所舍取，这，已经颇值为慰了……”

徐小霞沉默了片刻，突然道：

“展大哥，倾我所能，也无可为报，但我刚刚想到，或者有一桩事对你稍有补益之处。”

展若尘道：

“哪一桩？”

徐小霞低促的道：

“这次我们受托来狙杀你的前因后果，以及内中隐情。”揩着双手，展若尘缓缓的道：

“是的，我很想明白此事内情，及其远因与酝酿的过程，但我如同先前一样，并不打算强迫你说，你若自愿相告，我当然欢迎！”

徐小霞忙道：

“我自愿告诉你，展大哥，你该杀我却恕我，他们该恕我却待杀我，这

极其相反的两端，这可诅咒，又可崇敬的人世间，难道我还不懂得来如何做选择！”

展若尘颌首道：

“说了，你就要逃得远远的，你明白？”

徐小霞凄然道：

“便不说，他们又何尝饶得了我？与其愧对恩义，何不自食承诺？况且犹是这种不受人信的，不蒙人重的承诺？”

十八、仁德收心

展若尘目光冷澈，声调也如同目光一样的清寒：“我会听着，徐小霞，但我并不存太大的奢望。”

徐小霞意外的道：

“为什么？”

吁了口气，展若尘道：

“这是一个极大的，极复杂的阴谋，对方也是一个组织严密，行事老辣的集团，你只是他们的一件工具，一件小小的工具，恐怕他们不会让你知道很多，正如那钟贵才所言，你们仅是一段一段被截开来的死巷子，看见的，听到的就是这么一点，再往深去，早被隔绝堵塞了……”沉思着，徐小霞呐呐的道：“你说得很中肯……展大哥，现在想想可不正是如此！”

展若尘道：

“那些人显然极为小心，他们采取纵的控制，避免横的连贯，节节相叠，却是一根线吊下来，线断了，或沾得到头，便只这么一条路，牵扯不上其他的关系，也就影响不了他们整个大局，徐小霞，据我判断，你不会是他们圈子内的心，或是外围的外围，也可能仅是一种毫无渊源的雇用性质吧？”

徐小霞坦率的道：

“是的，他们雇用我来干这件事，以前我和他们并无来往——甚至素不相识……”

展若尘道：

“你说吧，或许你所知道的对我毫无裨益，也或许能够令我发现出一件什么端倪皆未可定，多知道一点，总是好的……”

轻轻润湿着嘴唇，徐小霞似是以这个微小的动作来整理她发言的程序，她的声音低细又徐缓：

“在昨天，‘李老斧头’李玉文派了他手下一个名叫葛回的汉子来找我，说要托请我干一桩买卖，我本是吃这一行饭的，当然就跟着葛回去见了李玉文，到达李玉文那里的时候，‘皱皮狼’卓晖已经在，李玉文开门见山说明了买卖的内容，接着摆出了价钱——”

展若尘道：

“两千两银子，可是？”

徐小霞有些难为情的道：

“你大概听我向钟贵才他们说了？”

展若尘道：

“我觉得我这条命未免稍贱了点……”

叹喟一声，徐小霞道：

“不是你的命贱，展大哥，是我的价钱太低，平时干一桩买卖，好一点的是约莫千把两银子，三五百两的情形更多，两千两对我而言，已经是破格的代价了……”

摇摇头，展若尘道：

“据我所知，万两银子以下的价钱便不啻一种藐视，两千两还不够耗口沫的补偿。”

徐小霞红着脸道：

“你说得不错，展大哥，但那是你们那个阶层的价钱，你们都是这一行中爷子辈的人物，霸字号的高手，行事卖力当然代价不同，我却只是个入流不久的小角色，资历名望和你们比较差得甚远，报酬上岂能和你们相提并论？能有这个价钱，我已十分满足了……”

展若尘道：

“后来呢？”

徐小霞接着道：

“这一行的行规，展大哥也明白，我只要跟着来人前去，便等于答应了这桩生意，当事的主儿说明内情之后，除非特殊原因，便极少有退出的余地，否则容易予人误会，往往遭致各般意外；在我晓得待要狙杀的对象竟是大名鼎鼎的‘屠手’展若尘以后，不禁颇觉愕然，力有不殆的感觉却更大，可能我的反应早在他们预料之中，李玉文马上劝我不必担心，并且把他们商妥的计划说了出来；我虽然仍觉不算尽妥，但一则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再则，加上先付的报酬也着实引诱了我，就这样与卓晖搭档着展开今天早晨的那一幕把戏……”

轻揉着双手，展若尘道：“我不得不说，很逼真，连我都看走了眼。”徐小霞犹有余悸的道：

“老实说，展大哥，我只听人提过你很行，却未料到你的本事竟然如此精湛深厚，又如此狠酷凌厉，几乎才一动手，我与卓晖就都栽了跟头，而那犹是在你不备中的结果，设若你早有防范，只怕我们连边也沾不上就被摆平了展若尘没有虚套，直率的道：

“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找几个功夫硬扎的角色来？徐小霞，你和那姓卓的两人，手底下并不见高明，只让你们来对付我，那些人也真敢冒这个险！”

徐小霞苦笑道：

“理由很简单，他们如若找人同你硬拼，没有绝对制胜的把握，还得担着损兵折将的风险，雇用我及卓晖，乃是我们两人正巧适合进行这条计谋，而且成功的希望要比正面厮杀来的大，他们所付的代价只有几千两银子，权衡轻重得失，自然以雇用我们较为上算……”

展若尘问道：

“卓晖在失手之后，一心寻死，莫非就为了他对那李玉文的承诺？”

徐小霞阴郁的道：

“这只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他明白一旦失手，便不曾泄寄吐实，李玉文他们也一样饶他不过；此外卓晖近况极为困窘，穷途潦倒，难以维生，他家里还有一大家口人靠他抚养，如果他未能成事，非但性命难以保，报酬也将落空，他需要这笔钱用，不如拼上一死，至少家里尚能得到些许的抚恤补偿……”

表情惻然，展若尘沉重的道：

“人的命竟就这么不值，便是死，也该有个道理，有个目的，这却又算什么？”

徐小霞心酸的道：

“江湖圈子里打滚的人便总是如此愁惨可悲，人老了，体衰了，就像沙粒一样经过时光与环境的筛子漏下去，再也攀附不得里，依恋不得……卓晖干这一行是太苦太难了，他一直是在豁着老命挣扎，他希望能使一家人活下

去，否则，他也宁愿舍了自己叫家人活下去，这一次，他就这么做了……”

展若尘沉沉的道：

“姓卓的选错了行当——他不该把谋人性命的营生做为养家活口的依恃，他早该知道这会遭难的，争的只是个迟早罢了……”

惊愕的睁大了眼，徐小霞意外的道：

“展大哥，我不明白你怎会这样？”

展若尘凉凉的一笑：

“你以为我也和你们相似，双手染血，杀人如草，全为了名同利？不，你错了，我为的是平舒心中的一口气，明辨‘义理’两个字，事外的代价，只是偶而的点缀，并非我行事的原因或根本。但无论怎么说，双手染血，杀孽在身乃是事实，我不愿诅咒自己，诅咒这一行的同源，然而，我们的行为却是有干天和的，早晚免不了报应临头的一天；或重或轻，或大或小，端看方才之间那一抹心念的动处了徐小霞不由寒悚的道：

“你说的我好害怕……”

展若尘道：

“打踏入这谋人性命一行的开始，徐小霞，你就该明白这个道理才对。”

干干的咽着唾沫，徐小霞喃喃的道：

“也曾想过，却无此时感受之深刻及悸怖……”展若尘道：

“因为你未曾亲身体验过此时这般生死交关的煎熬。”抖了抖，徐小霞若有所悟，沙哑的道：

“是的……我想是如此……”

展若尘静静的道：

“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回来——徐小霞，那李玉文是个干什么的？”

徐小霞忙道：

“李玉文又称‘李老斧头’，大概六十上下年纪，是黑道中的人物，在‘北通道’及‘伏平岗’一带很有点潜力，名声也颇为不小，他们背后叫他‘李老斧头’，当面都尊称他一声‘玉老’……”

皱皱眉头，展若尘又道：

289“他曾否告诉你们，为了什么缘故要狙杀我？”徐小霞道：

“他说了，他说你前几天谋害了他的一位挚交好友，他这样做是要为他的那位好友报仇——”

展若尘的意念微动，低沉的道：

“他说过他的那个挚交好友是谁么？”

徐小霞道：

“没有说。”

冷冷一笑，展若尘道：

“除了这李玉文直接委托你们办此事外，他可有提及其他任何方面的关系？”

沉思了一会，徐小霞道：

“没有，他甚至不让我们接触到除他之外的第二个人……”

展若尘道：

“那么，他是否告诉你们，他是用什么法子探知我的行踪的？”

摇摇头，徐小霞有些歉意：

“一字未提，他只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辰，便一定可以和你相

遇……”

展若尘道：

“我没有猜错，徐小霞，你是知道的不多。”徐小霞不安的道：

“展大哥，这是我所能向你托出的一切，我很惭愧无法再提供你一些什么，希望我方才说的对你多少有点帮助——我想，事情不会像表面上的这么简单……”展若尘忧虑的道：

“这是一个牵扯很广的阴谋计划，是一桩正在酝酿中的恶毒行动，我不敢说判断的很明确，但至少我已有了大概的轮廓……”

知趣的，徐小霞没有再往深处问，她沉默着。一个凶险的，巨大的漩涡已在形成，一场狂虐的，涌荡的风暴即将出现，漩涡中卷回的是同门手足，风暴里翻腾的是伙伴亲友，而他，展若尘，眼看着也不能幸免于这遭浩劫之外！

展若尘怔怔凝视着天边一角——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把人与人之间应具的道义，良久的情感，那一份原该温馨而挚真的亲善，完全抹煞于血肉横飞的争斗里？这是个人的世界啊，苍天。

徐小霞的声音像自极遥远的地方飘了过来，虚虚渺渺的，怯怯生生的：

“展大哥……展大哥……”

仿佛从一场迷茫的幽梦中觉醒，展若尘感到一种怅怅的失落，一种快快的倦怠，他苦涩的笑了笑，懒散又沉闷的发出了一个单音：

“嗯？”

徐小霞关切的道：

“你，你没有什么吧？”

291 展若尘怔怔的道：

“我有哪里不妥么？”

徐小霞轻声道：

“你的脸色很难看，透着青，两眼却蒙胧得似一层雾，展大哥，我知道你在寻思一个苦恼的问题，一件烦心的又不可解的事……”

望着对方，展若尘低沉的道：

“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因此，你越发不该再在这个龌龊又残暴的圈子里混下去，徐小霞，做点别的适合你做的事，你将会发觉比原来的环境里打滚更有出息，更充满了喜悦及生机……”

徐小霞感动的道：

“我会照你的话去做，展大哥，只要我还有这样的机会展若尘庄重的道：

“你会有机会的，徐小霞，等他们察觉事败，你已经逃到足够他们倾终生之力也找不到的远处了，但你一定要走得快，走得远，不可再有留恋，再有迟疑……”点点头，徐小霞道：

“我明白，展大哥，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我还有什么可留恋或迟疑的……”

展若尘叹息着道：

“江湖道真是个陷人坑，唉……”

徐小霞有些依依的道：“你呢？展大哥，你莫非在这‘陷人坑’里尚有什么舍不得，抛不开的事？”

低喟一声，展若尘道：

“我还有未尽的责任，未了的心愿……”

徐小霞道：

“退出这个泥沼，就一身轻快，无牵无挂了。”展若尘的目光幽邃而深暗，他苍凉的道：

“事实并非如你所说的这么简单，徐小霞，责任是一付无形的枷锁，它不但枷梏着身心，也禁锢着灵魂，抛舍了应尽责任，便等于混淆了人的良知、品格，等于抹消了生命的意义……而心愿更是发自五内，蕴于神魂之中的一种祈求，未曾了结，这一辈子便终会感到有所缺憾了……”徐小霞微觉茫然的道：

“我也不太懂你的话，展大哥……”

原也没有祈望她懂；展若尘的笑里泛着一抹惨白：“你只记得一桩就行了——我们各有各的环境，各有各的际遇，你能遵循的道路，却不一定也是我能遵循的，你可以寻求的未来，也不一定会适合我，这样说，你大概就明白了……”

徐小霞犹豫了一会，终于羞涩的道：

“展大哥……以后，我们还能见面吗？我，我欠你的是太多，太多了……”

展若尘道：

“人与人之间的遇合也是一种缘份，或许我们还有再见的机会，但谁又敢于肯定？至于你欠我的，其实你什么也不欠，我给予你的，又何曾想到索回什么？”眼眶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徐小霞的声音又噎塞了：“展大哥……你是我今生仅见的一位仁德君子，豪义武士，你是如此恩怨分明，善恶公断，你用你的刀来行王道，而我承你赐赏的太多，我不知要如何才能报答于你，我……我只有用两句最俚俗的话来表达我想说的心意于万一；展大哥，今后有生之年，皆感德之时……”

展若尘低缓的道：

“罢了，徐小霞，在你去之前，你的伤碍事么？”徐小霞抹着泪道：

“不要紧，我还撑得住……”

展若尘温和的道：

“早点找郎中诊治，把碎裂的腕骨接好，别延宕，拖久了伤处就会肿大溃烂的……”

徐小霞咽着声道：

“我会谨慎——展大哥，抱歉，我也使你挂了彩……”故意耸耸肩，展若尘道：

“皮肉之痛，牵扯极微，倒是你那纤纤十指，想不到竟坚锐如刀，我这么老厚的肌肤，也经不起你这一戳呢……”

脸红了，徐小霞羞惭的道：

“展大哥，你再要这样说，可真叫我无地自容了……”展若尘想了想，又道：“你身上带的钱，足够你这一路上使用么？我是说在你下次的收入之前，你得花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徐小霞忍不住又掉下了眼泪，她连连点头：

“够了……足够了……”

展若尘微笑道：

“那么，你去吧。一路顺风。”

徐小霞突然跪到地上，泪如泉涌：

“展大哥……请多珍重……”

往旁一让，展若尘道：

“不要这样，徐小霞，你心中的感受，我能体悟，这已令我感到安慰，何苦定要在形式上表达？”

于是，徐小霞站起身来，再次行礼，依依而去，步履踉跄间，几乎是一步一回首……

展若尘仰天无语，气宇萧索而冷木，他没有再与徐小霞的视线相触。

自古以来，仁德最能收心，这不仅是公论与定律，更是事实，任是最锋利的刀剑，几曾把一个仇敌渡化成挚情挚意的感恩怀德之人？

即使有了“李老斧头”李玉文这条可寻的线索，展若尘一时之间也来不及再去追查，沿途上，他已耽搁得太多，为了不使金申无痕悬挂，为了有以交待，更为了及时提出一个宁可信其有的警告，他都得快马加鞭，倾尽全力的朝回奔赶。

295

一路上，十分平静，再也不曾发生任何变故。

好像那些隐于暗中，处心积虑的凶神恶煞们，业已忘怀了这件事，或者，业已淡漠下来了……

这里，叫“虎头沟”，距离“金家楼”只有三十多里的路程。

三十多里，策骑狂奔，至多也就是半个时辰的耗费而已，眼看着目的地就朝鼻尖上逼近啦。

展若尘奇怪自己怎么会兴起一种罕起的“归心似箭”的感觉！他咀嚼着这种感觉，不由愕然发现，其组成不只是职责的驱使，是内疚的担负，更有一种亲挚的情感在内——好像游子回家的那等振奋及喜悦！

回家？那真是他的“家”么？

迤逦蜿蜒于荒原中的一条干沟，宽约丈许，沟沿叠集着风化了的层石如土，黄黄褐褐的，灰灰黑黑的，层石的间隙里杂生着野草，沟底凸凹不平的似凝覆着一片，干涸了的泥浆，看不出任何“虎头”的征象来，然而，这里就叫“虎头沟”。

奔骑向前，干沟最宽阔的横面便切过道路，好在筑有木桥一座，人马可以从木桥上通行。

当擂鼓也似的马蹄声敲击在桥面上，滚雷般往前卷动时，耳中听着桥下空洞的回声，展若尘鼻子里却也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

那是一个呛鼻的味道，像烧焦了什么东西，又似点燃了硫磺一类的物质，带着点辛辣，刺激着嗅觉，虽然，气息是轻微的。

脑海里闪过一抹灵光，而展若尘的反应便如同心念的初动——他双臂猛振，人已冲天而起，凌空倒旋，暴泻向后。

几乎就在他脚未沾地的刹那，一声“轰”然巨响倏而传扬，整座木桥随着这声巨响，卷裹在一蓬裂焰的浓烟中崩升向天，又四散纷飞，而大地震动，热浪排涌，空气里迷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能把人窒息晕倒！

本能的顺着这突起的震动滚跌出去，展若尘俯卧于地，良久不动，每一呼吸，全是薰心呛肺的烟硝硫火气味，那种凝胶也似的炙热浪潮，更似将他周身的毛孔也黏罩住了……”

半晌。

他缓缓的站立起来，先检查自己的身——还好，除了满头灰土，毛发表

皮略有灼伤之外，就只有衣袍破裂了几处，其他尚无大碍！

有些怔忡的望着前面那座业已消失的木桥，展若尘不禁暗呼侥幸；木桥全被炸散了，只有几节乌焦冒烟的长短木桩还凄惨的竖在那里，周围几十丈方圆，皆是散碎抛置的木板，以及块块黑红交杂，撕裂般的血肉——那是展若尘的坐骑。

尚有袅袅的烟硝在飘漾，尚有呛鼻的火药气息在浮动，但是，就没有人影，除去展若尘以外的人影。

然而，这显然是人为的阴谋！

297 多毒多狠的一条诡计，他们真是要赶尽杀绝，令展若尘烟消云散，死无葬身之地！

向四周搜视了几遍，展若尘却未能发现什么，好像这一切乃是自然形成的一样，好像那座木桥恰巧该在这个时候爆炸而已！

轻拂着衣袍上的灰土，展若尘来到沟边，这里，也一如异变之前，只是沟底有了掀震后的斑驳，增加了一些散碎的木板及勉可辨认的焦黑肉块。

那匹可怜的，饱尝辛劳奔波之苦的马儿啊……咬咬牙，展若尘掠过干沟，直往“金家楼”的方向奔去。

如今，只有靠他自己的两条腿了。

好在他很习惯，他这两条腿，原就跨越过荒野群峰，寒漠叠岭，这本来就是一双受得起千里跋涉的腿。他目不斜视的奔往“金家楼”，实则他在行动之间凝神聚意，全力贯注，一路上丝毫不敢松懈，他知道，对方不会轻易放他过关的，越是将达目的的这段路途，是会越发凶险！

飞跃着，奔掠着，他提住一口气，腾起走落，宛若一头鹰隼，一抹流光，快到只见影幻如风，瞬息里已是卷扬的老远……

很快的，他已赶出了十里路。

至少，十里路的过程中，没有再出差错。

前面是几座土丘，零落的分布在大道两侧，土丘上生长着矮小的野松，风吹声动，隐隐然意味着险恶，似乎有着不妥！

十九、危机四伏

展若尘业已是憋了一肚皮怨气，他双目盈煞，面寒如霜，来近土丘分布零落的这段路面上，他故意缓下身形，放慢脚步通过——他一心想把可能的埋伏者引现，然后加以狠杀痛歼！

一座座巨坟似的土丘，那么阴森森的突耸在地面上，宛如一个个庞大的，带着沉寂邪恶及恶作剧意味的怪异头颅，而野松摇晃簌簌有声，更似发出那种沙哑得仿若吟泣般的讪笑，这样的情景，不止透着凶险，尤其显示着极端的沉寂与慑窒，令人兴起非常讨厌又忐忑的感觉。

展若尘怒火满腔，但表面上却冷木如昔，他从容的向前走，目不斜视，嘴唇紧闭，甚至双手的摆动也颇有韵律，其实，他早已云集了全身功力，提足了精神，只要周遭稍显异状，他已打定主意不叫对方有还手的机会，他要一击之下便追魂夺命！

刀锋贴在他的右肘腕上，冰凉冷硬，他已觉得刀身在隐隐的跳动，在轻轻的震颤——像是一头饥饿的虎，一条干渴的蛇，只要拘束一去，便会迫不及待的脱射于袍袖的掩遮之外，啣肉吮血！

但是，预料中的异变竟然没有发生，他平平静静的通过了这段险地，除了风吹草动，除了他心头的疑惑，未曾发生任何意外！

回过头来，他又微觉迷惘的打量着他方才行经的所在片刻，摇摇头，他感到十分宽怀的洒开大步继续登程。

心中的负担顿轻，不仅步履松快，连周身的肌肉也因由紧绷而散软，不觉有种懒洋洋的倦意，他在盘算，这遭回去之后，得好好歇息上几天……

就这样的情形下，狙击的发生便宛若突起的旱雷——令人措手不及，又带着暴烈凌厉的万钧之势！

道路两旁的旷地中，原本是并不平坦但却一眼分明的地形，视野广阔，掩藏不住什么，然而就从地面的下方——一个事先挖好的浅穴里，一片上堆黄土杂草为掩饰的薄木板，猝然掀扬，一条人影暴蹿而起，随身闪耀着白刃的寒光，自后撞击向前！

展若尘蓦闻音响，身形斜偏，视线瞥及，已被那抹森森冷芒炫花了双眼，危急之下，他猛的迎向刃锋刺来的势子，右腕上扬，“呛”声金铁交接里，他的左掌已将对方劈了个跟头！

路边，又是两块伪装的木板飞抛，灰土与草屑溅散旋舞里，另两条身形跃自浅穴，疾若鹰隼般扑到，一个人一柄大砍刀，左右合斩，狠削狠切！

“霜月刀”便将两次的流射并连成一抹横接的光带，两人两柄大砍刀“当”的一声分左右齐齐荡露，“霜月刀”的锋刃已在同一时间，进出于这两个狙击手身上的同一部位——胸窝！

“噉……”

“唉哟……”

鲜血赤漓漓的迸洒，嗥叫声里，两名狙击手全弯腰弓身的倒翻出去，那原先被劈倒在地的汉子却猛一挺身，凌空跃起，人和他的“三尖两刃刀”一起冲荡！

展若尘的身形倏然左右晃闪，动作之快，像是他根本没有移挪过半步，对方强悍的下扑之势立刻落空，那人好歹歹毒，拧腰错步，刀刃回扫，打横反

斩过来！

这时，展若尘早已鬼魅般贴上了敌人的背后死角，当对方的刀锋回斩，也是他的“霜月刀”十一次透入那人背脊又十一次拔出的时刻。

狂号着，那人往前扑撞，连连翻滚，每次的滚动，地下便印上一滩殷赤的血渍！

那么快，又那么毫无征兆，在破空的锐风尖啸甫始入耳之际，展若尘才发现七溜冷芒到了腰侧，他斜着蹬跃，右手伸缩如电，青莹的光焰仿佛流火掣闪，击飞了七道冷芒中的穴道，仍有一溜“嗤”声穿过他的袍袖，遥坠向远处的荒野里。

那是七只小指粗细，长只两寸的“锁骨钉”，入肉透骨，最为霸道阴狠的几种暗器之一！

展若尘顺着暗器射来的方向暴掠而去，三丈外一块以杂草掩蔽的地面正在微微颤动，道路两边又像被凭空揭翻了地皮也似，“砰”“砰”连声里，随着尘土的飞扬出现了八个凹坑，八条人影宛若从地层下钻出来的鬼魅，沾着满身的灰沙，凶神恶煞般合围过来！

那样酷厉的神色凝布在展若尘的脸庞上，他凌空倒翻，对准一名手舞双斧的大汉飞射疾扑，当那名大汉怒叫着挥斧来拒的瞬息，他扑掠的身形突然硬生生折回——完全违反力道惯性的折回，青光流灿，一个挺着双枪的汉子已经尖叫着摔出，摔跌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拖着遍地瘰癧的肠脏！

一条“七节钢鞭”呼啸临头，展若尘的刀尖不向敌人的身体攻击，只是骤然以上磕的角度精确至极的撞击鞭头，于是，“七节钢鞭”突而失去它的既定方向，似一条发了疯的毒蛇，反转疾射，尖锐的鞭头，便深深穿进它主人的胸膛，强大的反撞之力，更将这位钢鞭的主人碰跌出五六步远。

狂吼着，两个体形魁梧的大汉不要命的冲上，一个用双锤，一个使双匕首，轻重不同却同样是可置人死地的同伴家伙，泼风飘雪般卷倒，展若尘身形旋飞，随着陀螺似的转动，他的四周便恍若滚乱一圈刀轮——闪掣的，可以任意调整其刃齿长短的刀轮！

两柄匕首和两柄铜锤分成四个方向抛上了天。此外，还有一块块，一条条奇形怪状的血肉，宛如被千百刀斧剁斩一般同时上扬。

那可是些鲜嫩的，活生生的人肉啊。

一根“齐眉棍”便在此际奋力砸向展若尘刀轮敛收的一刹空隙里，展若尘背对着砸来的棍子，连人带刀幻为一抹经天的虹光，弹掠至五步外那个正待冲近的黄脸大汉眼前，红光略沾即起，黄脸大汉一对“手钩子”拼命挥战，却次次截空，只是眨眼的顷刻，这位仁兄已猛的将身体扭曲，一头栽向地下——求生的机会，在搏杀里往往是稍纵即逝了。

砸空的“齐眉棍”堪堪再度举起，执棍的人却骇然发觉展若尘已站在棍头之上，这人在惊恐中正不知是抽棍好还是挥扬好，展若尘已沾着棍身似溜滑梯般一溜而下，但见他身形着地，“霜月刀”的刃锋也拔出了那人的胸口！

迟疑，乃是拼斗的过程里最大的致命伤——展若尘十分了解这个道理，可惜的是，他的对手似尚未学及这一门经验，是谁说的来着？经验乃是血汗与生命的积叠，有的人不幸，就只有承受一次教训的机会。

不似人声的啸叫出自那手执双斧的大汉口中，他贴地滚进，双斧便随着身体的滚动而翻飞起波光似的寒彩，展若尘眼神凝聚，卓立不动，在敌人接近之前的须臾，他猝而横跃，一刀闪现，那名大汉贴地的身子蓦向上挺，又

重重平躺下去，那一刀，正好穿透他的心脏，准确无比！

由人力挥动的物体，其连贯的间隙总有疏密，分的是个宽与窄，快及慢罢了，展若尘要求的便是这一点——他仅须寻找那一刃之薄的隙缝，他的对手实际上却给予他更多的破绽，以这位运斧的朋友功力来说，展若尘已胜任愉快到可以挑选下手的部位了……

现在，狙击者只剩下一个人了——至少，露面攻击的只剩下一个人了。

那是个干瘦焦黄的中年人，鼠眼薄唇，颧骨特别高耸；他满脸惊怖绝望之色的站在那里，双手紧握着一柄生铁铜，眼下的肌肉抽搐得把眼都扯斜了。

展若尘注视着对方，他并没有怜悯或者不忍的感觉，他深深知道这一类的人，这是属于狠毒、浇薄、斩尽杀绝的一类。当他们在双手染血之时，他们或是为名利，为律令，为嗔恨，却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道义存在，其中也有一些自始至终，对个人的生死表现得似对别人的生死一般无动于衷，但有一些，待轮到自己面对死亡的辰光，便完全没有屠戮他人时那种狠劲了……

眼前，似乎便是一个。

走近几步，展若尘冷漠的道：

“朋友，你是在等待一个好时辰么？”

那人猛的一震，往后倒退，连嗓音都走了调：

“你休想……想我向你屈服……我会……我会死拼到底……”

展若尘硬梆梆的道：

“谁说要你屈服？我又哪来这等耐心？对你这种三流无赖，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宰杀净尽！”

那人嘴唇在哆嗦，拿铜的双手在发抖，他近似干嚎般叫着：

“姓展的，你不用卖狂——你的好日子也在不远了……今日我不论死活，总会有人找你算帐，向你讨还这笔血债……”

展若尘冷冷的道：

“那是后事了，与你再也无关；朋友，你的伙伴们皆已上道先候，你，也就早请吧！”

“咯登”一咬牙，那人似也豁了出去，他半声不响，朝前连抢三步，挥铜狠劈而来。

展若尘鄙夷的哼了哼，轻飘飘的侧移一尺，铜身便擦着他的左边挥空，那人吼喝如泣，一脚暴蹴，铁铜顺势横翻，动作倒也干净利落。

“霜月刀”闪缩指顾，那人踢来的右脚齐踝斩脱，翻挥的铁铜也分先后的被磕截荡开，展若尘甚至不愿再多看对方一眼，刀锋翻飞，那人已嗥叫着捂胸坐倒。

展若尘已经够慈悲了，以这个人方才大开的门户来说，他原可以戮上对方三十余刀，但他只用了一刀——送人走向死亡，他喜欢采取简捷的方式！

现在，他回头走向三丈外的地方，他并未忘记寻找那个曾以“锁骨钉”暗算他的人！

尚未走近，他已废然止步，那里，一块上覆沙土杂草为掩蔽的薄木板已被移开至旁，露出一个刚够人体蹲伏的浅坑来，当然，浅坑里已经没有人迹了。

不可否认的，那个以“锁骨钉”为暗器的人手法相当高明老到，而且，他逃逸的本领也可与他的暗器功力至为媲美，都是一样的来去无踪，不见征兆。

展若尘向四周搜索了一阵，并无发现，他不禁有些懊恼的呢喃着：

“你等着吧，锁骨钉，或早或晚，当我再见到你，你就会尝试到你自己暗器的滋味了……”

望了望路边及野地上十一具横七竖八的尸体，他咽了口唾液，挥拂去衣袍上的灰尘，然后，头也不回的向来路上走去。

走着，他估量，距离“金家楼”不会太远了，至多，十五六里吧？纵然是步行，这也是个很近的路程——如果不再出纰漏的话。

约莫往前走了两里多路，他看见路边有一片青翠的竹子外面筑有一间瓦屋，瓦屋的前门，便正对着道路，而门是开敞着的。

这一路来的折腾，也着实够累了，他更觉得唇干舌燥，口渴得紧，望着那间瓦屋，他在迟疑着是否需要前去讨碗水喝……

就在这时，瓦屋的门内施施然走出一个提着水桶的人来，那人四十上下的年纪，白净清瘦，五官端正，穿着一袭钉有补钉的玄色夹衣，乌黑的头发束以布冠，衣着虽寒伦，但却透着几分儒雅的书卷气，似是个不得意的读书人。

展若尘与对方打了个照面，正在想算了，那人却望着展若尘一愣，神色之间，显露着讶异迷惑，可是，却看得出颇具善意。不似笑的冲着那人一笑，展若尘匆匆走了过去，他刚才走出不远，已传来那人急促的呼叫声：

“且请留步，这位兄台——”

站住了，展若尘回过身来，静静的道：

“尊驾可是叫我？”

那位落拓书生的中年人连忙拱拱手，堆着笑道：“不敢，只是在下方才眼见兄台形色憔悴倦怠，且衣发之上似有火焦痕迹，正自讶异，兄台走过之后，又见兄台肩胛处渗有血迹，痕印宛然，仿佛受创在身，是以不揣冒昧，招呼兄台，想要请兄台暂且于寒舍稍歇，喝杯淡茶，再由在下为兄台肩之伤略作诊治……”

展若尘笑笑，道：

“这敢情好，就怕陌落之交，太过打搅。”

那人意态恳切的道：

“兄台无须客气，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尤其兄台似乃出外人，或遭波折，在下乡里在此，聊尽绵薄，也是做人本份，哪里称得上打搅？”

走了过来，展若尘道：

“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往旁一让，那人微微哈腰道：

“此即寒舍，兄台请。”

展若尘不再推托，在前走进瓦屋之内；瓦屋是一明一间两间，明屋是当然的客堂，不过，显然也是吃饭与读书的地方——屋角置有一具内叠碗盘的木橱，桌上摆有文房四宝，以及一堆书册，陈设简单，但却清爽干净。替展若尘拿过一把竹椅，又斟了一杯茶水端来，那人歉然道：

“蜗居狭小简陋，倒是待慢兄台了……”

展若尘笑道：

“我不客气，尊驾就更无须客气了，得此所在稍做憩息，已是无上福泽，总比荒郊野地干耗着来得要强，再说，此时此境，又岂是挑拣享受的辰光？尊驾府上，在我看来，虽不堂皇，却是令人感得清静幽雅呢。”

那人微喟一声，道：

“在下三代书香，一介寒士，除了略通文墨，稍识诗书，剩下便是明月在肩，两袖清风，若非祖上留下这点房地用品，生活都将难以维持；所谓清幽之趣，实乃孤寒之意，只是聊做解嘲罢了……”

读书之人若不得意，难免都有一肚皮牢骚，展若尘不便在这个问题上深谈下去，他岔了开来道：

“尚未请教尊驾高姓大名？”

那人笑了，又拱着手道：

“在下真是失礼——在下姓杜，单名一个全字，杜全便是在下。”

展若尘道：

“我叫展若尘。”

杜全在嘴里念了一遍，道：

“展兄不是本地人氏吧？”摇摇头，展若尘道：

“不是。”

杜全道：

“展兄尊府是住在——？”

展若尘安详的道：

“天涯飘零，四海为家，一个江湖草莽而已。”杜全“啊”了一声，道：

“展兄太谦了，想亦江湖侠士，草莽豪雄之属，倒令在下钦羨莫名。”

展若尘道：

“还是不要钦羨的好，杜兄，江湖道乃是个陷人坑，钩心斗角，波谲云诡，再加上无尽的血雨腥风，不绝的杀伐拼戟，能把人逼疯了，尤其所谓‘侠士’‘豪雄’之誉，更不易承当，在这个大染缸里，邪魔鬼祟的角儿来得更多！”杜全不解的道：

“挎刀跃马，啸傲山林的辰光，该是如此慷慨豪壮、昂扬英发？那种气吞河岳、威武盖世的雄心又是如何至大至高？展兄怎的却把江湖岁月说成这般可怕又可憎？”舐舐唇，展若尘苦笑道：

“不是其中人，不解其中事，杜兄，隔行如隔山，只是我奉劝你一句话，老老实实读你的书最好不过，别做些不明就里的憧憬，否则你便上了自己的当啦……”杜全笑道：

“在下只是随意问问而已，即便在下憧憬江湖生涯，也仅止于空想，在下已属不惑之年，又如何从头开始，与人争强斗胜去？”

展若尘道：

“生不为江湖人，乃是最值庆幸之事，杜兄。”杜全问道：

“对了，展兄，你肩上之伤，可是与人较斗的结果。”展若尘颌首道：

“不错。”

杜全好奇的道：

“那伤你之人，一定武功高强，比你更胜一筹了？”与读书人谈技击之术，不啻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要说也说不清楚，何况其中尚有着一段如此曲折复杂的隐情！展若尘甚至连伤了他的人乃是他数次饶命之人也懒得多讲，仅只淡淡笑道：

“自然那人的功力更胜于我。”

杜全似有遗憾的道：

“可惜未有机缘容在下目睹这一场龙争虎斗，想来定是石破大惊，风云

为之色变的了……”

当时的情况，纯属一面倒的速战速决，哪来的“石破大惊”、“风云色变”？展若尘暗叹这读过几天书的人幻想力之丰富，一边道：

“江湖上结怨斗杀，最忌无关之人在旁窥伺，这种情形，往往为窥伺者带来无妄之灾，而流血搏命之事，也没有什么好看之处，实在犯不上找这等麻烦。”讪讪一笑，杜全道：

“在下只是好奇……”

展若尘想起了什么似的，忙道：

“记得杜兄方才说过，要替我检视肩上创伤，杜兄想是曾习岐黄之术？”

拍拍自家脑门一下，杜全笑道：

“看在下这脑筋，竟把这等重大之事遗忘了——是的，在下对草药丹石之性略有研习，医道方面亦小有心得，只是不算高明，堪堪入门而已，但展兄肩上外伤，想还能够医治。”

展若尘道：

“如此，便有劳杜兄了。”

杜全道：

“应该应该。”

说着，他来到展若尘身后，轻轻将展若尘沾染着血迹痕印的领襟往后拉开，很自然的，展若尘身形微微后仰，他的右手便伸撑在椅沿上，距离杜全的小腹只有寸许远近。查看了片刻，杜全又绕了回来，低声道：

“展兄，你肩膀上的创伤，并不严重，只是损及皮肉，未曾波动筋骨，依在下看来似是被什么指形兵器所伤？”笑笑，展若尘道：

“就是被人的手指头插进肉里去的……”

模样似吃一惊，杜全道：

“什么？是被人的手指所伤？”展若尘道：

“这不值得奇怪，指功练到了火候，透肌碎骨才只是小成，上乘者足可穿石贯铁，弹指毙敌——幸好我遇上的这一位没有练就此等上乘功夫。”

吁了口气，杜全喃喃的道：

“好厉害……真是个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展若尘道：

“杜兄，我肩上的伤，你能治么？”

连忙点头，杜全一叠声的道：

“能，能，毫无问题。”

展若尘道：

“尚请杜兄即为诊治，我有要务在身，不克久留，一待杜兄医治妥贴，就得登程——”

杜全道：

“何须如此急切？展兄，萍水相逢，也是有缘，正该多做盘桓……”

展若尘道：

“天长日久，自有再逢杜兄之时，只待事了，便当专程来晤。”

杜全无可奈何的道：

“展兄去意甚坚，也就只好如此了；且请稍坐，在下这便入内调理药物……”

等杜全进入里间之后，展若尘这才想起桌上的茶水尚未动过，他拿起杯来，刚往唇边凑近，又本能的停下，警觉的用鼻子闻了闻——是茶水的气息，

毫无异味。接着，他又瞥及一只小甲虫正爬于桌腿之下，他以手指沾起一滴茶液，俯身滴在甲虫头背上，只见那只小东西略一挣扎，又若无其事的继续爬走了。

展若尘不由暗暗笑起自己来——真是草木皆兵了，遇上什么事，什么人，竟都疑神疑鬼，如叫人家看在眼里，不以为自己发了疯才怪！

于是，他深深喝了一口茶，慢慢顺喉咽了下去，没错，茶质虽说未必见佳，却是道地的茶水。

片刻后，杜全从里间走了出来，手中不但拿着好几样瓶瓶罐罐，还捧着半铜盆清水，腋下尚挟有一卷干净的白布，真叫是满怀满抱了。

展若尘赶忙站起身来，帮着杜全接过那半铜盆清水，边过意不去的道：

“实在太麻烦杜兄了……”

放下各般物件，又用衣袖拭去额门上的细碎汗珠，杜全笑道：

“哪里话来，能有机缘为展兄略尽绵力，也是在下的荣宠，只怕火候不到，难令展兄满意。”

展若尘道：

“不要紧，皮肉之伤，即使弄砸了，也不过就是块烂疤而已，杜兄你放开手施为吧！”

卷起衣袖，杜全十分慎重的道：

“展兄越不在意，在下越觉责任重大；且请展兄坐好，我们正就开始。”

展若尘平静的道：

“我业已准备妥了。”

于是，杜全在展若尘后面为他先将领口褪敞，撕下一片白布，沾着清水，开始替展若尘洁净伤口。水是冷冽的，杜全的动作又非常轻柔，伤口虽受刺激，却有一种十分熨贴的感觉，展若尘双手撑在两膝上，微低着头，目光正好投在桌上那半铜盆的清水里。铜盆中的清水稍稍有些荡漾，浮现着细细的纹褶，一圈连着一圈，一波连着一波，以至把站在展若尘身后的杜全面目也摇晃得略见模糊了。

低沉的，杜全在问：

“痛么，展兄？”

展若尘不在意的望着铜盆中杜全的面影，一笑道：“不但不痛，还相当舒适，杜兄，看来你的手法不差。”杜全轻声道：

“先别夸得太早了，尚未到上药的辰光，待敷药包扎妥当之后，你若仍觉舒坦，那才是真正表示在下我的手法不差……”

展若尘把脊梁挺直了些，仍然微低着头道：

“我早已说过，这原本就是小伤，你尽管医，再痛也痛不到哪里去。”

一块用过了的，沾着血污的白布被抛到地下，杜全又撕下一块新的，他将布沾透了水，再次细心为展若尘洗净创处，一面语声安详的道：

“伤口里外沾附了不少灰沙秽物，必须先要洗涤干净才能上药，否则污秽裹合创处之内，不但不易收效，更会引起炎肿溃烂；展兄受创之后，显见未曾注意伤处的清洁……”

展若尘道：

“当时满心气愤，只顾杀敌自保，哪有时间想到这上面去？况且我有生以来，受过大小创伤不知凡几，也从未当作一回事，久而久之，挨刀挨刮便习同自然，至于该要如何调理创处方为合宜，就更不在意了……”

一边继续动作，杜全边和悦的道：

“以后如果受伤遭创，展兄可得记住了，勿使伤口渗入污物至关重要，受伤之后，若能立予清洗并加包扎，乃是最好不过，保持创处的洁净，医治起来也将事半功倍，顺当得多，一旦有了肿溃的迹像，便较为麻烦，而且极易因此引起其他并发症候，那就大不上算了……”

耳中听着杜全这些近似絮絮不休的唠叨，展若尘直觉里感到这位穷酸书生几乎是在没有话找话说了，他漫声回应着，视线无聊的又投向铜盆中的水面上。然而，在微漾起纹的水光反映里，他却惊愕的发现杜全印在水中的面容竟然变得如此狰狞、如此凶恶，宛若一个刽子手在挥刀斩头之前的那种咬牙切齿模样！

心腔猛的收缩，展若尘还当是自己看花了眼，又在暗自琢磨这会不会是一个施医者，在诊疗工作之际所特有的习惯反应？人家一番善意，自己可闹不得笑话——

晃荡的盆水使得杜全映照水面的脸孔又变得迷蒙了，展若尘全身的肌肉本能的紧绷，四肢百骸也立时贯注劲道，有如一头弓背伏坐，随时蓄势扑跃的豹子——但他犹在压制自己的疑虑，犹在推敲自己的判断，他再次向铜盆中注视……

他已经看不到盆水中杜全的面目，可是，他却看到了一只手，一只斜举着，扁平如刀状的手，手沿的肌肉铁青透黑，削锐宛刃，而组合成那只手的肌肉也已不像是些肌肉了，更似一片精钢，一片精钢铸造的手。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那只如刃的手业已举到了它足可发挥威力的角度，由这个角度至展若尘的颈项，其间只是一刹，而一刹便成千古恨。

就在这要命之前的瞬息，展若尘忽然向后转头，口中一边笑吟吟的道：

“对了，杜兄，我想起一件事来——”

盆水中映现的那只斜举的手，急速收回，反伸向桌上那卷净布——这表示这只手仍有他矫饰的目的；杜全的语调仍是那样亲切又温和，不泛半点异状：

“别扭动了——展兄，你想起什么事，就这么坐着说便行……”

头在转，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展若尘神态怡怡的道：

“我习惯面对着人说话，杜兄，尤其这件事，更须面对面的讲才显得有意义……”

杜全的形色依旧一派安适，安适中流露着真挚，带着尔雅的涵养，他微微一笑道：

“好吧，想这必是一桩颇饶趣味的事，且待你说完了，再让我们继续疗伤的工作。”

心中不由又浮起了一丝迷惘、一丝犹豫，一时间，展若尘甚至再度怀疑自己的视觉与意识的正确性来——那张狰狞的杀人脸，那只高举的杀人手，竟会是眼前的这个人吗？这个斯文、和善、诚挚又古道热肠的读书人？

人的形态与表情莫非真会转变得如此快速？人的心意同欲念也真会掩饰得如此完美？仅只俄顷，仅只一回头的须臾，一个人的形质居然已变成绝对迥异的第二个幻像？

但迷惘与犹豫只是一抹飘忽的烟雾，随即又被展若尘坚强的理智所澄清了，他没有忘记那么恶毒的脸孔，更没有忘记那只斜举的手掌，他甚至明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那样的掌形——这是一种特具“少阴力”修为的

掌功，也有个狠酷的名称：“血刃手”。

显然，对方在这“血刃手”上的造诣已是极为深厚，能够做到聚散由心的地步，在瞬息间凝血肉之肌为刃锋，又可在刹那里消卸劲道恢复如常。

有些诧异的望着展若尘，杜全道：

“展兄，你不是说想起一件事要告诉在下么？”

吸了口气，展若尘颌首道：

“是的，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双手互捏，微微侧着面孔，杜全摆出一种极有兴趣并且等着聆听的表情：

“在下洗耳静候着了……”

展若尘心中在叹息着——这真是个天才，无论对方的本领高下，只这深藏不露的一门功夫，业已可谓“炉火纯青”了。

二十、皮肉刀子

杜全忽然笑道：

“看兄台的模样，似乎不便后齿？”

展若尘感喟的道：

“确然如此。”

杜全恳切的道：

“在下虽系一介寒士，无拳无勇，无财无势，但生平最敬仰的就是豪雄之流，侠义之属，兄台外貌谦和优雅，内则刚毅英武，正乃在下倾心攀结之偶像，若有见教，尚请不吝直示，凡能之所及，无不膺命——”

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巧饰深藏的人，看他说得动听，表情多诚挚，简直完全和方才那一刹间的影像扯不上关系，甚至挑剔不出一丝半点的瑕疵来，他这时的神态，乃是何等的可亲可敬啊……

破坏眼前这么一个美好融洽的影像，展若尘觉得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歉疚，纵然这是虚伪的，是邪恶的，但却虚伪得何等至情至性，邪恶得何等熨贴亲切！一时间，他不禁兴起一抹怅失的感受在心头……

杜全好像有些疑惑的道：“兄台？”

干咳一声，展若尘苦笑道：

“嗯？”

杜全忙道：

“兄台待要示下的事是？”

注视着对方，展若尘的双眸光彩却极柔和，语调也很平静：

“我要告诉你的那桩事，其实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尚请杜兄能以专于解答。”

杜全笑了起来：

“兄台言重了，但有所询，无不竭尽所知，详加奉告——”

展若尘缓缓的道：

“我要请问杜兄——你那‘血刃手’的掌上功夫乃是何时学成的？”

杜全的表情先是一惭，然后又浮现着迷惘，迷惘渗杂着讶异，他像是完全不明所以的看着展若尘，一派茫然怔忡之色……

展若尘也就这样注视着杜全，友善、安详的，甚且带着点儿歉意的注视着杜全。

两人彼此互望着，逐渐的，杜全的神态在改变了，迷茫收敛，怔忡消失，代之而起的形色业已泛现着阴鸷，流露着冷酷，更浮漾着一股不可言喻的凌厉锐气——那落拓书生般的酸劲，穷秀才也似的倔态，那文绉绉的天真，暖柔柔的恳切，那和善，那挚诚，那古道热肠，顷刻之间，全幻乌有。

杜全形容的转变，好似戴了一付面具，而可怖又可悲的是，这却是同一个模子塑型的面具，眉目五官甚至肌肤毛孔完全相同，变了的只是那股气质，那股神韵，那种无形的掩饰。

一张脸可以代表两种相反的极致，可以显露七情的迥异，也能将一个人心思的两端显现至易，老天，这就是一张人的面孔！

唯一未变的，只是杜全的腔调，仍然是那么稳定平淡，彬彬有礼：

“到底还是被你看出来了，展若尘！”

展若尘惋叹的道：

“你怎么承认？我宁愿你否认。”

杜全低沉的道：

“在你这样一个进退有据，实事求是的精明人物之前，否认一桩业已经有你肯定的真相，乃是愚蠢与幼稚的，你不会无的放矢或仅凭猜臆，当你揭露了某一件事，想你必有不可推翻的实证了……”

顿了顿，他又道：

“何况，你甚至点明了我的‘血肉手’。”

展若尘强笑道：

“我很抱歉，你可能不相信，我是真的很抱歉……”杜全沉声道：“我相信，但你并非为了我，而且为了我刚才所扮演的那个形象。”

展若尘道：

“至少，表面上并没有变……”

摇摇头，杜全道：

“你也明白，这没有用，我心头并不像表面上这样对你友善，相反的，我一直在伺机将你格杀，不幸的是伪装的我未能妥善掩饰住实际的我……”

展若尘道：

“从我进门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真欣赏你，你的扮演十分杰出，甚至到现在在你暴露了本来面目之后，我仍对你有着惋惜，觉得遗憾，如果你是个表里一致的人，正似你说的那样，该有多好？”

杜全目光黯然了一刹，喃喃的道：

“可惜我不是……”

展若尘道：

“你的真名就叫杜全么？”

苦涩的笑笑，杜全道：

“是的，我的真名就叫杜全。”

略微思索了片刻，展若尘疑惑道：

“奇怪，在我的脑子里，竟找不出一个叫‘杜全’的人来——看你的情形，不似个籍籍无名的小角色，更不会是个初出道的新手，以你的老到经验而言，该是一位颇负声誉的杰出人物才对……”杜全叹息一声，道：

“我已有十七年不用本名了，说我是杜全，你不会知道，但是，提起‘血肉刀子’来，大概你多少有个耳闻……”上下打量着杜全，展若尘有些意外的道：

“‘血肉刀子’？杜全，你就是十七年前在‘大峪关’和‘虎头帮’老大雷泰争夺一个青楼名妓，又宰杀了雷泰的那个‘血肉刀子’？”

杜全沉重的道：

“你也知道那件事？”

展若尘笑道：

“当时我已知道，你这场风波闹得很大，黑白两路沸沸腾腾的全传遍了，不晓得的人恐怕极少；后来，听说‘虎头帮’全帮聚集开堂，歃血盟誓，要找着你凌迟碎剐，为他们老大报仇……”

杜全沙哑的道：

“不错，那就是我十七年前为什么隐姓埋名的原因，我不用本名，更绝口不提‘血肉刀子’四个字，我甚至尽量减少在外露面的时间——”

展若尘道：

“你就这么含糊‘虎头帮’？”

杜全低缓的道：

“原因并非是在‘含糊’这个字眼上；‘虎头帮’当年声势颇盛，好手甚众，我不在乎单挑独斗，却犯不上被他们群攻围杀，而他们成党成伙，蜂拥来去，如若遭遇，断不会以一对一，我那时还算年轻，认为不值为此豁命。另外，争一个风尘女子而闯下这等大祸，掀起漫天风波，终究是一桩无颜之事，我不免在灰心又悔怨的情况下自束于己，江湖上一干纠葛，也就甚少涉入了……”笑笑，展若尘道：

“可眼下你老兄却又抛头露面啦，而东山一起，竟是冲着我姓展的来……”

杜全语韵悲凉的道：

“这是情非得已，无可推托之事，展若尘，你也应该看得出来，我并未小觑于你，否则，我不会采取这样有欠光明的手段……”

展若尘道：

“你倒很实在，很坦率，不过，以你的功夫而言，大可不必如何‘慎重’，明枪对阵，我们彼此也有得热闹，鹿死谁手，只怕未可断言！”

杜全叹喟的：

“多谢高抬，但我素有自知之明，不敢托大，我知道你的身手，也曾做过衡量，再三研讨，认为若须求胜，还是施用计取较有把握……”

吁了口气，展若尘道：

“你在这里等候我很久了么？”

杜全道：

“从你自你的目的地转回开始，你的行动便一直在他们监视之下，沿途传报，我也便在此处一直相候……原先，我还希望不必轮到由我上场……”

展若尘道：

“如此说来，你和‘他们’是一伙……”

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杜全喃喃的道：

“不是一伙……但也可说是一伙……”

展若尘忽然微笑道：

“我明知乃是多此一问，却仍不免要多此一问——杜全，‘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杜全双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道：

“你说对了，我不会告诉你。”

展若尘和悦的道：

“‘他们’对于控制掌握的手段十分在行，竟能把所利用的人逼得一个自甘效死——杜全，你是预服的毒药，做过死亡承诺，还是为财宁可舍身？”

杜全阴晦的道：

“都不是，我与‘他们’另有渊源。”

“哦”了一声，展若尘道：

“想来，你与‘他们’之间的这段‘渊源’，也是不可说的了？”

咽了口唾沫，杜全艰辛的道：

“是的，也不可说……”

轻轻搓动着双手，展若尘道：

“杜全，和你共处在这样的立场与环境里，真叫憾然，如果我们不须敌

对，该是一桩如何愉快的事！”杜全似乎颇为痛苦的道：

“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对‘他们’必须有所交待——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得有所交待，我无法容自己，或容你全身而退……”

展若尘大声道：

“杜全，不管你和那些人有着什么‘渊源’，这‘渊源’竟能使你桎梏自己的意愿观念，死心塌地的为‘他们’做为牺牲的工具？！”

颊肉又在抽搐，杜全喑哑的道：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展若尘重重的道：

“我是不明白，但愿我能够明白！”

退后一步，杜全深深的呼吸着：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展若尘，请告诉我，你是如何察觉我的意图的？你发现了什么破绽？什么时候看出我具有‘血刃手’的功夫？！”

朝桌上的铜制脸盆一指，展若尘道：

“看见了？桌上的铜盆？盆中有水，你虽站在我的背后，但你的一举一动，却俱皆反映于盆水之中，当然影像并不够清晰，但已足可辨识你形诸于外的企图！”呆呆的望着桌上的铜盆，杜全喃喃自责：

“该死……真该死……严密策划了这么久的一件行动，竟然败坏在如此一桩小事上……那铜盆……那铜盆……”展若尘静静的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一失之间，不只是人为的疏忽，更有冥冥中的天意以及因果的遁回，杜全，‘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微往往早已注定，想想吧，害人之心岂可有？”

杜全叹息道：

“这也是机运……本来第一次在你背后替你查看伤势之际，便可下手，但无巧不巧，你的双手斜撑椅沿，右手距我小腹只得一寸，我知道你是无意而为，可是我自忖若然发难，恐将不易在这近距离中幸免于你袖中之刀，因此我才等到第二次机会，第二次果然有了机会，却又被那盆水搞砸了……”

展若尘道：

“所以我说，冥冥中自有天意，杜全，天意已现，莫非你还要亲身体验那因果的循环？”

杜全咬着牙道：

“我无可选择！”

哼了哼，展若尘道：

“又是‘无可选择’，你们这一拨一拨的代罪羔羊，牺牲工具，就只会咬定这同一句话！”

杜全阴郁的道：

“这是事实，我，或者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既定既成的事实！”

展若尘冷锐的道：

“甚且不论是非，不分黑白的便双手奉献上自己的生命？！”

杜全的双眸中，透现着一丝悲哀的无奈，他带着那种殉道者所共有的执着与坚定的神韵道：

“他们之对你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江湖恩怨，利害在先，至于是非黑白，往往便各执一词了……”冷漠的一笑，展若尘道：

“好个‘各执一词’！”

杜全低徐的道：

“展若尘，时辰业已不早，我们彼此之间，是难以获得协调的了，你或我，总得有一个上路，我看，我们不必另挑地方，就以这里为上路的起点吧……”

展若尘道：

“你认定要如此了么？”

杜全的神情，在幽寂里泛着凄厉，他口唇痉挛了几次，显然是在勉强着自己：

“我认定要如此了。”

展若尘尖削的道：

“在你们那一拨同路人的横死之后，在你们那一次次的阴谋失败之后，你仍要不自量力的往鬼门关上去闯，去充数？”

两边的“太阳穴”在急速跳动着，杜全似乎被激起了亢烈的怒气：

“展若尘，我未必非你之敌！”

展若尘酷寒的一笑，道：

“这是你自己说的——如果你有胜我的把握，为何不敢明枪对阵，而偏采取这种有欠光明的手段？”

杜全双目闪动着赤焰般的红光，他暴厉的道：

“那是当一个人在能以选择的情形下方才使用的法子，现在，你已迫我到了无可圆转的绝地，展若尘，是好是歹，我同你拼搏到底！”

两手向左右伸开，展若尘的姿势活像要搂抱对方：

“罢了，杜全，你来吧，看看你和先前那些不幸的死人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于是，杜全的双掌便宛若陡然幻映成两串飞刃，那么不可思议的在刹那间激射向展若尘的头脸部分，来势凌厉而诡异！

那张展若尘方才坐过的竹椅，瞬息间那张竹椅便已四分五裂，散碎分扬！

“霜月刀”便自斜边的角度，带起了十六道冷芒，暴穿向前！

杜全身形凌空，翩飞的掌影交织而落，掌沿割开空气，发出“嗤”“嗤”的刺耳响声，展若尘忽然卓立不动，刀弹刃闪，一点点的莹星，一抹抹的流虹，便如此准确又强劲的撞刺于漫天的掌影——

玄色的夹袍澎涨，杜全却宛如似金蝉脱壳般以一身紧扎的紫绸箭衣侧穿而出，两掌分挥合拢，打旋的掌就像在狂风暴雨般罩落！

